

本足
陸宣公全集

大東書局印行

重編陸宣公全集序

相者，君之輔弼也，則宜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也。故孔子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

考之於史，居卿相之位者不必皆賢，賢而居卿相之位者又未甚多焉。有唐一代，貞觀時有房玄齡、杜如晦、魏徵，武后時亦有狄仁傑，而開元之初則有姚崇、宋璟，後先繼美，相業可稱。至德宗而有陸宣公，以視前世之房、杜、魏、狄、姚、宋，無媿也。則謂之賢相，誰曰不宜？

蓋肅宗以祿山之禍而卽位於靈武，而德宗亦以朱泚之亂而出奔於奉天，方是時，內則政事不綱，百度俱廢，外則有強藩悍卒之不馴，誠唐室阽危之際也。而宣公自爲翰林，以至同平章事，所以進納其忠言，無不有關於治道。惜乎德宗庸主，惑於小人之讒，而不始終倚畀焉！此唐之所以不復振也。

其制詔，聞者感格，踵美典謨。其奏議，則剴切而質直，條達以明暢，公之謀猷經濟，於是乎可見。蓋自宋代，已爲世所宗，故蘇軾進呈陸贄奏議劄子，以爲「才本王佐，學爲帝師」者，公實足以當之而無媿，是豈特輔弼之臣而已哉？

遜清道光間，山陽 丁儉 卿宴，曾據摭新舊唐書及公所爲制誥奏議，分年屬事，輯爲陸宣公年譜一卷，於公之出處進退獨詳，有足補焉。故爲刊行別本，附於全集，亦知人論世之助云爾。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七月沈卓然序於海上。

陸宣公翰苑集序

唐權德輿撰

嘗讀賈誼書，觀其經制人文，鋪陳帝業，術亦至矣！待之宣室，恨得後時，遇亦深矣！然竟不能達四聰而盡其善，排羣議而試厥謀，道之難行，亦已久矣！東陽絳灌，何代無之！嘻！一薰一蕕，善齊不能同其器，方鑿圓枘，良工無以措巧心。所以理世少而亂日多，大雅衰而正聲寢。漢道未融，既失之於賈傅；吾唐不幸，復擯棄於陸公。公諱贄，字敬輿，吳郡蘇人，溧陽令侃之子。年十八，登進士第，應博學宏辭科，授鄭縣尉，非其好也。省母歸，壽春刺史張鎰有名於時，一獲晤言，大加賞識。暨別，鎰以泉貨數萬爲贖，曰：「願以此奉太夫人一日之膳。」公悉辭之，領新茶一串而已。是歲，以書判拔萃，調渭南簿。傳本作御史府以監察換之。德宗皇帝春宮時，知名，召對翰林，卽日爲學士，由祠部員外轉考功郎中。朱泚之亂，從幸奉天，時車駕播遷，詔書旁午，公灑翰卽成，不復起草。初若不經思慮，及成而奏，無不曲盡事情，中於機會。倉卒填委，同職者無不拱手歎伏，不能復有所助。嘗從容奏曰：「此時詔書，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人心。昔禹湯以罪己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悛改過，以言謝天下，俾臣草辭無諱，庶幾羣盜革心。」上從之。故行在詔書始下，雖武人悍卒，無不揮涕激發。議者以德宗克平寇亂，不惟神武

之功，爪牙宣力，蓋亦資文德腹心之助焉。及還京師，李抱真來朝，奏曰：「陛下在山南時，山東士卒聞書詔之辭，無不感泣，思奮臣節，臣知賊不足平也。」公自行在帶本職，拜諫議大夫中書舍人，精敏小心，未嘗有過。艱難扈從，行在輒隨，啓沃謀猷，特所親信。有時讜語，不以公卿指名，但呼陸九而已。初，幸梁洋，棧道危狹，從官前後相失。上夜次山館，召公不至，泫然號於禁旅曰：「得陸贄者賞千金。」頃之，公至，太子親王皆賀。初，公既職內署，母韋氏尚在吳中，上遣中使迎致京師，道路置驛，文士榮之。丁韋夫人憂去職，持喪於洛，遣人護漂陽之柩，附葬河南。上遣中使監護其事，四方賻遺數百萬，公一無所取。素與蜀帥韋南康布衣友善，韋令每月置遺，公奏而受之。服闋復內職，權知兵部侍郎，覲見之日，天子爲之興，改容敍弔，優禮如此。內外屬望，旦夕俟其輔政，爲竇參忌嫉，故緩之。真拜兵部侍郎，知貢舉，得人之盛，公議稱之。貞元八年，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公以少年入侍內殿，特蒙知遇，不可與衆浮沉，苟且自愛，事有不可，必諍之。上察物太精，躬臨庶政，失其大體，動與公違，姦諛從而間之，屢至不悅。親友或規之，公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吾所學，不恤其他。」公精於吏事，斟酌剖決，不爽錙銖。其經綸制度，具在德宗實錄。及竇參納劉士寧之賂，爲李巽所發，得罪左遷。橫議者以公與參素不協，歸罷相之議於公。戶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齡，以姦回得幸，害時蠹政，物議莫敢

指言。公獨以身當之，屢言不可。翰林學士吳通元，忌公先達，每切中傷，陰結延齡，互言公短。宰相趙鼎，公之引拔，升爲同列，以公排邪守正，心復異之。羣邪沮謀，直道不勝。十年，退公爲賓客，罷政事。明年夏旱，芻糧不給，軍校訴於上，延齡奏曰：「此皆陸贄輩怨望，鼓扇軍人也。」貶公忠州別駕。上怒不可測，賴陽城張萬福救之，獲免。蜀帥韋令抗表，請以贄代己，歲賂資糧。公在南賓，閉門却掃，郡人稀識其面。復避謗，不著書，惟考校醫方，撰集驗方五十卷行於世。江峽十稔，永貞初，與鄭餘慶、陽城同徵還，公已薨。歿時年五十二。公之秉筆內署也，摧古揚今，雄文藻思，敷之爲文，詰伸之爲典，謨俾獮狡，向風懦夫，增氣則有制，詰集一十卷，覽公之作，則知公之爲文也。潤色之餘，論思獻納，軍國利害，巨細必陳，則有奏草七卷，覽公之奏，則知公之爲臣也。其在相位也，推賢與能，舉直措枉，將幹璿衡而揭日月，清氛沴而平泰階，敷其道也。與伊說爭衡，考其文也。與典謨接軫，則有中書奏議七卷，覽公之奏議，則知公之事君也。古人以士之遇也，其要有四焉：才位時命也。仲尼有才而無位，其道不行；賈生有時而無命，終於一慟。惟公才不謂不長，位不謂不達，逢時而不盡其道，非命歟？裴氏之子焉，能使公不遇哉？說者一又以房魏姚宋，逢時遇主，克致清平。陸君亦獲幸時君，而不能與房魏爭列，蓋道未至也。應之曰：「道雖在我，宏之在人，蜚蝗竟天，農稷不能善稼，奔車覆轍，邱軻亦廢規。」

行。若使四君與公易時而相，則一否一臧，未可知也。而致君不及貞觀開元者，蓋時不幸也。豈公不幸哉？以爲其道未至，不亦誣乎？公之文集，有詩文賦集表狀，爲別集十五卷。其關於時政，昭昭然與金石不朽者，惟制誥奏議乎？雖已流行，多謬編次。今以類相從，冠於編首，兼略書其官氏景行，以爲序引。俾後之君子，覽公制作，效之爲文。爲臣事君之道，不其偉歟？

宋進呈陸宣公奏議劄子

元祐八年五月七日，蘇軾同呂希哲、吳安詩、豐稷、趙彥若、范祖禹、顧臨劄子奏：臣等猥以空疎，備員講讀，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爲。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効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己出。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爲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於子房，而文則過；辯如賈誼，而術不疎；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爲能，而贄諫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爲術，而贄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以消兵爲先；德宗好聚財，而贄以散財爲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馭將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臣等每退自西閣，卽私相告言，以陛下聖明，必喜贄議論；但

使聖賢之相契，卽如臣主之同時。昔馮唐論頗牧之賢，則漢文爲之太息；魏相條鼂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若陛下能自得師，莫若近取諸贄。夫六經三史，諸子百家，非無可觀，皆足爲治。但聖言幽遠，末學支離；譬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擇。如贄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願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贄面；反復熟讀，如與贄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臣等不勝區區之意！

陸宣公全集總目

重編陸宣公全集序

沈卓然

陸宣公翰苑集序

唐權德輿

宋進呈陸宣公奏議劄子

宋蘇軾等

陸宣公本傳

舊唐書

陸宣公年譜一卷

山陽丁宴

陸宣公翰苑集十卷

陸宣公奏議十二卷

陸宣公全集總目

陸宣公本傳

(舊唐書卷一百三十九)

陸贄，字敬輿，蘇州嘉興人。父侗，溧陽令，以贄貴，贈禮部尚書。贄少孤，特立不羣，頗勤儒學。年十八，登進士第，以博學宏詞登科，授華州鄭縣尉。罷秩，東歸省母，路由壽州，刺史張鎰有時名，贄往謁之。鎰初不甚知，留三日，再見與語，遂大稱賞，請結忘年之契。及辭，遺贄錢百萬，曰：「願備太夫人一日之膳。」贄不納，唯受新茶一串而已。曰：「敢不承君厚意。」又書判拔萃，選授渭南縣主簿，遷監察御史。德宗在東宮時，素知贄名，乃召爲翰林學士，轉祠部員外郎。贄性忠藎，既居近密，感人主重知，思有以効報，故政或有缺，巨細必陳，繇是顧待益厚。建中四年，朱泚謀逆，從駕幸奉天。時天下叛亂，機務填委，徵發指蹤，千端萬緒，一日之內，詔書數百。贄揮翰起草，思如泉注，初若不經思慮，既成之後，莫不曲盡事情，中於機會，胥吏簡札不暇，同舍皆伏其能。轉考功郎中，依前充職。嘗啓德宗曰：「今盜遍天下，輿駕播遷，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動人心。昔成湯以罪已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悛改過，以言謝天下，使書詔無忌，臣雖愚陋，可以仰副聖情，庶令反側之徒，革心向化。」德宗然之。故奉天所下書詔，雖武夫悍卒，無不揮涕感激，多贄所爲也。其年多議，欲以新歲改元，而卜祝之流，皆以國家數終百六，凡事宜有變革，以應時數。上謂贄曰：「往年羣臣請上尊號『聖神文武』四字，今緣寇難，諸事並宜改更，衆欲朕舊號之中，更加一兩字，其事何如？」贄奏曰：「尊號之興，本非古制，行於安泰之日，已累謙沖，冀乎喪亂之時，尤傷事體。今者鑿輿播越，未復宮闈，宗社震驚，尙愆禋祀，中區多梗，大憝猶存。此乃人情向背之秋，天意去就之際，陛下宜深自懲勵，收覽羣心，痛自貶損，以謝靈譴，不可近從末議，重益美名。」帝曰：「卿所奏陳，雖理體甚切，然時運必須小有改變，亦不可執滯。卿更思量。」贄曰：「古之人君稱號，或稱皇稱帝，或稱王，但一字而已。至暴秦乃兼皇帝二字，後代因之，及昏僻之君，乃有『聖劉天元』之號。是知人輕重不在自稱，崇其號無補於微猷，損

其名不傷其德美。然而損之有謙光稽古之善，崇之獲矜能納諂之譏，得失不侔，居然可辨。況今時遭迍否，事屬傾危，尤宜懼思，以自貶抑，必也俯稽術數，須有變更，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祇天戒。天時人事，理必相符，人既好謙，天亦助順。陛下誠能斷自宸鑒，煥發德音，引咎降名，深示刻責，惟謙與順，一舉而二美從之。德宗從之，但改興元年號而已。初，德宗蒼黃出幸，府藏委棄，凝列之際，士衆多寒，服御之外，無尺縑文帛。及賊泚解圍，諸藩貢奉繼至，乃於奉天行在，貯貢物於廊下，仍題曰「瓊林」。大盈二庫名。贊諫曰：「瓊林大盈，自古悉無其制。傳諸者舊之說，皆云創自開元，貴臣貪權，飾巧求媚，乃言「郡邑貢賦所用，盡各區分，賦稅常委於有司，以給經用，貢獻宜歸於天子，以奉私求。」玄宗悅之，新是二庫，蕩心侈欲，萌抵於茲，迨乎失邦，終以餽寇。記曰：「貨悖而入，必悖而出。」豈其效歟？陛下嗣位之初，務遵理道，敦行儉約，斥遠倉饗，雖內庫舊藏，未歸太府，而諸方曲獻，不入禁闈，清風肅然，海內丕變。近以寇逆亂常，鑿與外幸，既屬憂危之運，宜增做勵之誠。臣昨奉使軍營，出經行殿，忽覩右廊之下，榜列二庫之名，懼然若驚，不識所以何者？天衢尚梗，師旅方殷，痛心呻吟之聲，嗷咻未息，忠勤戰守之効，賞賚未行。諸道貢珍，遠私別庫，萬目所視，孰能忍情竊揣軍情，或生缺卒，或忿形謗讟，或醜肆謳謠，頗含思亂之情，亦有悔忠之意。是知「賸俗昏鄙，識昧高卑，不可以尊極臨，而可以誠義感。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備，外扞兇徒，內防危隸，晝夜不息，殆將五旬，凍餓交侵，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甘以同卒伍，輟飲以啗功勞，無猛制人而不攜，懷所感也，無厚賞士而不怨，悉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謗讟方興，軍情稍沮，豈不以勇夫常性，嗜貨矜功，其患難既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恬默，能無怨咨？此理之常，故不足怪。記曰：「賤散則民聚。」豈其効歟？陛下天資英聖，見善必遷，是將化蕃怨爲銜恩，反過差爲至當，促殄遺寇，永垂鴻名，大聖應機，固當不俟終日。」上嘉納之，令去其題，畧興元元年，李懷光異志已萌，欲激怒諸軍，上表論：「諸軍衣糧薄，神策衣糧厚，厚薄不均，難以驅戰。」意在撓沮進軍。李晟密奏，

恐其有變。上憂之，遣贄使懷光軍宣諭。使還，贄奏事曰：「賊泚稽誅，保聚宮苑，勢窮援絕，引日偷生。懷光揆彼順之軍，乘制勝之氣，鼓行芟蕞，易若摧枯。而乃寇奔不追，師老不用，諸帥每欲進取，懷光輒沮其謀。據茲事情，殊不可解。陛下意在全護，委曲聽從，觀其所爲，亦未知感。若不別爲規略，漸相制持，唯以姑息求安，終恐變故難測。此誠事機危迫之秋也，故不可以尋常容易處之。」今李晟奏請移軍，適遇臣銜命宣慰懷光，偶論此事，臣遂泛問所宜。懷光乃云：「李晟既欲別行，某亦都不要藉。」臣猶慮有翻覆，因美其軍強盛，懷光大自矜夸，轉有輕晟之意。臣又從容問云：「昨發離行在之日，未知有此商量。」今日從此却迴，或恐聖旨顧問，事之可否，決定何如？」懷光已肆輕言，不可中變。遂云：「思命許去，事亦無妨。」要約再三，非不詳密。雖欲追悔，固難爲詞。伏望卽以李晟表出付中書，勅下依奏，別賜懷光手詔，示以移軍事由。其手詔大意云：「昨得李晟奏請移軍城東，以分賊勢，朕緣未知利害，本欲委卿商量。適會陸贄從彼宣慰迴云：『見卿論敘軍情，語及於此，仍言許去，事亦無妨。遂勅本軍允其所請。卿宜授以謀略，分路夾攻，務使叶齊，剋平寇孽。』如此詞婉而直，理當而明。雖蓄異端，何由起怨。臣初奉使論旨，本緣糧料不均，偶屬移軍，事相諧會，又幸懷光詭對，且無阻絕之言。機宜合并，若有幽贊，一失其便，後何可追。幸垂裁察。」德宗初望懷光迴意破賊，故晟屢奏移軍，不許。及贄縷陳懷光反狀，乃可晟之奏。遂移軍東渭橋，而鄆坊節度李建徽、神策行營陽惠元，猶在咸陽。贄慮懷光併建徽等軍，又奏曰：「懷光當管師徒，足以獨制凶寇，逗留未進，抑有他由。所患太強，不資傍助。比者又遣李晟、李建徽、陽惠元三節度之衆，附麗其營，無益成功，祇愛生事。何則？四軍懸壘，羣帥異心，論勢力則懸絕高卑，據職名則不相統屬。懷光輕晟等兵微位下，而忿其制不從心，晟等疑懷光養寇蓄奸，而怨其事多陵已。端居則互防飛謗，欲戰則遞恐分功。齟齬不和，嫌釁遂構。俾之同處，必不兩全。強者惡積而後亡，弱者勢危而先覆。微亡之禍，翹足可期。舊寇未平，新患方起。憂歎所切，實堪疚心。太上循慝於未萌，其次救失於始兆。况乎事情已露，禍難垂成，委而不謀，何以制亂？」李晟見機慮變，先請移軍。

就東建徽惠元勢轉孤弱；爲其吞噬，理在必然。他日雖有良圖，亦恐不能自拔；拯其危急，唯在此時。今因李晟願行，便遣合軍同往，託言晟兵素少，慮爲賊泚所邀，藉此兩軍，迭爲犄角，仍先諭旨，密使促裝，詔書至營，卽日進路。懷光意雖不欲，然亦計無所施，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者也。夫制軍馭將，所貴見情，離合疾徐，各有宜適。當離者，合之則召亂；當合者，離之則寡功。當疾而徐，則失機；當徐而疾，則漏策。得其要，契其時，然後舉無敗謀，措無危勢。而今者屯兵而不肯爲用，聚將而罔能叶心，自爲鯨鯢，變在朝夕。留之不足以相制，徒長厲階，析之各競於擅能，或成勳績。事有必應，斷無可疑。德宗曰：「卿之所料極善。」然李晟移軍，懷光心已惆悵，若更遣建徽惠元就東，則使得爲詞，且俟旬時。晟至東，涇橋不旬日，懷光果奪兩節度兵。建徽單騎遁而獲免，惠元中路被執，害之。報至行在，人情大恐。翌日，移幸山南。贛練達兵機，率如此類。二月，從幸梁州，轉諫議大夫，依前充學士。先是，鳳翔衝將李楚琳，乘涇師之亂，殺節度使張鑑，歸款朱泚；及奉天解圍，楚琳遣貢奉，時方艱阻，不獲已，命爲鳳翔節度使。然德宗念其弒逆，心不能容，纔至漢中，欲令渾瑊代爲節度。贛諫曰：「楚琳之罪，固不容誅；但以乘輿未復，大憝猶存，勤王之師，悉在畿內，急宜速告，晷刻是爭。商嶺則道迂，且遙，駱谷復爲賊所扼，僅通王命，唯在褒斜。此路若又阻艱，南北便成隔絕。以諸鎮危疑之勢，居二逆誘脅之中，恟恟羣情，各懷向背，賊勝則往，我勝則來，其間事機，不容差跌。儻楚琳發憾，公肆猖狂，南塞要衝，東延巨猾，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其勢豈不病哉？」上釋然開悟，乃善待楚琳，使優詔安慰其心。德宗至梁，欲以谷口已北從臣，賜號曰「奉天定難功臣」。谷口以南隨扈者，曰「元從功臣」。不選朝官，一例俱賜。贛奏曰：「破賊扞難，武臣之効。至如宮闈近侍，班列員寮，但馳走從行而已，忽與介冑奮命之士，俱號功臣，伏恐武臣憤惋。」乃止。李晟旣收京城，遣中使宣付翰林院，具錄先散失宮人名字，令草詔賜渾瑊，遣於奉天尋訪，以得爲限。仍量與資糧，送赴行在。贛不時奉詔，進狀論之，曰：「頃以理道乖錯，禍亂荐鍾，陛下思咎懼災，裕人罪己，屢降大號，誓將更新。天下之人，垂涕相賀，懲忿釋怨，煦仁

戴明；畢力同心，共平多難。止土崩於絕岸，收板蕩於橫流；殄寇清都，不失舊物。實由陛下至誠動於天地，深悔感於神人，故得百靈降康，非庶歸德。苟不如此，自古何嘗有捐棄宮闈，失守宗祧，繼逆於赴難之師，再遷於蒙塵之日，不踰半歲而復興大業者乎？今渠魁始平，法駕將返，近自郊甸，遠周寰瀛，百役疲瘵之氓，重戰傷殘之卒，皆忍死扶病，傾耳聳肩，想聞德聲，翹望聖澤。陛下固當感上天悔禍之眷，荷列祖垂裕之休，念將士鋒刃之殃，愍黎元塗炭之酷，以致寇爲戒，以居上爲危，以務理爲憂，以復宮爲急，損之又損，尚懼汰侈之易滋，艱之惟艱，猶患戒慎之難久，謀始盡善，克終已稀，始而不謀，終則何有？夫以內人爲號，蓋是中壺未流，天子之尊，富有官掖，如此等輩，固繁有徒，但恐傷多，豈憂乏使，蕞除元惡，曾未浹辰，奔賀往來，道途如織，何必自虧君德，首訪婦人，又令資裝，速赴行在，萬目闚視，衆口流傳，恐非所以答慶賴之心，副惟新之望也。夫事有先後，義有重輕，重者宜先，輕者宜後。武王剋殷，有未及下車而爲之者，有下車而爲之者，蓋美其不失先後之宜也。自翠華播越，萬姓靡依，清廟震驚，三時乏祀，當今所務，莫大於斯。誠宜速遣大臣，馳傳先往，迎復神主，修整郊壇，展禋享之儀，申告謝之意。然後弔恤死義，慰犒有功，綏輯黎蒸，優問耆耄，安定反側，寬宥脅從，宣暢鬱堙，褒獎忠直，官失職之士，復廢業之人，是皆宜先，不可後也。至如崇飾服器，繕緝殿臺，備耳目之娛，選巾櫛之侍，是宜後，不可先也。散失內人，已經累月，旣當雜亂之際，必爲將士所私。其人若稍有知，不求當自陳獻，其人若甚無識，求之適使憂虞。自因寇亂喪亡，頗有大於此者，一聞搜索，懷懼必多。餘孽尙繁，羣情未一，因而善撫，猶恐危疑，若又懼之，於何不有？昔人所以掩絕纓而飲盜馬者，豈必忘其情愛，蓋知爲君之體然也。以小妨大，明者不爲。天下固多賔人，何必獨在於此？所令撰賜渾瑊詔書，未敢順旨。帝遂不降詔，但遣使而已。德宗還京，轉中書舍人，學士如故。初，贄受張鑑知得居內職，及鑑爲盧杞所排，贄常憂懼，及杞貶黜，始敢上書言事。德宗好文，益深顧遇，奉天解圍後，德宗言及違離宗廟，嗚咽流涕，曰：「致寇之由，實朕之過。」贄亦流涕而對曰：「臣思致今日之患者，羣臣之罪也。」贄意蓋爲盧杞趙贊等

也。上欲掩杞之失，則曰：「雖朕德薄，致茲禍亂，亦運數前定，事不由人。」贊又極言杞等罪狀，上雖貌從，心頗不說。吳通微兄弟，俱在翰林，亦承德宗寵遇，文章才器不迨贊，而能交結權幸，共短贊於上前。故劉從一、姜公輔、自卑品蒼黃之中，皆登輔相，而贊爲朋黨所擠，同職害其能，加以言事激切，動失上的歡心，故久之不爲輔相。其於議論應對，明練理體，敷陳剖判，下筆如神，當時名流，無不推挹。貞元初，李抱真入朝，從容奏曰：「陛下幸奉天山南時，敕書至山東，宣諭之時，士卒無不感泣，臣卽時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也。」一時贊母韋氏在江東，上遣中使迎至京師，播紳榮之。俄丁母憂，東歸洛陽，寓居嵩山豐樂寺，藩鎮賻贈，及別陳餉遺，一無所取。與韋皋布衣時相善，唯西川致遺，奏而受之。贊父初葬蘇州，至是欲合葬，上遣中使護其柩車至洛，其禮遇如此。免喪，權知兵部侍郎，依前充學士。申謝曰：贊伏地而泣，德宗爲之改容敘慰。恩遇既隆，中外屬意爲輔弼，而宰相竇參素忌贊，亦短參之所爲，言參贖貨，繇是與參不平。七年，罷學士，正拜兵部侍郎，知貢舉。時崔元翰、梁肅、文藝冠時，贊輪心於肅，肅與元翰推薦藝實之士，昇第之日，雖衆望不愜，然一歲選士纔十四五，數年之內，居臺省清近者十餘人。八年四月，竇參得罪，以贊爲中書侍郎，門下同平章事。贊久爲邪黨所擠，困而得位，意在不負恩獎，悉心報國。以天下事爲己任。上卽位之初，用楊炎、盧杞、秉政，樹立朋黨，排擯良善，卒致天下沸騰，鑿與奔播，愆是之失。貞元已後，雖立輔臣，至於小官除擬，上必再三詳問，久之方下。及贊知政事，請許臺省長官自薦屬官，仍保任之，事有曠敗，兼坐舉主。上許之。俄又宣旨曰：「外議云，諸司所舉，多引用親黨，兼通賂遺，不得實才。此法行之，非便。今後卿等宜自選擇，勿用諸司延薦。」贊論奏曰：「臣實頑鄙，一無所堪，猥蒙任使，待罪宰相。雖懷竊位之懼，且乏知人之明，自揣庸虛，終難上報。唯知廣求才之路，使賢者各以彙征，啓至公之門，令職司皆得自達，旣蒙允許，卽宜宣行。南宮舉人，纔至十數，或非臺省舊吏，則是使府佐僚，累經薦延，多歷事任，論其資望，旣不愧於班行，考其行能，又未聞于闕敗。遽以騰口，上煩聖聰，道之難行，亦可知矣。陛下勤求理道，務徇物情，因謂舉薦非宜，復委宰臣揀擇。」

其爲崇任輔弼，博採輿詞，可謂聖德之盛者。然於委任責成之道，聽言考實之方，閑邪存誠，猶恐有闕。陛下旣納臣言而用之，旋聞橫議而止之，於臣謀不責成，於橫議不考實，此乃謀失者得以辭其罪，議曲者得以肆其誣。率是而行，觸類而長，固無必定之計，亦無必實之言。計不定則理道難成，言不實則小人得志，國家之病，常必由之。昔齊桓公問管仲害霸之事，對曰：「得賢不能任，害霸也；用而不能終，害霸也；與賢人謀事而與小人議之，害霸也。」爲小人者，不必悉懷險詖，故覆邦家，蓋以其意性回邪，趣向狹促，以沮議爲出衆，以自異爲不羣，趨近利而昧遠圖，効小信而傷大道。況又言行難保，恣其非心者乎？伏以宰輔常制，不過數人，人之所知，固有限極，不能遍諮諸士，備閱羣才。若令悉命羣官，理須展轉詢訪，是則變公舉爲私薦，易明覈爲暗投。儻如議者之言，所舉多有情故，舉于君上，且未絕私，薦於宰臣，安肯無詐？失人之弊，必又甚焉。所以承前命官，罕有不涉私謗。雖則秉鈞不一，或自行情，亦由私訪所親，轉爲所賣，其弊非遠，聖鑒明知。今又將徇浮言，專任宰臣除吏，宰臣不徧諮識，踵前須訪於人。若訪親朋，則是悔其覆車，不易故轍；若訪於朝列，則是求其私薦，不如公舉之愈也。二者利害，惟陛下更詳擇焉。恐不如委任長官，慎揀僚屬，所揀旣少，所求亦精，得賢有鑑識之名，失實當暗謬之責。人之常性，莫不受身況於臺省長官，皆是當朝華選，孰肯徇私妄舉，以傷名取責者耶？所謂臺省長官，卽僕射尙書左右丞侍郎及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比擇輔相，多亦出於其中。今之宰臣，則往日臺省長官也；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臣也。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業頓殊，豈有爲長官之時，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臣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僚，物議悠悠，其惑斯甚。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求廣在於各舉所知，長吏之薦擇是也；貴精在於按名責實，宰臣之序進是也。往者則天太后踐祚臨朝，欲收人心，尤務拔擢，弘委任之意，開汲引之門，進用不疑，求訪無倦。非但人得薦士，亦許自舉其才，所薦必行，所舉輒試。其於選士之道，豈不傷於容易哉？而課責旣嚴，進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驟昇，是以當代謂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此乃近於求才貴廣，考課貴精之効也。陛下誕膺寶曆，思致

理乎？雖好賢之心，有踰於前哲；而得人之盛，未逾於往時。蓋由賞鑒獨任於聖聰，搜擇頗難於公舉；仍啓登延之路，罕施練覈之方。遂使先進者漸益凋訛，後來者不相接續。施一令則謗沮互起，用一人則瘠瘠立成。此乃失於選才太精，制法不一之患也。則天舉用之法，傷易而得人；陛下慎揀之規，太精而失士。陛下選任宰相，必異於庶官；精擇長官，必愈於末品。及至宰相獻規，長吏薦士，陛下卽但納橫議，不稽始謀。是乃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且又不辨所毀之虛實，不校所試之短長；人之多言，何所不至？是將使人無所措其手足，豈獨選任之道失其端而已乎？

上雖嘉其所陳，長官薦士之詔，竟追寢之。國朝舊制，吏部選人，每年調集，自乾元已後，屬宿兵于野，歲或凶荒，遂三年一置選。由是選人停擁，其數猥多；文書不接，真偽難辨；吏緣爲姦，注授乖濫；而有十年不得調者。贊奏吏部分內外官員爲三分，計闕集人，每年置選，故選司之弊，十去七八。天下稱之。贊與賈耽、盧邁、趙憬，同知政事，百司有所申覆，皆更讓不言可否。舊列宰臣當旬，秉筆決事，每十日一易。贊請準故事，令秉筆者以應之。又以河隴陷蕃已來，西北邊常以重兵守備，謂之防秋，皆河南江淮諸鎮之軍也。更番往來，疲於戎役。贊以中原之兵，不習邊事，及扞虜戰賊，多有敗衄，又苦邊將名目太多，諸軍統制不一，緩急無以應敵。乃上疏論其事，曰：「臣歷觀前代書史，皆謂鎮撫四夷，宰相之任，不揆闇劣，屢敢上言，誠以備邊禦戎，國家之重事。理兵足食，備禦之大經。兵不治，則無可用之師；食不足，則無可固之地。理兵在制置得所，足食在斂導有方。陛下幸聽愚言，先務積穀，人無加賦，官不費財，坐致邊儲，數逾百萬；諸鎮收糴，今已向終分貯軍城，用防艱急。縱有寇戎之患，必無乏絕之憂。守此成規，以爲永制，常收冗費，益贍邊農，則更經二年，可積十萬人三歲之糧矣。足食之原，粗立理兵之術，未精敢議。籌量庶備，採擇伏以戎狄爲患，自古有之。其於制禦之方，得失之論，備存史籍，可得而言。大抵尊卽序者，則曰『非德無以化要荒』，曾莫知威不立，則德不能馴也；樂武威者，則曰『非兵無以服凶獷』，曾莫知德不修，則兵不可恃也；務和親者，則曰『要結可以睦隣好』，曾莫知我結之，而彼復解也。美長城者，則曰

「設險可以固邦國而扞寇讎」曾莫知力不足兵不堪則險之不能有也；尙薄伐者則曰「驅過可以禁侵暴而省征徭」曾莫知兵不銳壘不完則過之不能勝驅之不能去也；議邊之要略盡於斯雖互相譏評然各有偏駁聽一家之說則例理可徵考歷代所行則成敗異効是由執常理以御其不常之勢狗所見而昧於所遇之時夫中夏有盛衰夷狄有強弱事機有利害措置有安危故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夏后以序戎而聖化茂古公以避狄而王業興周城朔方而獫狁攘秦築臨洮而宗社覆漢武討匈奴而貽悔太宗征突厥而致安文景約和親而不能弭患於當年宣元弘撫納而足以保甯於累葉蓋以中夏之盛衰異勢夷狄之強弱異時事機之利害異情措置之安危異便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形變不同胡可專一夫以中國強盛夷狄衰微而能屈膝稱臣歸心受制拒之則阻其嚮化威之則類於殺降安得不存而撫之卽而序之也又如中國強盛夷狄衰微而尙棄信紆盟蔑恩肆毒論之不變責之不懲安得不取亂推亡息人固境也其有遇中國喪亡之弊當夷狄強盛之時圖之則彼釁未萌禦之則我力不足安得不卑詞降禮約好通和啗之以親紆其交稿縱不必信且無大侵雖非禦戎之善經蓋時事亦有不得已也儻或夷夏之勢強弱適同撫之不甯威之不靖力足以自保不足以出攻得不設險以固軍訓師以待寇來則薄伐以遏其深入去則攘斥而戒於遠追雖爲安邊之令圖蓋勢力亦有不得不然也故夏之卽序周之于攘太宗之剪亂皆乘其時而善用其勢也古公之避狄文景之和親神堯之降禮皆順其時而不失其稱也秦皇之長城漢武之窮討皆知其事而不度其時者也尙若遇孔熾之勢行卽序之方則見侮而不從矣乘可取之資懷畏避之志則失機而養寇矣有攘却之力用和親之謀則示弱而勞費矣當降屈之時務剪伐之略則召禍而危殆矣故曰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是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得失著効不其然歟至於察安危之大情計成敗之大數百代之不變易者蓋有之矣其要在於失人肆愆則必蹶任人從衆則必全此乃古今所同物理之所壹也國家自祿山構亂

河隴用兵以來，肅宗中興，撤邊備以靖中邦，借外威以甯內難；於是吐蕃乘釁，吞噬無厭，迴紇矜功，憑陵亦甚，中國不遑振旅，四十餘年，使傷耗遺賸，竭力蠶織，西輸賄幣，北償馬資，尙不足塞其煩言，滿其驕志。復乃遠徵士馬，列戍疆陲，猶不能遏其奔衝，止其侵侮；小入則驅略黎庶，深入則震驚邦畿。時有議安邊策者，多務於所難，而忽於所易，勉於所短，而略於所長。遂使所易所長者，行之而其要不精；所難所短者，圖之而其功靡就。憂患未弭，職斯之由。夫制敵行師，必量事勢，勢有難易，事有先後；力大而敵脆，則先其所難；是謂奪人之心，暫勞而永逸者也。力寡而敵堅，則先其所易；是謂固國之本，觀釁而後動者也。頃屬多故人，勞未瘳，而欲廣發師徒，深踐寇境，復其侵地，攻其堅城，前有勝負未必之虞，後有餽運不繼之患，儻或撓敗，適所以啓戎心而挫國威。以此爲安邊之謀，可謂不量事勢，而務於所難矣。天之授者，有分事無全功；地之產者，有物宜無兼利。是以五方之俗，長短各殊。長者不可踰，短者不可企，勉所短而敵其所長，必殆；用所長而乘其所短，必安。強者乃以水草爲邑居，以射獵供飲茹；多馬而尤使馳突，輕生而不取敗亡，此戎狄之所長也。戎狄之所長，乃中國之所短，而欲益兵蒐乘，角力爭驅，交鋒原野之間，決命尋常之內，以此爲禦寇之術，可謂勉所短，而校其所長矣。務所難，勉所短，勞費百倍，終於無成，雖果成之，不挫則廢。豈不以越天授而違地產，虧時勢以反物宜者哉？將欲去危就安，息費從省，在慎守所易，精用所長而已。若乃擇將吏以撫甯衆庶，修紀律以訓齊師徒，耀德以佐威，能邇以柔遠，禁侵抄之暴，以彰吾信，抑攻取之議，以安戎心；彼求和則善待，而勿與結盟；彼爲寇則嚴備，而不務報復。此當今之所易也。賤力而貴智，惡殺而好生，輕利而重人，忍小以全大，安其居而後動，俟其時而後行。是以修封疆，守要害，壘蹊隧，壘軍營，謹禁防，明斥候，務農以足食，練卒以蓄威，非萬全不謀，非百剋不鬪。寇小至，則張聲勢以遏其入；寇大至，則謀其人，以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誤之；使其勇無所加，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受敵之虞，退有首尾難救之患。所謂乘其弊，不戰而屈人之兵。此中國之所長也。我之所長，乃戎狄之所短；我之所易，乃戎狄之所難。

以長制短，則用力寡而見功多；以易敵難，則財不匱而事速就，捨此不務，而反爲所乘，斯謂倒持戈矛，以鐔授寇者也。今則皆務之矣，猶且守封未固，寇戎未懲者，其病在於謀無定用，衆無適從。所任不必才，才者不必任，所聞不必實，實者不必聞，所信不必誠，誠者不必信，所行不必當，當者未必行，故令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於兵衆，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遙制。臣請爲陛下粗陳六者之失，惟明主慎聽而熟察之，臣聞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武欲勝其敵，必先練其兵。練兵之中，所用復異，用之於救急，則權以紓難，用之於暫敵，則緩以應機。故事有便宜，而不拘常制，謀有奇詭，而不徇衆情，進退死生，唯將所命。此所謂攻討之兵也。用之於屯戍，則事資可久，勢異從權，非物理所恆不甯，非人情所欲不固。夫人情者，利焉則勸，習焉則安，保親戚則樂生，顧家業則忘死。故可以理術馭，不可以法制驅。此所謂鎮守之兵也。夫欲備封疆，禦戎狄，非一朝一夕之事，固當選鎮守之兵，以置焉。古之善選置者，必量其性習，辨其土宜，察其技能，知其欲惡，用其力而不違其性，齊其俗而不易其宜，引其善而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而不處其所不欲，而又類其紀伍，安其室家，然後能使之樂其居，定其志，奮其氣勢，結其恩情，撫之以惠，則感而不驕，臨之以威，則肅而不怨，靡督課而人自爲用，弛禁防而衆自不攜，故出則足兵，居則足食，守則固，戰則強，其術無他，便於人情而已矣。今者散徵士卒，分戍邊陲，更代往來，以爲守備，是則不量性習，不辨土宜，邀其所不能，強其所不欲，求廣其數，而不考其用，將致其力，而不察其情，斯可以爲羽衛之儀，而無益於備禦之實也。何者？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裂膚，驚沙慘目，與豺狼爲鄰伍，以戰鬪爲嬉遊，晝則荷戈而耕，夜則倚烽而覘，日有剽害之慮，永無休暇之娛，地惡人勤，於斯爲甚。自非生於其域，習於其風，幼而覩焉，長而安焉，不見樂土而遷焉，則罕能甯其居而狎其敵也。關東之地，百物阜殷，從軍之徒，尤被優養，憤於溫飽，狎於歡康，比諸邊隅，若異天地。聞絕塞荒陬之苦，則辛酸動容，聆強蕃勁虜之名，則懾駭奪氣，而乃使之去親族，捨園廬，甘其所辛酸，抗其所懾駭，將冀爲用，不亦疎乎？矧又有休代之期，無統帥之馭，資奉若驕子，姑息如情人，進不邀

之以成功，退不處之以嚴憲。其來也，咸負得色；其止也，莫有固心。屈指計歸，張頤待餉。微倖者，猶患還期之賒；緩常念戎醜之充斥；王師挫傷，則將乘其亂離，布路東瀆，情志且爾。得之奚爲？平居則殫耗資儲，以奉浮冗之衆；臨難則拔棄城鎮，以搖遠近之心。其弊豈惟無益哉？固亦將有所撓也。復有抵犯刑禁，謫徙軍城，意欲增戶實邊，兼令展効自贖。既是無良之類，且加懷土之情，思亂幸災，又甚戍卒。適足煩於防衛，諒無望於功庸。雖前代時或行之，固非良算之可遵者也。復有擁旄之帥，身不臨邊，但分偏師，俾守疆場。大抵軍中壯銳，元戎例選自隨，委其疲羸，乃配諸鎮。節將既居內地，精兵祇備紀綱，遂令守要禦衝，常在寡弱之輩。寇戎每至，勢乃不支。入壘者纒足閉關，在野者悉遭劫執，恣其芟蹂，盡其搜毆。比及都府聞知，虜已剋獲旋返。且安邊之本，所切在兵，理兵若斯，可謂措置乖方矣。夫賞以存勸，罰以示懲，勸以懲有庸，懲以威不恪。故賞罰之於馭衆也，猶繩墨之於曲直，權衡之揣重輕，輓軌之所以行車，銜勒之所以服馬也。馭衆而不用賞罰，則善惡相混，而能否莫殊；用之而不當功過，則姦妄寵榮，而忠實擯抑。夫如是，若聰明可銜，律度無章，則用與不用，其弊一也。自頃權移於下，柄失於朝，將之號令，既鮮克行之於軍國之典章，又不能施之於將務相遵養，苟度歲時，欲賞一有功，讎慮無功者反側；欲罰一有罪，復慮同惡者憂虞。罪以隱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姑息之道，乃至於斯。故使忘身効節者，獲誚於等夷；率衆先登者，取怨於士卒；債軍感國者，不懷於愧畏；緩救失期者，自以爲智能；褒貶既闕而不行，稱毀復紛然相亂。人雖欲善，誰爲言之？况又公忠者，直己而不求於人，反罹困厄；敗撓者，行私而苟媚於衆，例獲優崇。此義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以解體也。又有遇敵而所守不固，陳謀而其効靡成；將帥則以資糧不足爲詞，有司復以供給無闕爲解。既相執證，理合辨明，朝廷每爲含糊，未嘗窮究曲直。措理者吞聲而靡訴，證善者罔上而不慙。馭衆若斯，可謂課責虧度矣。課責虧度，措置乖方，將不得竭其材，卒不得盡其力，屯集雖衆，戰陣莫前。虜每越境橫行，若涉無人之地，遞相推倚，無敢誰何。虛張賊勢，上聞則曰兵少不敵，朝廷莫之省察，惟務徵發益師，無裨備禦之功，重增供

億之弊。閭井日耗，徵求日繁；以編戶傾家破產之資，兼有司權鹽稅酒之利，總其所入，半以事邊。制用若斯，可謂材匱於兵衆矣。今四夷之最強盛，爲中國甚患者，莫大於吐蕃。舉國勝兵之徒，纔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已。其於內，不敢抗，靜則中國憚其強，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國之節制多門，蕃醜之統帥專一故也。夫統帥專，則人心不分；人心不分，則號令不貳；號令不貳，則進退可齊；進退可齊，則疾徐如意；疾徐如意，則機會靡愆；機會靡愆，則氣勢自壯。斯乃以少爲衆，以弱爲強，變化翕闔，在於反掌之內。是猶臂之使指，心之制形；若所任得人，則何敵之有？夫節制多門，則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則號令不行；號令不行，則進退難必；進退難必，則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則機會不及；機會不及，則氣勢自衰。斯乃勇廢爲冗，衆散爲弱，逗撓離析，非乎戰陣之前。是猶一國三公，十羊九牧，欲令齊肅，其可得乎？開元天寶之間，控禦西北兩蕃，唯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而已；猶慮權分勢散，或使兼而領之。中興已來，未遑外討，僑隸四鎮於安定，權附隴右於扶風，所當西北兩蕃，亦朔方涇原隴右河東節度而已。關東戍卒，至則屬焉；雖委任未盡得人，而措置尙存典制。自頃逆泚誘涇隴之衆叛，懷光汙朔方之軍，割裂誅鋤，所餘無幾；而又分朔方之地，建牙擁節者，凡三使焉。其餘鎮軍數且四十，皆承特詔委寄，各降中貴監臨，人得抗衡，莫相稟屬。每俟邊書告急，方令計會用兵，旣無軍法下臨，唯以客禮相待。是乃從容拯溺，揖讓救焚，莫無阽危，固亦難矣。夫兵以氣勢爲用者也。氣聚則威，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今之邊備，勢弱氣消，建軍若斯，可謂力分於將多矣。理戎之要，最在均齊。故軍法無貴賤之差，軍實無多少之異，是將所以同其志，而盡其力也。如或誘其志，意勉其藝能，則當閱其材，程其勇，校其勞逸，度其安危，明申練覈優劣之科，以爲衣食等級之制。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雖有薄厚之殊，而無缺望之釁。蓋所謂「日省月試，饋稟均事」，如權量之無情於物，萬人莫不安其分，而服其平也。今者窮邊之地，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之劇，角其所能，則練習度其所虞，則孤危；考

其服役則勞，察其臨敵則勇；然衣糧所給，唯止當身；例爲妻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而關東戍卒，歲月踐更，不安危城，不習戎備，怯於應敵，懈於服勞；然衣糧所領，厚踰數等；繼以茶藥之饋，益以蔬醬之資，豐約相形，懸絕斯甚。又有素非禁旅，本是邊軍，將校詭爲媚詞，因請遙隸神策，不離舊所，唯改虛名，其於稟賜之饒，遂有三倍之益。此儻類所以忿恨，忠良所以憂嗟，疲人所以流亡，經費所以漏匱。夫事業未異，而給養有殊，人情之所不能甘也。況乎矯佞行而稟賜厚，績藝劣而衣食優，苟未忘懷，能無愠怒，不爲戎首，則已可嘉，而欲使其叶力同心，以攘寇難，雖有韓白孫吳之將，臣知其必不能焉。養士若斯，可謂怨生於不均矣。凡欲選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然後指以所授之方，語以所委之事，令其自揣可否，自陳規模，須某色甲兵，藉某人參佐，要若干士馬，用若干資糧，某處置軍，某時成績，始終要領，悉俾經綸。於是觀其計謀，校其聲實，若謂材無足取，言不可行，則當退之於初，不宜貽慮於其後也。若謂志氣充足，任方略可施，則當要之於終，不宜掣肘於其間也。夫如是，則疑者不使，使者不疑，勞神於選才，端拱於委任。既委其事，既足其求，然後可以覈其否臧，行其賞罰。受賞者不以爲濫，當罰者無得而辭，付授之柄，既專，苟且之心自息。是以古之遣將帥者，君親推轂而命之曰：『自閫以外，將軍裁之。』又賜鈇鉞，示令專斷。故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誠謂機宜不可以遠決，號令不可以兩從，未有委任不專，而望其剋敵成功者也。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選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雖有所懲，亦有所失。遂令分閫責成之義廢，死綏任咎之志衰，一則聽命，二亦聽命，爽於軍情，亦聽命，乖於事宜，亦聽命。若所置將帥，必取於承順無違，則如斯可矣；若有意平兇靖難，則不可。夫兩境相接，兩軍相持，事機之來，間不容息，蓄謀而俟，猶恐失之，臨時始謀，固已疎矣。況乎千里之遠，九重之深，陳述之難明，聽覽之不一，欲其事無遺策，雖聖者亦有所不能焉。設使謀慮能周，其如權變無及；戎虜馳突，迅如風颺，驛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逗留之間，寇已奔逼，託於救援未至，各且閉壘自全。牧馬屯牛，鞠爲

推剽；穡夫樵婦，罄作俘囚；雖詔諸鎮發兵，唯以虛聲應援；互相瞻顧，莫敢遮邀；賊既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敗喪則減百而爲一；其捃獲則張百而成千；將帥既幸於總制，在朝不憂於罪累。陛下又以爲大權由己，不究事情；用師若斯，可謂機失於遙制矣。理兵而措置乖方，馭將而賞罰虧度；制用而財匱，建兵而力分；養士而怨生，用師而機失；此六者疆場之蝨賊，軍旅之膏肓也。蝨賊不除，而但滋之以糞澆；膏肓不療，而唯啗之以滑甘。適足以養其害，速其災。欲求稼穡豐登，膚革充美，固不可得也。臣愚謂宜罷諸道將士番替防秋之制，率因舊數而三分之。其一分委本道節度使，募少壯願住邊城者以徙焉；其一分則本道但供衣糧，委關內河東諸軍州募蕃漢子弟願傅邊軍者以給焉；又一分亦令本道但出衣糧，加給應募之人以資新徙之業；又令度支散於諸道，和市耕牛兼雇召工人，就諸軍城繕造器具，募人至者，每家給耕牛一頭；又給田農水火之器，皆令充備。初到之歲，與家口二人糧，并賜種子，勸之播植；待經一稔，俾自給家，若有餘糧，官爲收糴，各酬倍價，務獎營田。既息踐，更徵發之煩，且無幸災苟免之弊。寇至則人自爲戰，時至則家自力農。是乃兵不得不強，食不得不足，與夫倏來忽往，豈可同等而論哉？臣又謂宜擇文武能臣一人爲隴右元帥，應涇隴鳳翔長武城山南西道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又擇一人爲朔方元帥，應鄜坊邠甯靈夏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又擇一人爲河東元帥，河東振武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三帥各選臨邊要會之州，以爲理所，見置節度有非要者，隨所便近而併之。唯元帥得置統軍，餘並停罷。其三帥部內太原鳳翔等府及諸部戶口稍多者，慎揀良吏，以爲尹守，外奉師律，內課農桑，俾爲軍糧，以壯戎府。理兵之宜，旣得，選帥之授，旣明，然後減歿濫虛浮之費，以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衆。弘委任之道，以宣其用，懸賞罰之典，以考其成；而又慎守中國之所長，謹行當今之所易，則入利可致，六失可除。如是而戎狄不咸懷，疆場不甯謐者，未之有也。諸侯軌道，庶類服從；如是而教令不行，天下不理者，亦未之有也。以陛下之英鑒，民心之思安，四方之小休，兩寇之方靜，加以頻年豐稔，所在積糧，此皆天贊國家，可以立制垂統之時也。

時不久居，事不常兼，已過而追，雖悔無及。明主者不以言爲罪，不以人廢言；罄陳狂愚，惟所省擇！德宗極深嘉納，優詔褒獎之。贄在中書，政不便於時者，多所條奏。德宗雖不能皆可，而心頗重之。初，竇參既貶郴州，節度使劉士甯餉參絹數千匹，湖南觀察使李異與參有隙，具事奏聞。德宗不悅。會右庶子姜公輔於上前聞奏，稱竇參嘗語臣云：「陛下怒臣未已。」德宗怒，再貶參，竟殺之。時議云：公輔奏竇參語得之於贄，云參之死，贄有力焉。又素惡于公異，于邵既輔政而逐之，談者亦以爲阨。戶部侍郎度支裴延齡，窳冗用事，天下嫉之如讎，以得幸於天子，無敢言者。贄獨以身當之，屢於延英而陳，其不可累上疏極言其弊。延齡日加譖毀，十年十二月，除太子賓客，罷知政事。贄性畏慎，及策免，私居朝謁之外，不通賓客，無所過從。十一年春，旱邊軍芻粟不給，具事論訴。延齡言：「贄與張滂、李充等搖動軍情。」語在延齡傳。德宗怒，將誅贄等四人，會諫議大夫陽城等極言論奏，乃貶贄爲忠州別駕。贄初入翰林，特承德宗異顧，歌詩戲狎，朝夕陪遊。及出居艱阻之中，雖有宰臣而謀猷參決，多出於贄。故當時目爲「內相」。從幸山南，道途艱險，屣從不及，與帝相失，一夕不至。上喻軍士曰：「得贄者賞千金。」翌日贄謁見，上喜形顏色。其寵待如此。既與二吳不協，漸加浸潤，恩禮稍薄。及通玄敗，上知誣枉，遂復見用。贄以受人主殊遇，不敢愛身，事有不可，極言無隱。朋友規之，以爲太峻。贄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吾所學，不恤其他。」精於吏事，斟酌決斷，不失錙銖。嘗以詞詔所出，中書舍人之職，軍興之際，促迫應務，權令學士代之。朝野又甯合歸職分，其命將相制詔，却付中書行遣。又言學士私臣，玄宗初令待詔，止於唱和文章而已。物議是之。德宗以贄指斥通微、通玄，故不可其奏。贄在忠州十年，常閉關靜處，人不識其面。復避謗，不著書。家居瘴鄉，人多癘疫，乃抄撮方書爲陸氏集驗方五十卷，行於代。初，贄秉政，貶駕部員外郎李吉甫爲明州長史，量移忠州刺史。贄在忠州，與吉甫相遇，昆弟門人，咸爲贄愛。而吉甫忻然厚禮，都不銜前事，以宰相禮事之。猶恐其未信，不安，日與贄相狎。若平生交契者。贄初猶慙懼，後乃深交。時論以吉甫爲長者。後有薛廷者，代吉甫爲刺史，延朝辭日，德宗令宣旨。

慰安；而韋皋累上表，請以贄代已。順宗卽位，與陽城鄭餘慶同詔徵還；詔未至而贄卒，時年五十二。贈兵部尚書，諡曰宣。子簡禮，登進士第，累辟使府。

史臣曰：「近代論陸宣公，比漢之賈誼，而高邁之行，剛正之節，經國成務之要，激切仗義之心，初蒙天子重知，末塗淪躓，皆相類也。而誼止中大夫，贄及台鉉，不爲不遇矣。昔公孫鞅挾三策說秦，王淳于覺以隱語見齊，君從古以還，正言不易。昔周昭戒急論議，正爲此也。贄居珥筆之列，調任之地，欲以片心除衆弊，獨手遏羣邪，君上不亮其誠，羣小共攻其短，欲無放逐，其可得乎？詩稱「其維哲人，告之話言」，又有「誨爾聽我」之恨，此皆賢人君子，歎言不見用也。故堯咨禹拜，千載一時，攜手提耳，豈容易哉？」

贊曰：「夏臣悟主，我有嘉猷。多僻之君，爲善不周。忠言救失，啓沃日讎。勿貽天問，蒼昊悠悠。」

陸宣公本傳

陸宣公年譜

山陽丁晏編

唐陸宣公奏議，宋紹興二年，歙縣主簿某氏注，爲刊本之最古者。凡十五卷，不載制誥，僅奏議六十二篇，注甚簡略。天一閣書目云：「有箋注，不著姓名。」卽此本也。今所傳陸宣公集二十二卷，制誥奏議合刊，爲世通行之本。新唐書藝文志，陸贄議論表疏集十二卷，又翰苑集十卷，韋處厚纂，與今卷數正合。今所行者，未知卽韋氏本否。新志雜書有陸贄備舉文言二十卷，今已不傳。指文公翰苑集序，制誥集十卷，奏草七卷，中書奏議七卷，又有詩文賦別集十五卷，今僅存登春臺、東郊朝日月、臨鏡湖、冬至日陪位聽大和樂、聖人苑中射落飛雁、傷望思臺、鴻漸七賦、曉過南宮聞樂、禁中春松、御園芳草三詩，別集亦不傳。其傳於今者，碩畫昌言，具存簡冊，卓然經世之文也。新書本傳稱贄說使者五術，入計三科，四賦六德，五要之事，今不見於集。中意尚有遺佚歟？嘗歎宣公先識之明，炯若著蔡，論關中事宜，狀憂及將帥之中，或竊發郊畿，驚犯宮闕，未幾而朱泚之變，卒如公言。公在咸陽，上言慮李懷光併李建徽，陽惠元軍，不旬日而懷光果奪兩節度兵，竟如公之所料。昔人以公方漢之賈誼，謂才本王佐，學爲帝師，豈虛也哉？公爲相，不滿三載，又爲僉壬忌嫉，任用不專，其專任得君之時，反在倉皇戎馬之際，方其奉天出狩，言聽計從，一旦相失，帝爲驚泣，任之如此，其重也。及乎大難既夷，柄用未久，疑貳滋生，瀕於死地，棄之如此，其輕也。然而任之則安，棄之則危，遇與不遇，唐之興衰係焉。於公何加損哉！公之事跡，載新舊唐書，然年月時事，新書頗略，舊史爲詳。茲特排比紀年，備載論議，分綴下方，以諗後之讀公集者。

唐元宗天寶十三載甲午。一歲。舊書本傳：字敬輿，蘇州嘉興人，父偁，溧陽令。權德輿序：吳郡蘇人。

天寶十四載乙未。二歲。舊傳：少孤，特立不羣，頗勤儒學。

肅宗至德元載丙申。三歲。

至德二載丁酉。四歲。

乾元元年戊戌。五歲。

乾元二年己亥。六歲。

上元元年庚子。七歲。

上元二年辛丑。八歲。

寶應元年壬寅。九歲。

代宗廣德元年癸卯。十歲。

廣德二年甲辰。十一月，立雍王适為皇太子。

永泰元年乙巳。十二歲。

大歷元年丙午。十三歲。

大歷二年丁未。十四歲。

大歷三年戊申。十五歲。

大歷四年己酉。十六歲。

大歷五年庚戌。十七歲。

大歷六年辛亥。十八歲。舊傳年十八，登進士第，以博學宏辭登科，授華州鄭縣尉。語林仕江淮尉。題廳云：「

繞階流觥，來砌樹陰。」

大歷七年壬子。十九歲。盧龍將吏殺其節度使希彩，以衝將朱泚代之。

大歷八年，癸丑。二十歲。夏，城奉天，以備蕃寇。

大歷九年，甲寅。二十一歲。

大歷十年，乙卯。二十二歲。朱泚入朝，因請留防秋，以其弟滔代之，朱泚出屯奉天。

大歷十一年，丙辰。二十三歲。舊傳：罷秩東歸省母，路由壽州，刺史張鎰有時名，贄往謁之，鎰初不甚知，留三日，再見與語，遂大稱賞，請結忘年之契。及辭，遺贄錢百萬，曰：「願備太夫人一日之膳。」贄不納，唯受新茶一

卓而已。又以書判拔萃，選授渭南縣主簿，遷監察御史。案，舊書：張鎰傳：「李靈耀反於汴州，加待御史，公淮鎮守使，尋遷壽州刺史，使如故。」本紀：靈耀反在大歷十一年，是年鎰刺壽州，宣公往謁，當在此時。

大歷十二年，丁巳。二十四歲。

大歷十三年，戊午。二十五歲。

大歷十四年，己未。二十六歲。夏五月，辛酉，帝崩，太子适即位。

德宗建中元年，庚申。二十七歲。以朱泚爲涇原節度使，築奉天城。衛士桑道茂言：「陛下不出數年，暫有離

宮之厄，臣望奉天有天子氣，宜高大其城，以備非常。」權德輿序：由祠部員外轉考功郎中。舊傳：德宗在

東宮時，素知贄名，乃召爲翰林學士，轉祠部員外郎。贄性忠藎，旣居近密，感人主重知，思有以效報，故政或有

缺，巨細必陳，絲是顧待益厚。又云：「贄初入翰林，特承德宗異顧，歌詩戲狎，朝夕陪遊。」新書：德宗立，遣黜

陟使庾何等十一人，行天下，贄說使者，請以五術省風俗，入計聽吏治，三科登僑，又四賦經財實，六德保罷瘵，

五要簡官事。五術曰：聽謠誦審其哀樂，納市賈觀其好惡，訊簿書考其爭訟，覽車服等其儉奢，省作業察其趣

舍。八計曰：視戶口豐耗以稽撫字，視墾田盈縮以稽本末，視賦役薄厚以稽廉冒，視按藉煩簡以稽聽斷，視囚

繫盈虛以稽決滯，視姦盜有無以稽禁禦，視選舉衆寡以稽風化，視學校興廢以稽教導。三科曰：茂異，賢良，幹

蠹四賦曰：閔稼以冀稅，度產以冀征，料丁壯以計庸，占商賈以均利。六德曰：敬老，慈幼，救疾，恤孤，賑貧窮，任失業。五要曰：廢兵之冗食，蠲法之撓人，省官之不急，去物之無用，罷事之非要。時皆建其言。

建中二年辛酉，二十八歲。夏，汾陽忠武王郭子儀薨。平章事盧杞譖左僕射楊炎賜死。加李希烈同平

章事。十一月，册蜀王妃文，册杞王妃文。

建中三年壬戌，二十九歲。朱滔敗李惟岳於東麓，惟岳將王武俊殺惟岳以降。馬燧敗田悅於洹水，遂圍

魏州。朱滔王武俊反，發兵救田悅，寇趙州。詔李懷光討之。詔朱泚入朝，以張鎰為鳳翔節度使。詔李希

烈討李納，希烈潛與賊通。滔悅武俊納希烈皆稱王。李希烈自稱天下都元帥。

建中四年癸亥，三十歲。春，李希烈陷汝州，詔遣顏真卿宣慰之。夏，初稅間架，除陌錢法。冬十月，涇原兵作

亂入京城，上幸奉天，亂兵立朱泚為秦帝，尋改國號漢。鳳翔將李楚琳殺其帥張鎰。朱泚攻奉天，都虞候

渾瑊禦之，朔方帥李懷光破賊於醴泉，泚乃退。貶盧杞為新州司馬。李希烈陷襄城，取汴宋。司農卿段

秀實謀誅朱泚，不克死。將軍高重捷及泚兵戰死。以蕭復劉從一姜公輔同平章事。舊傳：朱泚謀逆，從

駕幸奉天，時天下叛亂，機務填委，徵發指蹤千端萬緒，一日之內，詔書數百，贊揮翰起草，思如泉注，初若不經

思慮，既成之後，莫不曲盡事情，中於機會，胥吏簡札不暇，同舍皆伏其能。轉考功郎中，依前充職。嘗啟德宗曰：

「今盜徧天下，輿駕播遷，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動人心，昔成湯以罪己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

悵改過，以言謝天下，使書詔無忌，臣雖愚陋，可以仰副聖情，庶令反側之徒，革心向化。」故奉天所下書詔，雖

武夫悍卒，無不揮涕感激，多贊所為也。又云：及出居艱阻之中，雖有宰臣而謀猷參決，多出於贊，故當時目為

內相。權德輿序公自行在，帶本職，拜諫議大夫，中書舍人，精敏小心，未嘗有過，艱難扈從，行在輒隨，啓沃謀

猷，特所親信。有時讜語，不以公卿指名，但呼陸九而已。初幸梁洋，棧道危狹，從官前後相失，上夜次山館，召公

不至，泫然號於禁旅曰：「得陸贄者賞千金。」頃之，公至，太子親王皆賀。十一月二十三日，賜將士名奉天定難功臣詔。蕭復劉從一姜公輔平章事制。案新紀，在是年十月丁巳。善王荆襄江西道兵馬都元帥制。

案新紀，建中四年，舒王謨為荆襄江西沔鄂節度諸軍行營兵馬都元帥，徙封普王。渾瑊京畿金商節度使制。新書瑊傳：「帝狩奉天，授行在都虞候京畿渭北節度使。」

慰問四鎮北庭將吏敕書：「近以賊臣朱泚背恩驚犯宮闕，贄普又遣師旅，助討姦凶，遣太常少卿沈房宣諭。」案新書吐蕃傳朱泚之亂，吐蕃請助討賊，詔太常少卿沈房為安西北庭宣慰使。

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新書本傳會馬燧討賊河北，久不決，請濟師。李希烈寇襄城，詔問策安出。贄言云云。通鑑：時兩河用兵，久不決，賦役日滋，贄以兵窮民困，恐生內變，乃上奏。

論關中事宜狀。通鑑論關中形勢，上不能用。論敘遷幸之由狀。奉天論奏當今所切務狀。奉天論前所答奏未施行狀。奉天請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狀。通鑑：贄以人君臨下，以誠信為本，當優容以開言路，乃上疏。

奉天論尊號加字狀。舊書：其年多，議欲以新歲改元，而卜祝之流，皆以國家數鍾百六，凡事宜有變革。上謂贄曰：「往年羣臣請上尊號，聖神文武四字，衆欲朕舊號之中，更加一兩字。」贄奏尊號本非古制。重論尊號狀。新書：帝言當小有變革，贄上言。奉天論赦書事條狀。新書：會興元，赦令方具，帝以稿付贄，使商討其詳，贄上狀。

奉天論擬與翰林學士改轉狀。奉天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新書：時贄奉稍至，行在置夾廡，署瓊林大盈二庫，別藏貢物，贄諫帝悟，即撤其署。奉天薦袁高等狀。薦高及楊頭裴誦孫咸周皓裴曹崔造殷亮李舟何士幹姚南仲陸淳沈既濟等。

與元元年甲子。三十一歲。贈段秀實太尉，諡忠烈。王武俊田悅李納上表謝罪。加李懷光太尉，賜鐵券，懷光叛，與朱泚合。二月丁卯，上幸梁州。夏，田承嗣子緒殺田悅而代之。王武俊等去，王號與昭義李抱真及馬燧擊破朱滔於涇城。六月，神策將李晟克長安，收復京師，朱泚走死涇州。秋七月，車駕還長安。

李希烈稱大楚皇帝，殺宣慰使顏真卿。舊紀：十二月辛卯，以諫議大夫陸贄爲中書舍人，依前翰林學士。舊傳：二月，從幸梁州，轉諫議大夫，依前充學士。德宗還京，轉中書舍人，學士如故。初，贄受張鎰知得居內職，及鎰爲盧杞所排，贄常憂懼，及杞敗黜，始敢上書言事。德宗好文，益深顧遇。奉天解圍後，德宗言及違離宗廟，嗚咽流涕，曰：「致寇之由，實朕之過。」上欲掩杞之失，贄又極言杞等罪狀，上雖貌從，心頗不悅。贄爲朋黨所擠，同職害其能，加以言事激切，動失上之歡心，故久之不爲輔相。其於議論應對，明練理體，敷陳剖判，下筆如神。當時名流，無不推挹。通鑑：上遣贄詣懷光，警宣慰，因召李晟參議其事。懷光意欲晟自乞減損，沮敗其功，乃曰：「將士戰鬪，同而糧賜異，何以使之協力？」贄未有言，數顧晟，晟曰：「公爲元帥，得專號令，晟將一軍，受指蹤而已，至於增減衣食，公當裁之。」懷光默然，遂止。上遣吐蕃發兵，蕃相言制書無懷光署名，故不敢進。上命贄諭懷光，懷光固執，以爲不可。奉天改元大赦制，平朱泚後，正月癸酉朔，上在奉天，改建中五年爲興元元年。車駕還京，大赦制，重復復興元府及洋鳳等州詔。新紀：給復洋州，加給興元一年，免鳳州今歲稅。議減鹽價詔案，玉海：德宗召中書度支議減鹽價。改梁州爲興元府，升洋州爲望州詔。新紀：是年以梁州爲興元府，給復一年，耆老加版授。奉天遣使宣慰諸道詔。遺蕭復。新紀：是年正月，戊子，蕭復爲山東、荆、湖、淮南、江西、鄂、岳、浙、江、東、西、福建、嶺南宣慰安撫使。詔云：「朕自嗣位，迄今六年。」德宗以大歷十四年五月卽位，於今六年。收復京師，遣使宣慰將吏百姓詔。云：「介于梁岷。」是年，上幸梁州。平淮西後，宴賞諸軍將士，放歸本道。詔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抱真、韓滉等案。滉同平章事，在是年十一月。授王武俊、李抱真官封，并招諭朱滔、通鑑：是年加王武俊同平章事，抱真、武俊約爲兄弟，誓同滅賊。招諭淮西將吏詔。稱賊臣希烈僭竊，又言念忠、夏銜寃沒代案，是年希烈稱帝，殺顏魯公。招諭河中詔。頃以懷光背恩，自生猜阻。案，是年懷光叛。安撫淮西歸順將士百姓，敕李希烈首亂淮潰，又侵榮、汴案，去年希烈取汴宋。甄獎陷賊守節官詔。去年十

月三日，職官陷賊。案，去年十月，戊申，朱泚反。令百寮議大禮期日。詔：朕自遷越，旋於京師。是在車駕還京之後。不許諸軍侵擾。勅李希烈阻兵淮右，慮害烝人。放淮西生口歸本貫。勅李希烈作亂以來，擒獲淮西生口，一切釋放歸本道。答宰臣請停大禮表。朕失德致寇，再經播越，再新景命，祇復皇都。又答百寮請停大禮表。又答百寮請停大禮第二表。云：「播越三時，久虧禋祀之禮，旋歸半載，未申告謝之誠。」答百寮請停大禮第三表，俱在還京之後。李晟司徒兼中書令制。新書：晟兼中書令，在是年六月己酉。渾瑊侍中制。新書：瑊為侍中，在是年六月甲寅。盧翰劉從一門下中書侍郎平章事制。案：新紀：是年正月丙戌，吏部侍郎盧翰為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納檢校右僕射平章事，李納檢校司空制。通鑑：加平盧節度使李納同平章事，在是年。韓滉檢校左僕射平章事制。韓滉加檢校右僕射制。通鑑：加韓滉平章事。江淮轉運使，在是年十一月。姜公輔左庶子制。新書：宰相表：是年四月甲寅，公輔罷為左庶子。馬燧渾瑊副元帥招討河中制。新紀：是年馬燧為慈隰諸軍行營兵馬副元帥，渾瑊為河中絳陝虢諸軍行營兵馬副元帥。李晟鳳翔隴西節度兼涇原副元帥制。新書：是年八月癸卯，李晟為鳳翔隴右諸軍涇原四鎮北庭行營兵馬副元帥。劉洽檢校司空充諸道兵馬都統制。通鑑：加宣武節度使劉洽同平章事，在是年。杜亞淮南節度使制。新書：亞傳：「興元初，入遷刑部侍郎，又拜淮南節度使。」賜李納王武俊等鐵券文，正月二日。與同紇可汗書。言賊臣尋已誅夷，是在平朱泚之後。嘉王橫海軍節度使制。案：舊書：嘉王運代宗子，大歷十年封嘉王。通鑑：貞元元年，以橫海軍使程日華為節度使，日華子懷直亦為橫海軍節度。此在其先。當興元之初年。奉天論解蕭復狀。通鑑：在是年。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新書：李懷光有異志，李晟密言其變，因請移屯。贊上奏勸帝許晟移兵。奉天奏李建徽楊惠元兩節度兵馬狀。舊書：李晟移軍東渭橋，建徽惠元猶在咸陽。贊慮懷光併建徽等軍，又奏。駕幸梁州論進獻瓜果者。上欲以散試官授之，贊上奏。興元論解姜公輔狀。通鑑：上欲為唐

安公主造塔葬之，公輔表諫，上怒，贄上奏。又答論姜公輔狀。興元論請優獎曲環，所領將士狀。興元論解蕭復狀。又答論蕭復狀。興元論續從賊中赴行在官等狀。通鑑：時有涉遠來赴行在，上頗猜慮，贄奏以為不可。興元賀吐蕃尙結贊抽軍迴歸狀。通鑑：上欲倚吐蕃復京城，聞其去，頗憂之。贄以為吐蕃貪狡，引去實為可賀，乃上奏。興元奏請許渾、瑊、李晟等諸軍兵馬，自取機便狀。通鑑：上議晟、瑊諸軍規畫進取，贄上奏。興元請撫循李楚琳狀。通鑑：楚琳除鳳翔節度使，上心惡之，留楚琳使者不遣，贄上奏。興元論中官及朝官賜名定難功臣狀。興元論賜渾瑊詔書為取散失內人等議狀。通鑑：上令贄草詔賜瑊使訪求奉天所失裏頭內人，贄上奏。鑾駕將還宮闕論發日狀。請釋趙貴先罪狀。論替換李楚琳狀。通鑑：上以鳳翔迎駕諸軍形勢甚盛，欲遣人代楚琳贄論奏。

貞元元年乙丑

三十二歲

春贈顏真卿司徒，諡文忠。希烈陷鄧州。

夏朱滔卒，以其將劉怱代之，怱尋卒，子

濟復代之。

上又欲赦懷光，馬燧固爭，請一月平之。秋，懷光為其所殺。舊傳：貞元初，李抱真入朝，從容奏

曰：「陛下幸奉天，山南時，赦書至，山東宣諭之時，士卒無不感泣，臣即時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也。」貞

元改元大赦制。舊紀：正月，丁酉朔，大赦改元。十一月，冬至，大禮大赦制。蝗蟲避正殿，降免囚徒德音。新紀

是年八月，甲子，以旱避正殿減膳。

誅李懷光後原宥河中將吏并招諭淮西詔。

六月，册嘉誠公主文。十

一月，告謝昊天上帝册文。

告謝元宗廟文。

告謝肅宗廟文。

告謝代宗廟文。

祭大禹廟文。策問賢良

方正能極言直諫科。策問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云：「朕獲主神器，七年於茲。」案：帝以大歷己未卽位，故云七年。又策問識洞韜略堪任將帥科。舊紀：貞元元年，上御正殿，策賢良方正，能極言直諫等三科舉人。答百

寮賀利州連理木，答宰臣請復御膳表。又答百寮請復御膳表。案：是年正月，詔減御膳。張延賞中書侍郎，平

章事制。新紀：是年六月辛卯，劍南西川節度使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賈耽東都留守制。舊紀：是

年六月壬午以工部尚書賈耽兼御史大夫東都留守。收河中後請罷兵狀通鑑贊以河中既平慮有希旨生事請乘勝討淮西兵連禍結賦役繁興遂上奏狀。

貞元二年丙寅三十三歲春以劉滋崔造齊映同平章事夏淮西將陳仙奇斬李希烈以降別將吳少誠

復殺仙奇誅李希烈後原淮西將士并授陳仙奇節度使詔重原宥淮西將士詔賑恤諸道將吏百姓等

詔優恤畿內百姓并除十縣令詔云「每日所進膳各減一半」新紀貞元二年詔減御膳之半賜京畿

及同華等州百姓種子賑給貧人詔云「春陽布和」案上年冬至詔「今年蝗旱損甚開春之後量給種子

使就農功」則此詔定在二年春令諸道募靈武鎮守人詔吐蕃負恩背盟新紀是年吐蕃入寇十一月

册淑妃王氏爲皇后文劉滋崔造齊映平章事制李勉太子太師制新書李勉傳「勉以檢校司徒平章

事居相二載辭位以太子太師罷」崔造右庶子制通鑑是年十二月庚申崔造罷爲右庶子盧翰太子

賓客制新書宰相表是年正月壬寅盧翰罷爲太子賓客崔縱東都留守制舊紀是年九月戊戌以吏部侍

郎崔縱檢校禮部尚書東都留守度王申光隨蔡等州節度使制新書度王諒傳「是年領蔡州節度等使

一韓滉度支鹽鐵轉運使制通鑑是年十二月丁巳以滉兼度支諸道鹽鐵轉運等使李叔明右僕射制

充劍南東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舊紀是年以劍南東川節度使李叔明爲太子太傅唐朝臣振武節度

論惟明鄆坊觀察使制舊紀是年七月戊午以鄆坊節度唐軻臣爲單于大都護振武綏銀節度使右金吾大

將軍論惟明爲鄆州刺史鄆坊都防禦觀察使李澄贈司空制新書澄傳「是年卒贈司空」賜安西管

內黃姓蕭官鐵券文八月三日除鄧州歸順官制迫以凶威陷於寇境案上年春李希烈陷鄧州是年希烈

既誅除獻款投誠歸順者故有此制賜吐蕃將書遣倉部郎中兼侍御史趙聿並令趙聿口宣尙結贊又賜

吐蕃宰相尙結贊書賜尙結贊第二書賜尙結贊第三書案舊書吐蕃傳「貞元二年命倉部郎中兼侍御史

趙聿為入吐蕃使。」

貞元三年丁卯。三十四歲。以幸必同平章事。馬燧李皋實封制。舊紀：是年以荆南節度使曹王皋為山南

東道節度使。六月丙戌，以檢校司徒侍中馬燧為司徒兼侍中。舊傳：時贊母章氏在江東，上遣中使迎至京

師，拊紳榮之。俄丁母憂，東歸洛陽，寓居嵩山豐樂寺，藩鎮賻贈，及別陳餉遺，一無所取。與章皋布衣時相善，唯

西川致遺，奏而受之。贊父初葬蘇州，至是欲合葬，上侍中使護其柩車至洛，其禮遇如此。案公免喪後除官，在

貞元六年初，故知丁母憂約在三年也。

貞元四年戊辰。三十五歲。六月徵虞士陽城為諫議大夫。

貞元五年己巳。三十六歲。春以董晉竇參同平章事。

貞元六年庚午。三十七歲。舊紀：二月丙戌，以中書舍人陸贄權兵部侍郎。舊傳：免喪，權知兵部侍郎，依前

充學士，申謝曰：贄伏地而泣，德宗為之改容敘慰。思遇既隆，中外屬意為輔弼，而宰相竇參素忌贄，贄亦短參

之所為，言參黷貨，由是與參不平。

貞元七年辛未。三十八歲。舊傳：七年罷學士，正拜兵部侍郎，知貢舉。時崔元翰梁肅文藝冠時，贄輪心於肅，

肅與元翰推薦藝實之士，昇第之日，雖眾望不愜，然一歲選士，纔十四五，數年之內，居臺省清近者十餘人。

新書歐陽詹傳：「舉進士，與韓愈李觀李絳崔羣王涯馮宿庾承宣聯第，皆天下選，時稱龍虎榜。」又崔羣傳

「未冠舉進士，陸贄主貢舉，梁肅薦有公輔才，擢甲科。」韓愈與祠部陸員外書：「往者陸相公司貢士考

文章甚詳，愈時亦幸在得中，其後一二所與及第者，皆赫然有聲。原其所以，亦由梁補闕肅王郎中礎佐之，梁

舉八人，無有失者，其餘則王皆與謀焉。陸相之考文章甚詳也，待梁與王如此不疑也，梁與王舉人如此之當

也，至今以為美談。」案：試題明水賦，得進士韓愈等二十三人。舊傳：既與二吳不協，漸加浸潤，恩禮稍薄，及

通元敗，上知誣罔遂復見用。權德輿序：翰林學士吳通元每切中傷，陰結延齡，互言公短。新書：吳通元傳

「與弟通微見贊驟擢，頗媚恨。」贊自恃勁正，屢短通元於帝，即建言承平時，工藝書畫之冗，皆待詔翰林而

無學士，至德以來，命集賢學士入禁中草書詔，今四方無事，制書宜歸中書舍人，請罷學士，帝不許。貞元七年，

通元拜諫議大夫，大怨望。贊與竇參交惡，參從子申從舅嗣號王則之，共危贊，則之飛謗云：「贊試進士受賄

謝。」帝惡誣構，大怒，罷參宰相，逐則之，通元、贊遂相矣。

貞元八年壬申三十九歲。春，汴宋帥劉元佐卒，軍中立其子士甯。夏，賜諫議大夫吳通元死，貶竇參爲郿

州別駕。舊書：四月乙未，以尙書左丞趙憬兵部侍郎陸贄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舊傳：贄久爲

邪黨所擠，因而得位，意在不負恩獎，悉心報國，以天下事爲己任。上即位之初，用楊炎盧杞秉政，樹立朋黨，排

擯夏善，卒致天下沸騰，鑿與奔播，懲是之失，貞元已後，雖立輔臣，至於小官除擬，上必再三詳問，久之方下。及

贄知政事，請許臺省長官自薦屬官。請許臺省長官自薦屬吏狀。新書：贄秉政始，請臺閣長官得自薦其屬，

有不職坐舉者，帝初許之。或曰：諸司所引，皆親黨招賂遺，無實才，帝復詔宰相自擇，贄奏言：請遣使臣宣撫

諸道遭水州縣狀。通鑑：河南北江淮荆襄陳許等四十餘州大水，溺死者二萬餘人，贄請遣使賑撫。論淮西

管內水損處，請同諸道遣宣慰使狀。論嶺南請於安南置市舶使狀。通鑑：嶺南節度使奏海舶珍異，多就安

南市易，欲遣判官就安南收市，乞命使，贄上言：論宣令除裴延齡度支使狀。通鑑：上欲用司農少卿裴延

齡爲度支，贄謂延齡誕妄小人，用之駭物聽上，不從。請減京東水運收腳價於緣邊州鎮儲蓄軍糧事宜狀。

通鑑：贄上言以邊儲不贍，由於措置失當，蓄斂乖宜。論齊映齊抗官狀。舊紀：八年以齊抗爲潭州刺史，湖南

觀察使齊映爲洪州刺史，江西觀察使。權德輿序：公以少年入侍內殿，特蒙知遇，不可與衆浮沉，苟且自愛，

事有不可必諍之。上察物太精，躬臨庶政，失其大體，動與公違，姦諛從而間之，屢至不悅。親友或規之，公曰：「

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吾所學，不恤其他。公精於吏事，斟酌剖決，不爽銖銖，其經綸制度，具在德宗實錄。韓愈順宗實錄：八年春，平章事始令吏部每年集選人。舊事，吏部每年集人，其後遂三年一置選。選人狃至，文書多不了，尋勘真偽紛雜，吏因得大爲姦巧，選士一蹉跌，或至十年不得官，而官之闕者，或累歲無人。贄令吏部分內外官員爲三分，計闕集人以爲常，其弊十去七八，天下稱之。

貞元九年癸酉。四十歲。舊紀：故事，宰相秉筆決事，每人十日一易，至是賈耽趙憬陸贄盧邁同平章政事，百寮有所關白，更相讓而不言，始詔定旬日秉筆，後詔每日更秉筆。十一月冬至，大禮大赦制。謝密旨因論所宣事狀。通鑑：上諭贄要重之事，勿對趙憬陳論，當密封手疏。苗粲兄弟宜改外官，又卿清慎太過，諸道饋遺受亦無傷。贄上奏。論緣邊守備事宜狀。通鑑：贄上奏，論備邊六失，以爲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於兵衆，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遙制。商量處置寶參事體狀。通鑑：上怒欲殺寶參，贄上奏，以爲參罪不至死。且朝廷大臣，不可誅之無名。又奏議寶參等官狀，請不簿錄寶參莊宅狀。請依京兆所請折納事狀。論度支令京兆府折稅市草事狀。議汴州逐劉士甯事狀。請不與李萬榮汴州節度使狀。通鑑：上議李萬榮逐劉士甯除一親王充節度使，令萬榮知留後。贄復上奏。請還田緒所寄撰碑文馬絹狀。節度使田緒送馬一匹，絹二千匹，先奉旨爲其亡父承嗣撰遺愛碑文。贄以承嗣阻兵犯命，靡惡不爲，請還馬絹以卻之。

貞元十年甲戌。四十一歲。論左降官準赦合量移劄子，再奏量移官狀。三進量移官狀。通鑑：贄以郊禮赦下，已近半年，而寬謫者尙未霑恩，乃爲三狀擬進。請邊城貯備米粟等狀。去歲版築五原，大興師旅。案舊紀：貞元九年築鹽州城。鹽州卽五原，見新書地理志。論裴延齡姦書通鑑：十一月，壬申，贄極陳延齡姦詐，數其罪惡，書奏，上不悅，待延齡益厚。論朝官闕員及刺史等改轉倫序狀。均節賦稅恤百姓凡六條。第一條論兩稅之弊，須有釐革。第二條請兩稅以布帛爲額，不計錢數。第三條論長吏以增戶加稅闢田爲課，續第四條

論兼井之家，私斂重於公稅。舊傳：十年十一月，除太子賓客，罷知政事。贊性畏慎，及策免私居，朝謁之外，不

通賓客，無所過從。韓愈順宗實錄：宰相趙憬，本贊所引同對，嫉贊之權，密以贊彈事告延齡。延齡益得以為

計，由是天子益信延齡，而不直贊，竟罷贊相，以為太子賓客。

貞元十一年乙亥。四十二歲。舊傳：十一年春旱，邊軍芻粟不給，具事論訴。延齡言贊與張滂、李充等搖動軍

情，德宗怒將誅贊等四人。會諫議大夫陽城等極言論奏，乃貶贊為忠州別駕。贊在忠州十年，常閉關靜處，人

不識其面，復避謗不著書，家居瘴鄉，人多瘡疫，乃鈔撮方書為陸氏集驗方五十卷，行於代。後薛延為忠州刺

史，朝辭曰：德宗令宣旨慰安，而韋皋累上表，請以贊代已。

貞元十二年丙子。四十三歲。

貞元十三年丁丑。四十四歲。

司馬光稽古錄：上自陸贄罷相後，事無大小，皆自決之，宰相奉行文書而已。然

所論謀倚信者，皆纖邪之人，裴延齡及京兆尹李實、翰林學士韋執誼等，毀譽任情，賞罰益紊焉。又令中官掌

宮市，強買人物，京師苦之。

貞元十四年戊寅。四十五歲。

貞元十五年己卯。四十六歲。

貞元十六年庚辰。四十七歲。

貞元十七年辛巳。四十八歲。

貞元十八年壬午。四十九歲。

貞元十九年癸未。五十歲。

貞元二十年甲申。五十一歲。

陸宣公年譜

一四

順宗永貞元年，乙酉。五十二歲。舊紀：貞元二十一年，春正月，癸巳，上崩，丙申發喪，皇太子卽位，永貞元年。
舊傳：順宗卽位，與陽城鄭餘慶同詔徵還，詔未至，而贊卒，時年五十二。贈兵部尚書，諡曰宣。子簡禮登進士第，累辟使府。

陸宣公翰苑集目錄

卷一 制誥

奉天改元大赦制……………一
平朱泚後車駕還京大赦制……………三

卷二 制誥

貞元改元大赦制……………六
冬至大禮大赦制……………八

卷三 制誥

貞元九年冬至大禮大赦制……………二
蝗蟲避正殿降免囚徒德音……………四
誅李懷光後原宥河中將吏并招諭淮西詔……………五
誅李希烈後原宥淮西將吏并授陳仙奇節度詔……………七
重原宥淮西將士詔……………八

卷四 制誥

賑卹諸道將吏百姓等詔……………一九

優卹畿內百姓并除十縣令詔……………一九

重優復興元府及洋鳳州百姓等詔……………二一

議減鹽價詔……………二一

賜京畿及同華等州百姓種子賑給貧人詔……………二二

賜將士名奉天定難功臣詔……………二二

改梁州爲興元府升洋州爲望州詔……………二三

卷五 制誥

奉天遣使宣慰諸道詔……………二四

收復京師遣使宣慰將吏百姓詔……………二五

平淮西後宴賞諸軍將士放歸本道詔……………二五

加王武俊李抱真官封并招諭朱滔詔……………二六

招諭淮西將吏詔……………二七

招諭河中詔……………二八

安撫淮西歸順將士百姓勅……………二九

甄獎陷賊守節官詔……………二九

令百寮議大禮期日詔……………三〇

| | |
|------------|----|
| 不許諸軍侵擾勅 | 三〇 |
| 放淮西生口歸本質勅 | 三〇 |
| 令諸道募靈武鎮守人詔 | 三〇 |

卷六 制誥

| | |
|--------------|----|
| 冊淑妃王氏爲皇后文 | 三一 |
| 冊嘉誠公主文 | 三一 |
| 冊蜀王妃文 | 三一 |
| 冊杞王妃文 | 三一 |
| 告謝昊天上帝冊文 | 三三 |
| 告謝元宗廟文 | 三三 |
| 告謝肅宗廟文 | 三三 |
| 告謝代宗廟文 | 三四 |
| 祭大禹廟文 | 三四 |
| 策問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 | 三五 |
| 策問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 | 三六 |
| 策問識洞韜略堪任將帥科 | 三六 |
| 答宰臣請停大禮表 | 三七 |

答百寮請停大禮表……………三七

答百寮請停大禮第二表……………三八

答百寮請停大禮第三表……………三八

答百寮賀利州速理木表……………三八

答宰臣請復御膳表……………三九

答百寮請復御膳表……………三九

卷七 制誥

李晟司徒兼中書令制……………三九

蕭復劉從一姜公輔平章事制……………四〇

張延賞中書侍郎平章事制……………四〇

渾瑊侍中制……………四一

盧翰劉從一門下中書侍郎平章事制……………四二

劉滋崔造齊映平章事制……………四二

李納檢校右僕射平章事制……………四三

韓滉檢校左僕射平章事制……………四三

李勉太子太師制……………四四

姜公輔左庶子制……………四四

| | |
|---------|----|
| 崔造右庶子制 | 四四 |
| 盧翰太子賓客制 | 四四 |

卷八 制誥

| | |
|-----------------|----|
| 賈耽東都留守制 | 四五 |
| 崔縱東都留守制 | 四五 |
| 普王荆襄江西等道兵馬都元帥制 | 四六 |
| 馬燧渾瑊副元帥招討河中制 | 四六 |
| 李晟鳳翔隴西節度兼涇原副元帥制 | 四八 |
| 劉洽檢校司空充諸道兵馬都統制 | 四八 |

卷九 制誥

| | |
|-------------------|----|
| 渾瑊京畿金商節度使制 | 四九 |
| 杜亞淮南節度使制 | 四九 |
| 度王申光隨蔡等州節度使制 | 五〇 |
| 唐朝臣振武節度使論惟明廊坊觀察使制 | 五〇 |
| 韓滉加檢校右僕射制 | 五一 |
| 嘉王橫海軍節度使制 | 五一 |

| | |
|------------|----|
| 馬燧李皋實封制 | 五一 |
| 韓滉度支鹽鐵轉運使制 | 五二 |
| 李叔明右僕射制 | 五二 |
| 李澄贈司空制 | 五三 |
| 除鄧州歸順官制 | 五三 |
| 李納檢校司空制 | 五四 |

卷十 制誥

| | |
|--------------|----|
| 賜李納王武俊等鐵券文 | 五四 |
| 賜安西管內黃姓纛官鐵券文 | 五五 |
| 慰問四鎮北庭將吏勅書 | 五五 |
| 與回紇可汗書 | 五六 |
| 賜吐蕃將書 | 五六 |
| 賜吐蕃宰相尙結贊書 | 五七 |
| 賜尙結贊第二書 | 五八 |
| 賜尙結贊第三書 | 五八 |

陸宣公翰苑集

卷一 制誥赦宥

奉天改元大赦制（平朱泚後改建中五年爲興元元年）

門下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己濟人，不吝改過。朕嗣守丕構，君臨萬方，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誠莫追於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復於將來。明徵厥初，以示天下。惟我烈祖，邁德庇人，致俗化於和平，拯生靈於塗炭。重熙積慶，垂二百年。伊爾卿尹，庶官洎億兆之衆，代受亭育，以迄於今。功存於人，澤垂於後。肆予小子，獲纘鴻業，懼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長於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察征戍之勞苦。澤靡下究，情不上通。事既壅隔，人懷疑阻。猶昧省己，遂用興戎。徵師四方，轉餉千里。賦車籍馬，遠近騷然。行齋居送，衆庶勞止。或一日屢交鋒刃，或連年不解甲冑。祀奠乏主，室家靡依。生死流離，怨氣凝結。力役不息，田萊多荒。暴命峻於誅求，疲眈空於杼軸。轉死溝壑，離去鄉閭。邑里邱墟，人煙斷絕。天譴於上，而朕不悟。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興都邑。賊臣乘釁，肆逆滔天。會莫愧畏，敢行凌逼。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辱於祖宗，下負於黎庶。痛心覩貌，罪實在予。永言愧悼，若墜深谷。賴天地降祐，神人叶謀。將相竭誠，爪牙宣力。屏逐大盜，載張皇維。將宏承圖，必布新令。朕晨興夕惕，惟念前非。乃者公卿百寮，累抗章疏，猥以徵號，加於朕躬。固辭不獲，俯遂輿議。昨因內省，良用矍然。體陰陽不測之謂神，與天地合德之謂聖。願惟淺昧，非所宜當。文者所以成化，武者所以定亂。今化之不被，亂是用興。豈可更徇羣情，苟膺虛美。重余不德，祇益懷慙。自今以後，中外所上書奏，不得更稱聖神文武之號。夫人情不常，繫於時化。天道既隱，亂獄滋豐。朕既不能宏德，導人又不能一法齊衆。苟設密網，以羅非辜。

爲之父母，實增愧悼！今上元統曆，獻歲發生，宜革紀年之號，式敷在宥之澤，與人更始，以答天休，可大赦天下，改建中五年爲興元元年。自正月一日昧爽以前，大辟罪已下，罪無輕重，咸赦除之。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有以忠勞任膺將相，有以勳舊繼守藩維，朕撫馭乖方，信誠靡著，致令疑懼，不自保安，兵興累年，海內騷擾，皆由上失其道，下罹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屈已宏物，予何愛焉？庶懷引慝之誠，以洽好生之德。其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及所管將士、官吏等，一切並與洗滌，各復爵位，待之如初，仍卽遣使，分道宣諭。朱滔雖與賊泚連坐，路遠未必同謀，朕方推以至誠，務欲宏貸，如能効順，亦與惟新。其河南北諸軍兵馬，並宜各於本道自固封疆，勿相侵軼。朱泚大爲不道，棄義蔑恩，反易天常，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所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其應被朱泚脅從將士、官吏、百姓及諸色人等，有遭其扇誘，有迫以兇威，苟能自新，理可矜宥。但官軍未到京城以前，能去逆効順，及散歸本道者，並從赦例，原免一切不問。天下左降官，卽與量移，近處已量移者，更與量移。流人、配隸及藩鎮効力，并緣罪犯，與諸使驅使官，兼別勅諸州縣安置，及得罪罪人家口，未得歸者，一切放還。應先有痕累禁錮，及反逆緣坐，承前恩赦所不該者，並宜洗雪。亡官失爵，放歸勿齒者，量加收敘。人之行業，或未必兼，構大廈者，方集於羣材；建奇功者，不限於常檢；苟在適用，則無棄人。沉黜免之人，沉鬱既久，朝過夕改，仁何遠哉？流移降黜，亡官失爵，配隸人等，有材能著聞者，特加錄用，勿拘常例。諸軍使諸道赴奉天，及進收京城將士等，或百戰摧敵，或萬里勤王，扞固全城，驅除大憝，濟危難者，其節著，復社稷者，其業崇，我圖爾功，特加彝典，錫名疇賦，永永無窮，宜並錫名，奉天定難功臣。身有過犯，遞減罪三等，子孫有過犯，遞減罪二等，當戶應有差科使役，一切蠲免。其功臣已後，雖衰老疾患，不任軍旅，當分糧賜，並宜全給，身死之後，十年內仍回給家口，其有食實封者，子孫相繼，代代無絕。其餘敘錄及功賞條件，待收京日，並準去年十月十七日、十一月十四日勅處分。諸道諸軍將士等，久勤扞禦，累著功勳，方鎮克甯，惟爾之力！其應在行營者，並超三資與官，仍賜勳五轉，不離鎮者，依資與官，賜勳三轉，其累加

勳爵仍許同授周親。內外文武官，三品已上，賜爵一級；四品已下，各加一階；仍並賜勳兩轉。見危致命，先哲攸貴；掩骼薶骨，禮典所先。雖効用而或殊，在惻隱而何閒？諸道將士有死王事者，各委所在州縣，給遞送歸本管官爲葬祭。其有因戰陣殺戮，及擒獲伏辜，暴骨原野者，亦委所在逐近便收葬。應緣流貶及犯罪未葬者，並許其家各據本官品以禮收葬。自頃軍旅所給，賦役繁興，吏因爲姦，人不堪命，咨嗟怨苦，道路無聊，汙可小康，與之休息。其墊陌及稅閉架、竹木、茶漆、推鐵等諸色名目，悉宜停罷。京畿之內，屬此寇戎，攻劫焚燒，靡有甯室。王師仰給，人以重勞，特宜減放今年夏稅之半。朕以兇醜犯闕，遽用於征，爰度近郊，息駕茲邑。軍儲克辦，師旋攸甯。式當褻旌，以志吾過。其奉天宜升爲赤縣，百姓並給復五年。尙德者，教化之所先；求賢者，邦家之大本。永言茲道，夢想勞懷。而澆薄之風，趨競不息；幽棲之士，寂寞無聞。蓋誠所未孚，故求之未至。天下有隱居行義，才德高遠，晦跡邱園，不求聞達者，委所在長吏具姓名聞奏，當備禮邀致。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及博通墳典，達於教化，并洞識韜鈴，堪任將帥者，委常參官及所在長吏聞薦。天下孤老、鰥寡、惻獨不能自活者，並委州縣長吏量事優恤。其有年九十已上者，刺史、縣令就門存問。義夫節婦、孝子順孫、旌表門閭，終身勿事。大兵之後，內外耗竭，貶食省用，宜自朕躬！當節乘輿之服御，絕宮室之華飾。率已師儉，爲天下先。諸道貢獻，自非供宗廟軍國之用，一切並停。應內外官有冗員，及百司有不急之費，委中書門下，卽商量條件，停減聞奏。布澤行賞，仰惟舊章；今以餘孽未平，幣藏空竭，有乖慶賜，深愧於懷。赦書有所未該者，委所司類例條件聞奏。敢以赦前事相言告者，以其罪罪之。亡命山澤，挾藏軍器，百日不首，復罪如初。赦書日行五百里，布告遐邇，咸使聞知！

平朱泚後車駕還京大赦制

門下：致理之體，先德後刑，禮義興行，故人知恥格；教令明當，則俗致和平。然後姦慝不萌，暴亂不作，古先哲

后莫不由斯！國家受命百七十載，入聖儲慶，敷佑下人，邁種寬大之德，累蠲苛酷之令，蓋仁之所積者厚，故澤之所流者深。茲予小子，獲主重器，情於理亂之本，溺於因習之安，授任不明，賞罰乖當。立法以齊衆，而犯命愈甚；興戎以除害，而長亂益繁。賊臣蓄姦，乘聲竊發；九廟乏祀，兆人靡依。猘獠肆其吞噬，豺狼穴於宮闕。歲未云半，載罹播遷；仰慚穹昊，俯愧臣庶。敢愛寶越，苟全眇躬。誠懼益縱寇讎，重辱宗社；忍取誓志，庶補前修。賴億兆宅心，不忘先德；諸帥戮力，恭行天罰。俾余寡昧，再膺多祐。總乾綱於既紊，復天柱於將傾。言旋鍋京，不改舊物；宗祧有序，朝享有期；責重慶多，深增感惕。嗚呼！君者所以撫人也，君苟失位，人將安仰？朕既不德，致寇興禍；使生靈無告，受制兇威，苟全性命，急何能擇。或虧廢名節，或貪冒貨利，陷於法網，事匪一端，究其所由，自我而致；不能撫人以道，乃欲繩之以刑，豈所謂恤人罪己之誠，含垢布和之義，滌清汚俗，咸與更新，可大赦天下。自興元元年七月二十三

日昧爽已前，大辟罪已下，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見繫囚徒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今年五月二十八日已前，左降官卽與量移，未復資者更與移近處。流人及犯配隸，藩鎮効力，並卽放還。亡官失爵，放歸不齒者，量加收敘；未復資者，更與進改。其黜免人等，有素著行能，傍連譴累，特加錄用，勿以爲負。不有忠者，誰復社稷；不有勞者，誰從巡狩；連帥之重，所以殿邦禦侮也；二千石之任，所以分憂共理也。方鎮將校，勤奉戎役，中外寮吏，恪居官次，國有大慶，所宜同之。內外文武，及致仕官三品已上，賜爵一級。四品已下，加一階，仍並賜勳兩轉。司徒兼中書令晟，英特傑立，光輔中興，再定皇都，一匡天下，推恩之典，貽慶無窮。宜與一子五品正員京官侍中璉，沉遠忠厚，服勞王家，保全危城，翦除大憝，嘉乃茂績，次於寵章。宜與一子六品正員京官鎮國軍潼關節度使檢校右僕射駱元光，京畿渭南商州節度使檢校右僕射尚孤，鄆甯等州節度使檢校右僕射韓遊瓌，奉天行營諸軍節度使檢校右僕射戴休顏，咸東大節，著於艱難，同勳叶忠，翼我興運。宜各與一子七品正員官。諸道節度使及行在都知兵馬使興元扈從左右金吾大將軍金吾六軍大將軍等，各與一子八品正員官。諸道團練觀察處置等

使各與一子，九品正員官應諸軍赴上都收復將士等，俱以純誠奮其勇節，連年帶甲，百戰摧鋒，有忘身以効命，有滅親以徇義，誓平國難，如復私讎，競揚貔虎之雄，克清象境之孽，策勳行賞，傳嗣榮親，播乃功名，與國終始。自去年冬已來，未經甄敘者，卽與超入資改轉，已經甄敘者，更與超三資進改。三品已上，祖父母在先無官封者，量與致仕官及邑號亡者，並與追贈四品已下，父母在先無官封者，亦授致仕官及邑號亡者，與追贈。其賞錢委所司卽依元勅支給。應扈從將士三品已上，賜爵兩級，四品已下，各加兩階，仍並賜勳。其祖父母官封追贈，並準收京城將士例處分。應扈從官普恩之外，三品已上，賜爵兩級，四品已下，各加兩階，仍普賜勳三轉。其祖父母、父母封贈，並準收京城例處分。應扈從官普恩之外，三品已上，更加爵一級，四品已下，更加一階。若常參官祖父母、父母在，先無官封者，量授致仕官及邑號亡者，與追贈諸州刺史普恩外，賜爵一級。諸道進奏陪位者，更加一階。其奉天定難及元從功臣，宜令本軍本使卽定名聞奏，所司各準元勅優賞。其諸道軍鎮及行營將士三品已上，賜爵一級，四品已下，加一階。仍準今年正月一日制，速與甄敘。成德、淄、青、魏、博等節度，并諸軍應歸順將士等，各蘊誠義，積著功勞，由朕失於撫綏，頃歲暫懷疑阻，尋能勵節，不替舊勳，是資宴犒，俾洽王澤。宜委所司卽約額支計，各賜錢物賞設，仍委本節度準前後勅速條疏甄敘。其朔方并諸軍，應在河中管內及同州將士等，自遠赴難，解其重圍，念茲功勞，並未酬報，雖遭脅制，情有可矜，應到行營未經甄敘者，並準元勅超五資改轉。其賞錢比收京城將士例，各給一半。委本軍兵馬使條錄名銜聞奏，所司支計給付。其食實封者，亦便配額，令其請受。應天下諸道軍將士等，如有年老及疾患，延弱不任軍旅，願歸鄉里者，並給終身優復。州縣切加安存，勿令侵擾。如無家可歸者，給田宅，使得存濟。見危致命，先典所尚，況忠衛社稷，殺身成功，朕於斯人，義有加等。贈太尉秀實，天授貞烈，沮茲姦邪，蒼黃之中，獨蘊雄斷，將紓國難，詭收寇兵，兇謀旣虧，吾事果濟。忠誠奮發，手擊渠魁，英風凜然，振邁千古。宜卽差官致祭，并旌表門閭，府縣護其喪事，緣葬所要，一切官供，仍於墓所官爲立碑，以揚徽烈。其所賜實封

五百戶，嫡子正員三品官，諸子授正員五品官，委中書門下，卽準元勅處分。應諸道諸軍將士，有身死王事者，委本道本使具名銜聞奏，卽與褒贈，仍以在身官爵授其子孫。內外文武官及諸親、諸色人等，有橫遭逆賊殺害者，各聽其家及親識人於所司陳牒勘實聞奏，亦與追贈，如跡著忠烈，衆所明知，仍訪其子孫，量加優恤。尙齒養老，王風之首，三代制理，未或遺年。朕將遵古典以興化，本人心而教孝，用優秩賜式，慰里閭。京兆府耆壽年八十已上，並與板授刺史，仍賜紫八十已下，及諸州府耆壽年八十已上，並與板授本縣令，仍賜緋。天下侍（待字疑）老耆壽，亦各與板授官，如年九十已上者，州縣長吏，歲時躬親省問，貧弱不能自存者，量賜粟帛。頃屬多難，人流俗弊，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飢饉，賦役繁起，農桑失時，哀哉！羶人，况可小息？然以國計猶歎，軍實靡充，未盡復除，良增愧悼！應天下建中四年年終已前，所有諸色逋欠，在百姓復內者，一切放免。百司及諸軍，諸使舉放利錢，今年六月已前，百姓欠負未納者，亦並停徵。京兆府百姓，普恩外，給復一年。其供頓官吏，委京兆尹類例具名銜聞奏，量與優獎。古者計戶以署吏，因時而建職，既不乏事，亦無冗員。今田畝汙萊，版圖凋耗，齊人編戶，託庇官曹，貪吏猾胥，誘爲囊橐，啓茲墮業，爲害尤深！應在京百司色役人及流外等，委御史大夫，卽與諸司使長官審詳商議，據見所掌事之閑劇，定額聞奏，仍校名送中書門下，務從減省，副朕憂人，以後應須署置，並定名先奏，仍承爲常式。今年正月一日，赦書節目有所未行者，所司並舉而行之。赦書或有不該，卽比類條件聞奏，敢以赦前事相言告者，以其罪罪之。亡命山澤，挾藏軍器，百日不首，復罪如初。赦書日行五百里，布告遐邇，咸使聞知。

卷二 制誥赦宥

貞元改元大赦制（興元二年正月一日）

門下王者體元立極，欽若乎天地，纂業承統，嚴奉於祖宗；用能百神允諧，兆庶永賴，立國之本，斯其大經。朕

燭理不明，遠道招損，往遭多難，淪陷國都，天地宗祧，曠而莫主，則是欽若嚴奉之義缺矣，甚用懼焉！洎復京師，遽將告謝，有司以人力耗數，禮物廢墜，日居月諸，歲聿云暮，卜其吉日，俯在上春，齊心永懷，坐以待曙，而百辟卿士，抗疏上言，咸謂「人心未甯，不足以盡敬，寇孽猶在，不足以告功。」迫於羣情，俯仰誠願，郊廟孔邇，瞻言莫從，悼心慚顏，胡甯自處，重以和平未洽，災沴荐臻，去歲旱蝗，兩河爲甚，人流不息，師出靡居，加之徵求，因之以荒饑，困窮殍餒，轉死邱墟，關輔之閒，冬無積雪，土膏未發，宿麥不滋，詳思咎徵，有爲而致，兵戎之後，餘糧尙存，獄犴之中，深冤未釋。又河中淮右，逆將阻兵，汗脅齊人，陷之死地，雖欲自雪，厥路無由，抱義銜冤，足傷和氣。此皆由朕爽德，播災於人，爲之父母，實用愧取！今元陰已謝，春日載陽，勾萌畢伸，幽蠶咸震，思與海內同心，自新發號，更元用符，天意宜改，興元二年，爲貞元元年。自正月一日昧爽已前，大辟罪已下，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繫囚見徒，罪無輕重，咸赦除之。先準勅令量移，收敘人，所司據節文速與處分。應河中脅從將士，多是奉天赴難功臣，本居朔陞，夙尚忠節，豈以一夫誑誤，棄其累代勳庸，朕於此軍，尤所不忍，特宜洗滌，待以初誠。自非與官軍決戰，死於鋒刃，其餘雖臨陣擒獲，亦從釋放，棄逆歸順者，在身先有官爵實封，一切如舊，仍準前後勅，所在便給賞錢，并與甄敘。如有因危効節，建立殊庸，量其事績，特加獎擢。李懷光若能翻然悔過，束身赴朝，念其嘗有大勳，必當終始全護，仍準前勅，授之官封，朕於功臣，庶亦無負。淮西將吏百姓等，皆被劫制，久爲匪人，詢事原情，諒非獲已，今王師四合，計日誅夷，玉石俱焚，用增惻憫。宜令諸道進軍之日，唯存首惡一人，其餘徒黨，悉從原宥。如有歸順及立功者，並準河中將士例褒獎。夫爲國之要在於審官，共理分憂，守宰彌切，闔境性命，繫乎其人。將使里閭無愁苦之聲，風俗興廉讓之教，得不慎，東毫彥，寄之化源。自今已後，諸州刺史，有闕中書門下於朝官中，精擇有理人才術者授之。如刺史縣令，在任頻年，課績尤異者，擢授侍郎給舍，郎官御史，中外迭處，用觀其能，賞罰必行，期於競勳。自頃選曹署吏，唯以書叛求人，務聘浮華，莫稽實行，且能言者，不必適用，蘊用者，或未能言，凡爲擇人，其在精

要，宜令清責。常參官每年於吏部選人中，各舉所知一人，堪任縣令、錄事、參軍者，所司依資敘注擬，便於甲曆之內，具標舉主名銜，仍牒報御史臺。如到任後，政尤異者，有贓犯事跡著明者，所司錄舉官姓名聞奏，以爲褒貶。其內外員及京城諸使名目，委御史審勘會商量，并省停減，仍集百寮定議，務從簡約，息費使人。其京官職田及息利官錢等，黠吏詆欺，移易疆畔，或貧人轉徙，捕繫親鄰，日月滋深，耗弊彌甚，亦令百寮議其折衷，擇善而行。往以賦役殷繁，人不堪命，定爲兩稅，事額易從，比屬軍興，或踰始制，法無所守，吏益爲姦，哀我勞人，乞可小息。自諸道州府除兩稅外，應有權宜科率，差使一切悉停。京畿及近縣所欠百姓和糴價直，委度支即勘會支給。諸道非臨寇賊州縣，自冬已來，點召官健子弟，並宜放散，任營生業。應經陷賊州縣，百姓屋宇被焚毀，并貧病老弱，及禮傷損之類，所在量加優恤，使得安存。天下名山大川，并自古聖帝明王賢臣烈士祠廟墳墓，各委當處長吏，擇日致祭，必資精潔，以達志誠。班制有差，所以序賢也。廩秩有等，所以明勸也。今或高卑失序，中外相踰，至於卿士之家，尙罹凍餒之患，忠信重祿，豈其然耶？內外官祿及俸錢、手力、雜給等，委中書門下度支，即參詳定額聞奏。應赴奉天及收城將士等，並功存社稷，節著艱危，中心藏之，豈忘酬報？頃緣府藏空竭，賞給未周，乃眷勳臣，實用增愧。應準元勅，合請賞錢。人委所司節減在官及百司費用，據所有財物，遠與給付。應在京城及諸道立功將士等，先有詔旨，並許甄升。所司勘會淹歷時月，委中書門下，即準元勅處分。諸軍行營并河中朝邑被脅從將士家口在京及諸州府者，宜令本道節度觀察使安存賑恤，各令優給。應諸軍使立仗，見在城將士等，共賜七萬匹。制書有未該備，所司速比類條件聞奏。敢以赦前事相言告者，以其罪罪之。亡命山澤，挾藏軍器，百日不首，復罪如初。赦書日行五百里，遐邇咸知。

冬至大禮大赦制（貞元元年十一月）

門下：君天下者，受命於天地，繼業於祖宗，致其誠心，惟敬與孝；違敬莫大乎廢祀，虧孝莫大乎黷神。朕以眇身，屬承大統，縱欲敗度，浸生厲階，兵連禍深，變起都邑，六師播蕩，九服震驚，郊廟園陵，陷於凶逆，神人乏主，將迨周星，列聖大業，幾墜於地，違虧敬孝，罪由朕躬，撫臨萬邦，甚用自愧，側身思咎，庶補將來，股肱元臣，比義叶德，爪牙衆士，戮力同心，誅大憝而都邑廓清，蕩逋寇而關河底定，茲再與王公卿尹，洎億兆之人，備其盛容，修其禮物，薦誠清廟，展敬園丘，陳謝罪僭，告雪愼取，感慕慙惕，若無所容，上帝顧懷，再新景命，豈伊匪德，獨荷鴻休，思與普天，誕膺多福，可大赦天下，自貞元元年十一月十一日昧爽已前，大辟已下，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繫囚見徒，罪無輕重，常赦不原者，咸赦除之。左降官量移近處，流人及藩鎮効力，並卽放還，應有痕玷禁錮，前後恩赦，節文未該及者，亦宜洗雪，勿以爲累。李希烈僭逆不道，誠所難容，朕憫念蒼生，務息征討，頻有詔命，許其自新，若能歸降，依前勅待以不死。淮西管內將士、官吏、百姓等，一切原宥，與之如初；先有官封，亦皆復舊；如能特建功勳者，當別抽擢；若家口親屬在諸道者，長吏綏撫，各使安存。其歸順百姓，仍委節度、觀察使、刺史給空閑地，任便安居，優復終身，務令全濟，待事平已後，聽歸本貫。天下百姓，去年十二月已前，欠負官稅、官租，及諸色人逋懸，一物已上，但不在官典復內者，一切免放。內外文武官見任及致仕官三品已上，賜爵三級；四品已下，加一階。天下諸使、諸將、軍士三品已上，賜爵一級；四品已下，加一階；白身人賜勳三轉。自頃兇渠倡亂，逆臣附姦，保據國都，憑陵旬服，朕出次郊邑，再遷巴梁，險阻艱難，靡不經歷，暴亂之後，仍彰烈士之功，憂危之中，方見直臣之節，錄勳進善，其可彈忘。應奉天興元元年，扈從立功，并收京城將士食實封者，各隨文武，與一子官，餘並加兩階，仍賜勳三轉。其文武百官應扈從到興元府者，五品已上，賜爵一級；六品已下，加一階；合入三品、五品者，不拘考限聽敘。其五品已下，父母未經追贈者，與追贈。應平河中將士，卽準元勅，速與甄獎。自建中四年已來，有身死王事，義烈著明，未經褒贈者，本道卽具名銜事跡聞奏。諸道有解退官健，州府長吏切務安存，仍量以空閑田地給付，免其差役。

任自營生。社稷之勳，以輔興王業；統帥之任，以總制戎麾；參袞職者，其德崇；授旄節者，其功大。方鎮乃國之垣翰，禁衛實予之爪牙。尹京實賴於肅清，主計尤資於辦集。所頒慶澤，宜越常倫。司徒兼中書令晟，宜與一子五品正員官，并四品階。諸道副元帥與一子六品正員官。中書門下平章事，充節度使，各與一子七品正員官。節度使及神策兵馬使，六軍統軍金吾六軍大將軍，判度支侍郎，各與一子八品正員官。都團練、都防禦等使，京兆河南尹，金吾六軍將軍，殿前射生兵馬使，各與一子九品正員官。多難以來，三十餘載，克平禍亂，屬在戎臣，或節著艱危，或勳高戰伐，受任雖專於總帥，成功亦賴於羣材。懋賞推恩，宜加裔嗣。諸道大將功業崇高者，各與一子官。本使即詳定錄名聞奏。副元帥都統兼節度下，每道各二十人；都團練、都防禦使下各十人。如大將子孫之中，有藝業優長，性行純確者，本使具狀聞薦，仍量事資給，令赴上都。朕當隨材授官，以充侍衛。庶使忠臣之後，與國無窮。故尙父子儀，先朝元勳，再復京邑，贈太尉。秀實以死爲國，節冠古今。宜令與子孫一人五品正員官。自至德已後，節度使大將，有忠烈績効著明，其後淪斃者，所司即條錄聞奏。與子孫一人正員官。諸色人應在賊中潛奉神主，頃已甄賞，宜便賜優崇。三品已上，賜爵一級。四品已下，加一階。江淮轉運使，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韓滉，勳精勤職，夙夜在公。漕輓資儲，千里相繼，事無懈素。人不告勞，拯於凶災，厥有成績。可進封晉國公。關畿之內，連歲興戎，薦屬天災，稼穡不稔，穀糴翔貴，烝黎困窮，倉廩空虛，莫之賑贍。每一興念，惘然痛心。宜令度支取江西湖南，見運到襄州米十五萬石，設法般赴上都，以救百姓荒饑。如山路險阻，車乘難通，仍召貧人，令其般運，以米充腳價，務於全活。流庸庶事優饒，副朕勤恤。立國之道，始於親親，所以厚骨肉之恩，明教化之本。沉薦經艱，故宗族漂淪，敦睦之情，有加常典。大長公主，長公主，公主，各與一子七品官。嗣王，郡王，郡主，縣主，各與一子官出身。應陪位皇親，五等已上，諸親，三等已上者，三品已上，賜爵一級。四品五品加一階。六品已下及常選官，散官等，簡選日優與處分，未出身人，量授文武散官。如宗子中有德行才能，宗正卿具名聞奏，當別獎任。致理之本，在乎審官。審

官之由資乎選士；將務選士之道，必精養士之方。魏晉已還，燒風未革，國庠鄉校，唯尙浮華，選部禮闈，不務實行，學非爲己，官必徇人，法且非精，弊將安救？宜令百寮詳思所宜，各修議狀，中書門下參較得失，擇善而行。有虞建官三載考績，在漢爲吏，成長子孫，蓋吏久於官，則人情不苟，官久於事，則理化有成。日者制度廢壞，考課乖舛，淹速靡準，升降無名，欲令庶寮何以懲勸？自今以後，刺史、縣令未經三考，不得改移，其餘非在職績，殊尤亦不得越次遷轉。刺史停替，須待魚書。內外五品已上及常參官，在任年考已深者，卽量才効用，與改中外迭處，以觀其能。夫明目達聰，務廣聞見，或慮懷才抱器，輸忠納諫之倫，地處幽遐，無由自達，永言於此，夢想不忘。應諸色人有長策濟時，忠規匡主，任具陳所見，詣所居之州委刺史，略與討論，觀其旨趣，但有裨治道，不涉私情，便與附驛遞送，朕當親覽。自立兩稅，經今百年，或初定之時，已有偏併，或戶口減耗，舊額猶存，輕重不均，流亡轉甚，委度支卽折衷條理，以卹困窮。古者雖有旱水，人無菜色，皆由儲畜不匱，勸導有方，前代所置義倉，國初亦循其制，備災救乏，甚便於人。卽宜準貞觀故事，天下所墾見田，自上王公，下及百姓，每豐稔之歲，秋夏兩時，州縣長官以理勸課，據頃畝多少，隨所種粟、豆、稻、麥，逐便貯納，以爲義倉。如年穀不登，卽量取賑給。官司但爲其立法勸諭，不得收管，仍各委本道觀察使，逐便宜處置聞奏。敦本厚生，必資播殖，當今所切，莫甚於斯。自今百姓有墾闢田疇，加於常歲者，所加之地，不得輒徵租稅。刺史令長考課，亦以本界墾田多少爲殿最。今年蝗旱損甚，州府開春之後，量給種子，使就農功。天下應荒閑田，有肥沃堪置屯田處，委當管節度使、觀察、都團練、都防禦等使、刺史審細檢行。以諸色人及百姓情願者，使管佃，如部署精當，收穫數多，本道刺史特加褒升，屯田等節度優賞如是。逃戶田地，本主復業，卽却給還，輦穀之下，四方會同，供應旣多，難爲準定，急賦繁役，人何以堪？宜令京兆尹與度支計會，長安萬年兩縣，每季各先支貯備錢五千貫文於縣庫收納，定清幹官專知，應緣卒須別索，及雜供擬并工匠等，縣令與專知官先對給價錢，季終之後，申度支勘會。所是和市和雇，並須先給價錢。兩稅外一物已上，不得科配百姓。

御史臺朝廷紀綱；尙書省治化根本；百度得失，繫乎其人。自頃制勅頒行，所司多不遵守，王臣奉職，豈所宜然？委御史臺左右丞，切糾稽違，無墮朕命。南郊太廟，應職掌行事官，郊廟攝將軍、中郎、郎將及留守、副留守、內定行從官，三品已上，各賜爵一級；四品已下，加一階，並賜勳兩轉。其諸色支供作官司直長上流外灼然要職掌者，並賜勳兩轉。行事室長掌坐齋郎禮生贊者，減二年勞，無勞可減者，簡選日優與處分。崇賢館學生見在者，減帖策各一道。國子監陪位學生，賜勳一轉。介公、公各與一子官，如無子孫，賜物一百匹。神策六軍殿前左右射生、英武威遠皇城左右金吾街使將士，應緣大禮宿衛御樓立仗及守本庫本營者，共賜物若干端匹。天災作沱，深微子衷，踴躍憂慚，罔知攸措。今穀價騰踊，人情震驚，鄉閭不居，骨肉相棄，流離殞斃，所不忍聞。公私之閒，廩食俱闕，既無賑恤，又復徵求，財殫力竭，繼以鞭箠，弛征則軍糧乏贍，厚取則人何以堪。念茲困窮，痛切心骨，思所以濟浩無津涯。補過實在於增修，救患莫如於息費，致咎之本，既由朕躬，謝譴之誠，宜自朕始。宜令尙食所進御膳，每日各減下一半。應宮人等每月惟供給糧米一千五百碩，飛龍廄馬，從今已後，至三十日已前，並減一半料。京兆府應差科百姓及和市和買等諸色目，事無大小，一切並停。公私債負，容待蠶麥熟後徵理。

卷三 制誥 赦宥

貞元九年冬至大禮大赦制

門下：朕以寡德，屬當大統；皇天眷佑，俾主兆人。懼不克承，夙夜祇畏！緬懷前烈，致於昇平；予心浩然，罔知攸濟。小大之務，曷嘗不勤；芻蕘之言，亦莫不敬。慮每存於致理，志常在於恤人。中宵屢興，終食累歎。一事乖張，怒焉疚懷；一夫隳殃，惻若傷體。思與海內同臻大和，息其生業。降心從衆，實匪有辭；克己利人，誠無所恡。然以視聽有極，思慮難周。況乎長自深宮，安於近習，損益之理，甯免過差。幽遠之情，固多未達。由是兢兢，砥礪悔往，修來燭理。

所患於不明；推心庶幾於無負。日慎一日，於今十有五年矣！上靈降監，多士叶誠；五稼屢豐，四鄙不擾；方鎮輯睦，干戈底甯；邊壘繕完，殊方款附。協天地會昌之運，實宗社無疆之休。慶旣荷於元功，禮有昭於大報。矧惟霜露之感，永切孝思；禋燎之儀，每勤精意。將申誠敬，其在躬親。是與公卿大夫，虔奉犧牲，圭璧陳其文物，薦其馨香。類秩於泰壇，朝享於清廟。率職來助，萬邦攸同。備物致嚴，百禮具舉。誠慕獲展，神人允諧。明發永懷，慶感斯集。純嘏所錫，豈惟朕躬。思俾普天，均承惠澤。可大赦天下。貞元九年十一月十日。味爽已前，繫囚見徒，大辟已下，罪無輕重。咸赦除之。其見於官辯對者，亦並放免。官人犯入己贓，不可令其卻上，已後勿以爲累。左降官及流人，並量移近處。其官已經量移，未復資者，還其階爵。竄謫遐裔，冀速沾恩。比者準制量移，所司比例申牒，屢加盤覆，累涉歲年。旣甚淹遲，且不均一。宜令吏部、刑部審勘檢本流貶，及量移勅旨，比類元犯事狀，輕重兩月內與處分。外文武見任及致仕家居，并諸軍諸使將士等，三品已上，賜爵一級，四品已下，加一階。應百姓自置義倉，仍準貞元六年十一月十一日制處分。立人之道，惟孝與忠。孝莫大於榮親，忠莫先於竭節。惟爾師長，卿校洎乎方岳，列藩保乂，皇家交修庶績，竭節之効，旣昭乃誠。榮親之恩，宜洽國典。內外文武，清望職事官，并節度、觀察、都防禦、都團練、經略等使，父在未有官，量授檢校五品官；母在未有邑號者，各封邑號；父母亡沒者，量與追贈。已經追贈者，更與改贈。佐運之臣，納忠之輔，功旣存於社稷，慶宜及於子孫。故周錫田土，漢傳帶礪，疇其爵邑，與國終始。以明報德之恩，勸爲臣之節。其或年代未遠，利澤猶存，祠宇已變於荒墟，裔嗣不編於仕籍，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奠享乏主，而不加省錄者乎？興滅國，繼絕代，所以禮先賢也。修宗廟，敬祀事，所以教追孝也。化俗歸厚，此其大端。應九廟配享功臣，及武德以來，將相名節特高，有封爵廢絕，祠廟無主者，宜許子孫一人，紹封以時享祀。自今以後，應有家廟子孫，但傳襲封爵者，並許享祔於廟。其有毀賣私廟，及買之者，各以犯教義贓論。自古聖帝明王，忠臣烈士，各令所在長吏，以禮致祭。書敘明目達聰，垂拱而理，詩稱濟濟多士，文王以甯，舍己從人，故能通天下之志，棄瑕錄用，故

能盡天下之才。昔在太宗，勤求理道，納諫如響，任賢勿疑，致俗於太平，垂範於永代。朕獲承鴻緒，追慕聖猷，書之座隅，常有激勵，朝夕翹想，庶聞嘉謀，夢寐勞懷，思得賢士，凡厥在位，所宜共成。諸司官有陳便宜者，各盡所見，條疏封進。事有寃滯，政有闕遺，悉當極言，無或隱避。詔勅不便於時者，所司執奏以聞。天下有蘊德懷才，隱居不仕，委所在觀察使表薦，當以禮邀致。諸色人中，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或博通墳典，達於教化，或詳練故事，長於著述，或精習律令，曉暢法理，或該明吏術，可委理人，或洞識輜略，堪任將帥者，委所在州府長吏，及臺省常參官，詳錄行能，舉奏，並限來年七月內到京。朕當親試。應緣大禮掌職行事仗內引駕攝將軍中郎、郎將、留守、副留守，并諸道表狀陪位法駕三引官等，三品已上，更賜爵一級；四品已下，加一階。其郊壇宮廟行事官，仍各賜勳兩轉。皇親諸親，應陪位者，三品已上，賜爵一級；四品五品，加一階；六品已下，及常選官，至選日，優與處分。白身人及諸色應陪位官等，各賜勳兩轉。親王、大長公主、郡主、縣主，賜物各有差。鄴公、介公，各賜物若干段。行事室長、掌坐齋郎、禮生贊者，各減一年勞，無勞可減者，至簡選日，優與處分。崇賢館學生，減策一道。國子監學生，陪位者，及應緣祇應諸司作官直長，長上流外要職，掌內侍省白身諸州行綱考典，兩京耆壽，諸色番役，當上在城，并量留十月。番人等，各賜勳一轉。鴻臚番客，共賜物若干。神策六軍、英武、威遠、皇城、金吾街使，諸軍諸使將士，應緣大禮宿衛，御禮立仗，及守本庫、本營者，共賜物若干。端匹天下耆老，百歲已上者，各賜錦帛五段，米五碩。八十已上及鰥寡，俾獨不能自存者，委刺史、縣令，各加優恤。應緣大禮加階，及賜勳爵等，申報敎奏期限，並準貞元六年十二月二日勅處分。餘依常式，所司不須更作條件。敕書日行五百里，布告遐邇，咸使聞知。

蝗蟲避正殿降免囚徒德音

夫人事失於下，則天變形於上；咎徵之作，必有由然。自去歲已來，災沴仍集，雨澤不降，延歷三時，蟲蝗既臻，

彌五千里，穀糴翔貴，稼穡卒痒，嗷嗷烝人，聚泣田畝。興言及此，實所痛傷！徧祈百神，曾不獲應。方悟禱祀殊救患之術，言詞非謝譴之誠，憂心如焚，深自刻責。得非刑法外謬，忠良鬱埋，暴賊未蠲，勞師靡息。事或無益，而重爲煩費；任或非當，而橫肆侵蝕。有一於茲，足傷和氣。本其所以罪實在予，百姓何辜，重罹殄餒。所宜出次貶食，節用緩刑，側身增修，以謹天戒。朕避正殿，不御百寮奏事，並於延英處分。尚食進膳，宜更節減。百司不急之務，一切且除。諸軍將士外，自餘應食官糧人及諸色用度等，並委本使長官商量，權行停減，以救荒饑。仍限十日內具元額及所釐革條件聞奏。待至豐稔，卻令依舊。畿內百姓，委京兆尹切加慰撫，除正稅正役外，徵科差遣，並宜禁絕。非交相侵奪，尋常訴訟，不須追擾，務且息人。京畿內外及京兆府諸縣，見禁囚徒，死罪降徒流以下，一切放免。畿內及河中同州界，應有因戰陣殺戮，遺骸暴露者，各委所在長吏，隨事蘊瘞。咨爾卿佐，實惟股肱，所當一其誠心，同恤災患，勉修厥職，副我憂勤！

誅李懷光後原宥河中將吏并招諭淮西詔

自昔哲王以道化下，不竭物以充欲，不勞人以樹威。億兆之心，如戴父母，兵革不試，四方來同。苟或昧於德綏，務以力勝，士旅疲耗，烝黎困窮。幸以成功，豈云有補。李懷光久從戎旅，頗著勤勞，拔於等倫，授以旄鉞，誓師河朔，奔難奉天，有夷兇嫉惡之誠，有弭患釋圍之績。俾介元帥，仍升上台，秉心匪彝，自底不類。怙衆貪亂，附茲脅君。朕用再遷，幾危宗廟。洎股肱宣力，賊泚就誅，率土之人，咸懷奮擊。朕獨排羣議，未忍加兵，命復官封，志期全貸。而乃昏迷不返，悖慢逾彰。殘害使臣，侵敗畿甸，密邇京邑，人愁無聊。論之不悛，乃用致討。上帝悔禍，元臣協謀，克集茂勳，以夷大難。渠魁授首，餘衆革心，制勝以謀，兵無血刃。雖事非獲已，義在救人，而本其所由，情深罪已。蓋以信誠未著，撫馭或乖，至使功臣陷於誅戮，謂之克敵，竄不愧心。然以懷光一家，法當殲戮，念其昔居將相，嘗寄腹心。

罪雖掛於刑書，功已藏於王府；以千紀之跡，固合滅身；以赴難之勳，所宜有後；非常之澤，俾洽幽明；雖屈彝章，庶旌往効；大夫君子，無我有尤。宜以懷光一男爲嗣，賜莊宅各一所，聽住京城，仍還懷光首級及屍，任便收葬。其妻及諸子孫在室女等，並遞送澧州，委李皋逐便安置，使得存立。其出嫁女及諸親戚，並宜釋放。應先陷河中將士等，皆嬰迫脅，無路申明，多是朔方舊人，素蘊忠義。幽州涇原將士，頃被朱泚脅從，收京之時，奔竄在彼，究其本末，情有足矜。況能協力同謀，舉城歸順，錄其成効，咸與惟新。宜一切洗雪，勿爲瑕累。先有官爵實封者，並許仍舊。其中首謀効順，事績著明者，委副元帥條件聞奏，別加甄獎。河中及同州絳州百姓，並經陷賊，又久屯軍骨肉流離，生業廢棄，興言軫念，良用惻然。宜各給復一年。京兆府秦先美原等縣，緣與同州接近，隨便供運，枵輻旣繁，流亡頗衆，委京兆尹卽量事優恤，條件聞奏，仍加招輯，使各安存。河中保義軍保甯軍節度使，并管內諸軍行營兵馬副元帥，河中保甯等軍節度，度支營田觀察，處置等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太原尹，北都留守，北平郡王，燧，惟嶽，降生，鬱爲時傑，奉上勵匪躬之節，訓師懷盡敵之謀，異地無遺，攻城必拔，發揚以威，強寇感激，而服叛徒，嘉謀屢聞，能事畢備。朔方河中同絳陝魏汴等州，及管內諸軍副元帥，河中絳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行侍中，兼河中尹，咸甯郡王，瑊，鑒識精明，宇量宏博，秉義率衆，推誠待人，堅制不奪之心，亟陳必勝之略，輯睦士旅，安慰流庸，盛德克彰，崇功允集。惟乃二帥，一其誠心，奉行天誅，同獎王室，有崇讓之美，有禁暴之能，元惡旣除，全城底定，是加寵命，以答崇勳。燧可兼侍中，仍與一子五品正員官并階，餘並如故。瑊可檢校司空，仍與一子五品正員官并階，餘並如故。華州潼關鎮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右僕射，并華州刺史，上柱國，武康郡王，駱元光，邠甯慶等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國，許昌郡王，韓遊瓌，鄜坊丹延等州節度，觀察使，檢校兵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東平郡王，唐朝臣等，並節著艱危，功成討伐，鎮於衝要，隱若長城，取彼兇殘，進無堅陣，比義同德，廓清方隅，宜增食於真封，且延榮於蔭子，可各賜實封二百戶，仍與一子六品正員官。

并五品階，餘並如故。應諸道諸軍同討懷光將士等，一自征役，淹歷歲時，被服干戈，略無甯息，賴茲勤効，是有成功，宜並賜三十萬端匹，以充宴賞。仰度支卽般次送赴，並各放歸本道，仍令所司敘錄，卽超資與改轉。其中大將及功効殊尤者，委所司速具名銜聞奏，先與處分。其先在河中將士，亦宜依例賜錢宴賞。如本是奉天定難功臣，準條合給賞者，度支卽排比支付。嗚呼！自國家多難，二紀於茲，朕嗣位七年，連兵五載，追惟往事，悔恨於懷。今二孽旣誅，諸方甫定，哀彼淮右，獨爲匪人，其帥不龔，其衆何罪？朕晨夕惕慮，念之甚詳，罷征討則阻命，止於數州，窮戰爭則流禍及於天下，利病之勢，較然相懸，俾人罹殃，甯我忍取。今勳賢列鎮，疆理有經，縱未偃戈，足以保境，況天地之大，無所不容，豈令是邦，猶隔朝化，因茲大慶，使洽鴻恩，諸道應與淮西接連，宜且各守封境，非被優軼，不須進討，仍委所在長吏，明加招諭，宣布朕懷。李希烈若能歸降，待以不死，其餘將士官吏百姓等，一切並與洗滌，與之更新，先有官封，亦皆仍舊。如能去逆効順，因事建功，理當甄升，以示褒勸。其所以優賞科條，並準前勅處分。望思與海內去危圖安，有過自新，雖大必宥，期然明信，彰示兆人，期爾庶邦，自求多福，無有遐邇，咸使聞知。

誅李希烈後原淮西將士并授陳仙奇節度詔

反易天常，悖違人紀，衆之所棄，罔或逃誅。李希烈蔑義背恩，窮姦極暴，謂神器可以力取，謂生靈可以詐欺，志在兇殘，躬行僭竊，罪無與比，法實難容。以君德不修，致人於禍，究其端本，過實在予，不忍烝黎，重相攻戰，屢施詔命，務欲懷柔，抑羣帥奮發之誠，駐諸軍討逐之勢，不憚屈己，期於息人。希烈曾無悛心，益逞驕志，虐毒滋甚，吞噬無厭，惡貫旣盈，自底夷滅。開府儀同三司，御史中丞，臨漳郡王陳仙奇，忠勇有餘，沉毅能斷，據圍境受污之憤，導三軍思順之心，唱義一呼，羣情響應，廓清氣稜，殲戮渠魁，驛書上聞，函首入獻，方隅旣乂，役成其休，懸賞之科，是宜必信。其以仙奇爲檢校工部尙書，兼蔡州刺史，御史大夫，充淮西節度，仍賜實封五百戶。應淮西管內將士

官吏百姓等，頃迫兇威，遂從脅制，既誅元惡，俱是平人。除李希烈一家，其餘並準前後赦，勒原放，更無所問。其將士等，或本屬平盧，或久鎮淮右，素推忠義，累著勳庸，果能叶志同謀，輸誠奉順，以茲節効，良有可嘉。委仙奇即以諸色官錢，優與宴勞。其中首建謀議，同斬希烈人等，宜並條錄聞奏，節次褒賞。比年以來，有潛圖効順，節義著明，計或未行，爲賊屠害者，亦當審加訪察，具事續以聞。如有子孫，仍並錄名聞奏。百姓等久經淪陷，兼被傷夷，遐想凋殘，實足哀憫。除供當道軍用外，宜給二年。應被希烈差點兵馬，及團練子弟，並即放散。其本額將士之中，有不樂在軍，願歸農業者，委節度刺史量給逃死戶田宅，并借貸種糧，優給復終，身使之存濟。宜令尚書左丞鄭叔則充淮西宣慰使，嗚呼！往欽哉！自希烈叛命於今五年，王澤不通，下情亦阻。所宜宣我信令，以釋危疑，敷我惠和，以慰疲瘵。滌清污俗，咸與惟新，底難一方，以稱朕意。

重原宥淮西將士詔

乃者希烈亂常，阻兵竊號，污脅士衆，殘虐烝黎。朕志在好生，誠深罪己，爲人受恥，不忍加兵。惟茲一軍，代著忠節，果殲元惡，不替舊勳。詢於衆情，就拜戎帥，人亦勞止，期於小康。旋乖卹下之方，重致喪身之禍，由朕薄德，俾人不宥，撫臨萬邦，且愧且悼。猶賴將校士旅，秉其誠心，邦人不驚，軍部無撓，以茲節効，良有可嘉。所宜慰安，俾洽寬澤。應將士吏人承前所有諸過犯罪，無輕重一切釋放，曠然昭洗，咸與惟新。其有先請受莊宅財物者，各以見管爲主。將士衣賜節料，并家口糧賜等一切，並準舊例，以時給付，不得停減。先令優與賞，亦準元勅處分，務令豐厚，以稱朕懷。仍加曉諭，各委知悉。

卷四

制誥

優恤賜功臣
名改州府

賑恤諸道將吏百姓等詔

國之經制，儲蓄備災，雖遇凶年，人無菜色。時或弛征散利，務稽勸分，徒有以均無，因豐而補敗，救患之術，抑其次焉。自戎役繁興，兩河尤極，農桑日廢，井邑爲墟，丁壯服其干戈，疲羸委於溝壑，傷夷未復，荒饑荐臻。歷河朔而至於太原，自淮沂而被於洛汭，蟲螟爲害，雨澤僭時，稼穡卒痒，烝黎重困。然猶徵賦不息，征役未甯，凍餒流離，寄命無所，興言感悼，焚灼於懷。朕聞刑罰失中，虐殄斯作，致咎之本，在予一人。萬姓何辜，遭罹其弊，兢兢惕息，不敢違安，庶蠲下土之災，用答上天之戒。其宣武等軍，宋亳陳州等節度，淄青等州節度，河陽懷州節度，東都畿汝等州節度，潞美軍澤潞磁邢等州節度，保甯軍節度，成德軍恆深趙等州節度，易定等州節度，每管各賜米五萬石，所司卽般運都於楚州分付，各委本道差官受領，賑給將士百姓等，務令均洽，以惠困窮。屬軍費方殷，國儲尙歉，今所賜賑給，其數非多，猶慮孤惻，或未周贍，穀價翔貴，何能自資。江淮之閒，連歲豐稔，迫於供賦，頗亦傷農，收其有餘，濟彼不足，允孚發斂之術，且叶變通之規。宜令度支於淮南浙江東西等道，量置場加價和糴米三五十萬石，差官般運於諸道，減價出糴，貴從權便，以利於人，無或勞煩，重予不德。方岳守將，實朕股肱，卹患分憂，與朕同體。宜卽遣使分道宣慰，勞勉將士，省問鄉閭，有可以救歲之凶災，除人之疾苦，各與本道節度使商議，具以聞奏，必精必詳，用稱朕意。

優恤畿內百姓并除十縣令詔

朕以薄德，託於人上，勵精思理，期致雍熙。鑒之不明，事或乖當，百度多闕，四方靡甯。傷夷未瘳，而征役荐起，流亡旣甚，而賦斂彌繁。人怨聞上，天災降下，連歲蝗旱，蕩無農收。惟茲近郊，遭害尤甚，豈非昊穹作沴，深徹予衷。

跼蹐憂慚，罔知攸措。今穀價騰踊，人情震驚，鄉閭不居，骨肉相棄，流離殞斃，所不忍聞！公私之閒，廩食俱竭，既無賑恤，猶復徵求，財殫力疲，繼以鞭箠，弛征則軍莫之贍，厚斂則人何以堪。念茲困窮，痛切心骨，思所以濟，浩無津涯。補過實在於增修，救患莫如於息費。致咎之本，既由朕躬，謝譴之誠，當自朕始。宜令尚食每日所進膳，各減一半。宮人等每月惟供給糧米一千五百碩，其餘悉皆停省。年食支酒料，宜減五百碩，飛龍廳馬從今已後，至四月三十日已前，並減半料。京兆府百姓，應差科徵配，及和市和糴等諸色名目，事無大小，一切並停。公私債負，容待蠶麥熟後徵收。百司非至切之務，如追擾百姓，及追勸徵收等色，府縣並不須承受。其尋常訴訟，非交相侵奪者，亦不得爲理。百姓及諸色人等，如能力行仁義，均減有無，調貸貧人，全活數衆者，府司具事跡聞奏，朕當授以官秩，蠲其征徭。如縣令勸導有方，流庸克濟，至夏初已來，類例勸會，但戶口無減，田疇不荒，亦以狀聞，量加優獎。百姓有迫於荒饑，全家逐食者，其田宅、家具、樹木、麥苗等，縣司並明立簿書印記，令所由及近鄰人同檢校，勿容輒有毀損。及典賣填納差科，本戶卻歸，使令復業。夫致理之本，必在於親人，親人之任，莫切於令長。導王者之澤，以被於下，求庶人之瘼，以聞於朝，得失之閒，所係甚大。且一夫不獲，辜實在子，沉百里之安危，萬人之性命，付以長吏，豈容易哉？今旬內凋殘，亦已太甚，每一興想，盡然傷懷！非慈惠不能卸疲，非才術無以賑艱。食臺郎御史，選重當時，得不分朕之憂，救人之弊。昨者詳延羣彥，親訪嘉猷，尚書司勳員外郎竇申等十人，咸以器能理道，精心究烝黎之疾苦，知教化之宗源，輟於周行，往涖通邑。申可長安縣令，鄭瑜可檢校吏部員外郎，兼奉先縣令，韋武可檢校禮部員外郎，兼昭應縣令，賈全可咸陽縣令，兼監察御史，霍琮可華原縣令，兼監察御史，王翕可檢校禮部員外郎，兼昭應縣令，李曾可盩厔縣令，兼監察御史，荀曾可三原縣令，兼侍御史，李綱可富平縣令，兼殿中侍御史。其有散官封賜者，並如故。應畿內縣令俸料，宜準常參官例，均融加給。涇陽縣令韋滌，潔已貞明，處事通敏，有禦災之術，有利物之方，人不流亡，事皆辦集。惟是一邑之內，獨無愁怨之聲。古之循良，何以過此，就加寵秩。

允叶前規。可檢校工部員外郎兼本官，仍賜緋魚袋，并賜衣一襲，絹百匹，馬一匹。嗚呼！積行在躬，雖微必著，咨乃庶尹，其惟欽哉！朕聞爲君者，必擇人而官，爲臣者，罔擇官而處。弛張繫於理，不繫於時；升降在乎人，不在乎位。朕方抑浮華，以敦敦稽言行以進人，非次之恩，以待能者，彰善黜惡，期於必行。凡百君子，各宜自勉！

重優復興元府及洋鳳州百姓等詔

朕巡狩山南，自春涉夏，師旋殷會，日費旣廣，州閭杼軸，歲計其空。東作妨時，西成罕望。雖黽勉從事，人不告勞，而憫悼積衷，予實知愧。昨者減其租稅，優以復除，庶乎有瘳，况用息。洎駕言旋軫，躬履畏途，絕磽縈迴，危棧綿互，時經霖雨，道阻且修。工徒造舟，縣人葺路，靡幼靡耄，莫獲甯居。而又齋負糗糧，供備頓舍，涉於千里，飫我六師。居人露處，以罔依；宿麥過時，而不穫；覩茲妨奪，彌增感傷。前所復除，未足酬卹，式敷惠澤，以紓大勞。其興元府除先優復外，宜更給復二年。鳳州全放今年稅，其興元府鳳州界內知頓及修道閣橋州縣官將士等，並委嚴費類例功効，具名聞奏，量與甄獎。嗟乎！古先哲王，東征西怨，顧予不德，重以勞人，補費錄勤，是有申命。長吏明加優諭，稱朕意焉。

議減鹽價詔

三代立制，山澤不禁，天地材利，與人共之。王道寢微，強霸爭鶩，於是設祈望之守，興權管之法，以佐兵賦，以寬地征。公私之閒，猶謂兼澤，歷代遵用，遂爲典常。自頃寇難，荐興已三十載，服于櫓者，農耕盡廢，居里閭者，杼軸其空，革車方殷，軍食屢調，人多轉徙，田畝汗萊，乃專責海之利，以爲贍國之術。度其所入，歲倍田租。近者軍費日增，權價日重，至有以穀一斗，易鹽一升。本末相踰，科條益峻，念彼貧匱，何能自滋。五味失和，百疾生害，以茲天難，

實爲痛傷！嗚呼！朕丕承列聖之緒，遐覽前王之典，既不克靜事以息用，又不獲弛禁以使人，征利滋深，疲疢致困，予則不恤，其誰省憂？應江淮井峽內榷鹽，宜令中書門下及度支商議裁減沽價，兼釐革利害，速具條件聞奏，削去苛刻，止塞姦訛，務於利人，必稱朕意！

賜京畿及同華等州百姓種子賑給貧人詔

春陽布和，萬物暢茂，實兆庶樂生之日，農夫致力之時。今茲吾人，則異於是，迫以荒饑，愁怨無憯，有離去井疆，業於庸保，有乞丐途路，困於死亡，鄉閭依然，煙火斷絕，種餉既乏，農耕不興，若東作僭時，西成何望？爲人父母，得不省憂！雖國計猶虛，公儲未贍，濟人之急，甯俟盈豐，擊其有無，庶拯艱厄。京兆府百姓並宜賜種子二萬碩，同華州各賜三千碩，陝虢兩州賜四千碩，委州長吏即於度支計會請受，差公清仁恤之吏，與縣令親至村閭，隨便給付，仍加勸課，勿失農時，應諸倉所有遠年粟麥，宜令節度更分二萬碩，京兆尹卽差官逐便般載，賑賜貧人，先盡鰥寡孤俸，目下不濟者，務令均給，全活流庸，嗚呼！朕德之不敷，誠之不感，上帝降割，丁甯厥躬，元元何辜，罹此災害，思欲拯救，未知其方，長人之官，寄任斯重，所宜極慮，與我同憂，勉敷惠和，以育疲瘵，佇聞良術，稱朕意焉。

賜將士名奉天定難功臣詔

國家受天明命，平一字內，自武德迄於天寶，百四十載，海內無事，崇德廣化，澤被生人，時洽和平，俗登富教，鰥寡孤獨，咸得其所，鳥獸魚鼈，亦罔不甯，凡今有生，實賴亭育，羯虜伺閑，盜起幽燕，率土之人，莫保性命，肅宗以神武戡大難，先朝以仁德紹興運，區域再造，億兆再康，家室離析而復安，子孫煦嫗而相長，勞來安集，垂三十年，則我列聖之於天下，惠澤深矣！朕以寡昧，祇膺寶曆，常恐不克以負荷，罔敢怠荒，道有未明，事多乖謬，羣情壅而

不達，大信鬱而不彰。兩河之間，羣盜連禍，朕務除大患，靡憚暫勞；是以興有征之師，問千紀之罪。昨以涇原士徒將赴汝郊，失於撫綏，致使潰叛。朱泚乘釁，因構異圖，肆其狠心，誘我孟賊，謂君可叛，謂天可欺；縱恣凌悖，無所愧畏。朕失守宮闕，出次郊畿，九廟震驚，萬姓奔駭；內省思咎，外顧懷慙，罪實在予，不敢自蔽。意者宗社降祐，大儆於朕躬，夙夜殷憂，庶乎有補。實賴股肱，心膂勵從戎之節，才岳將校，集勤王之師，赴難如歸，見危思奮，堅貞勵操，何日忘之。平巨猾者，必仗羣雄，賞茂績者，不限彝典，保勳庸於帶礪，傳爵邑於子孫，崇功美名，與國終始。其諸軍使應到奉天縣將士等，宜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食實封者，子孫相繼，代無絕身；有過犯，遞減罪二等。子孫有過犯，遞減罪一等。當戶應有差科徭役，一切蠲免。其功臣已後，雖衰老疾患，不任軍旅者，當分糧賜等，並與全給。身死之後，回給家口，十年勿絕。如有能梟擒朱泚者，即以朱泚在身官爵授之，仍加實封二千戶。朱泚所有田宅財物，悉並充賜。其梟擒賊大將已下，并節級，特加優寵，仍各與實封。應梟擒人所有田宅財物，亦使賜之。其餘立功，應合授官給賞，並準今年七月勅處分。其今日已前身死王事者，追贈官爵，亦稱奉天定難功臣。子孫爲功臣之家，應合襲封，減罪，蠲免差役等，一切同例。宣告中外，令朕懷建中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改梁州爲興元府升洋州爲望州詔

自昔多虞，順時而動，古公避狄，北承祚於岐下；高帝徙蜀，建雄圖於漢中。王蹟所興，子孫是奉，觀遷居於遐阻，知致君之艱難。矧天下爲家，不常厥邑，王者所至，四方會同，崇號設都，於是乎在。朕遭罹寇難，播越梁岷，蒸庶煩於供億，武徒勤於扞衛，凡百執事，各奉厥司，人皆競勸，物以豐給，嘉乃成績，予懷不忘。今大憝已除，京邑甫定，將旋法駕，展歇園陵，眷於是邦，復我興運，宜其崇大，以示將來。古者天子省方，則問青年，卹百姓，以頒慶賜，以茂勳勞，用宏布澤之恩，式慰來蘇之望。宜改梁州爲興元府，其署置官，資望一切，與京兆河南府同。南鄭縣升爲赤

縣諸縣並升爲畿縣。見在州縣官各令終考秩。至考滿日放選。依本資處分。耆壽與板授五品官。仍並賜緋。先已賜緋並賜紫。典正等各賜勳五轉。百姓除先減放稅錢外。更給復一年。洋州宜升爲望州。見任州官亦並令終考秩。并諸縣官等各減兩選。無選可減者。各加三階。應山南西道節度下將士除扈從迎駕已經改官者。餘並卽與甄敘。嗚呼！古先哲王。東征西怨。顧予不德。重於勤人。撫心咎已。良增愧歎。宣示有衆。明知朕懷。

卷五

制誥

慰勞招撫處分事

奉天遣使宣慰諸道詔

古者天子巡狩之義。以考國典。以觀人風。在時多虞。或所不暇。乃命卿士。使於四方。問人疾苦。廉吏善惡。苟副所任。則如親臨。在理平之時。尙資勤恤。當喪亂之際。得無省憂。朕以不敏。肆於人上。撫馭失道。誠感未孚。寇盜繁興。阻兵拒命。哀哉！臣庶陷於匪人。顧茲田疇。鞠爲茂草。不念柔復。遽命徂征。徵發兵甲。萬里必至。暴露營壘。連年不息。冒於鋒刃。繼以死傷。筦罄無依。父母廢食。存者積思家之怨。歿者倍異鄉之痛。又以軍費滋廣。公儲不充。厚取於人。罔率厥典。科條互設。誅斂無常。農工廢棄。其生業。商賈咨嗟。於道路。軍營日益。閭井日空。凋瘵日窮。徭役日甚。以財力之有限。供求取之無涯。暴吏肆威。鞭笞督責。嗷嗷黔首。控告何依。怨氣上騰。咎徵斯應。疫癘荐至。水旱相乘。罪非朕躬。誰任其責。朕自嗣位。迄今六年。連兵不解。已踰四稔。雖本非獲已。義在濟人。而事乃重勞。敢忘咎已。皆以朕之寡昧。居安忘危。致寇之由。實在於此。予則不德。人亦何辜。愧恨積中。痛心疾首。昨者。改元施令。悔往布新。將反側獲安。則干戈日弭。賦役差減。則衆庶就康。還定流亡。與之休息。猶懼思慮未周於庶務。誠感未達於遐方。一理失中。一夫不獲。則何以謝天譴。致人和。俾代予言。其在良弼。宜令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蕭復。充山南東西鄂岳荆南江西淮南浙江東西嶺南福建等道宣慰安撫。嗚呼！往率乃職。敬敷朕命。慰勉征戍。

勞徠困窮；訪其所安，察其所弊；淹滯必達，窳濫必申；無憚幽遠而不被，無略細微而不恤。洎乎編毗比屋，咸若朕之躬親；股肱惟良，予則有賴。其諸道將士，並準今年正月一日制，嚴備疆界，勿使侵擾。仍各令本使、本將、速具名銜等聞奏，悉與甄敘。其殊功勁節，超越常倫，別條狀續，當特優獎。百姓除每年兩稅定額外，自餘徵率，一切並停。課勸農桑，各令安業。寇難既定，漸息干戈，朕當躬先簡約，庶務節省。兩稅之內，亦更減除。其諸道事緣急切須處分者，即與所在節度、觀察使商議裁度，務合便宜。其餘利害，還日條奏。朕當詳省，以擇厥中。宣布遠邇，咸使聞知。

收復京師遣使宣慰將吏百姓詔

朕獲承先願，付以大器，懼德不類，貽列聖羞，虔恭惕厲，罔敢暇逸。將欲立法齊一，致俗和平，小信未孚，衆心遂阻，事理乖當，百度失中，君臣之閒，鬱堙不達。致寇雖深於罪己，興戎猶昧於省躬。期靖亂以濟人，反勞師而曠武。行者被殺傷之苦，居者重齋送之勞。四海騷然，靡有甯處。京輦之下，杼軸亦空。環列之中，遣戍始盡。略內以勸遠，居安而忘危。賊臣誘姦，乘閒竊發。豺狼穢於宮闕，士庶陷於塗炭。作威肆戮，仇視我人。萬姓嗷嗷，呼天罔告。有殞踏以抗飾，有脅從以假命。且一夫不獲，辜實在予；朕君臨萬邦，作人父母，既不克覆育，又從而咎之。其心愧取，一食三歎，退舍內訟，介於梁岷。庶乎有瘳，以答譴戒。皇天悔禍，宗社降靈，腹心爪牙，奮謀宣力。元惡稔惡，脫身逃遁。餘黨歸誠，率衆款附。婦氣殄而闔闔，剪鯨鯢以清郊原。函夏載甯，室家相慶。非將士夾輔王室，非卿士交修予遠，軍旅叶心，畢命盡敵。豈伊寡昧，克復興運。戡定大難，載感予懷。宜令吏部侍郎班宏充上都宣慰使，勞問將士，撫綏烝黎。招輯流亡，慰安反側。朕續整飭法駕，擇日還京，告謝於祖宗，請罪於天地，策勳行賞，大報忠烈。銘功永代，與國同休。明宣朕懷，咸使知悉。

平淮西後宴賞諸軍將士放歸本道詔

朕纂奉丕業，託於人上，仁不被物，義不勝姦，頌聲萬聞，暴亂連起。叛臣希烈，竊據淮沂，誠則彼夫無良，亦由朕之不德。撫御之道，失之於初，師旅一興，縣聯莫解。服勞者從役不暇，受污者無路自新。旱蝗相乘，穀糴翔貴，兵氓餓死，十室九空。通邑化爲邱墟，遺骸遍於原野。每念於此，傷心涕流。且有昔勞師靡有不悔，以虞舜之聖，屈於苗人；漢武之強，弊於戎虜。矧乎德猶不逮，力或未全。我其永懷，求己自警。乃者下哀痛之詔，布寬大之恩。普天載新，殊死必宥。然尙勞師旅，作扞邊陲，有累歲棄離家室，有經時不解甲冑。忠雖爲國，咎實在子。君人若斯，甯不知愧。賴節將士旅，一其誠心，奮發武威，慎固疆宇。遠人思服，元惡就誅。烝黎方致於安，富役戎承期於休息。懋官以旌善，錫宴以勞旋。賞不踰時，式遵彝典。都統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從一，宜與子孫一人，五品正員官。鄭滑節度使，檢校尙書，右僕射李澄，檢校兵部尙書，曲環，檢校戶部尙書，李皋，兼御史大夫樊澤等，並與子孫一人，七品正員官。都防禦使，工部尙書，御史大夫賈耽，都團練使，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盧元卿，兼御史大夫張達封等，並與子孫一人，八品正員官。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抱真，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納，檢校尙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韓滉，檢校工部尙書，御史大夫田緒，咸遣士旅，遠赴行營，同討不庭。厥有成績，抱真，納，滉，宜並與子孫一人，七品正員官。緒與子孫一人，八品正員官。應與淮西接界州縣，本界鎮守，及諸道赴行營將士等，宜共賜物三十萬端匹，以充賞設。度支卽約據界首及行營軍額，分配定數，逐便支送。仍委本道都統節度防禦都團練使，卽條錄功第名，銜聞奏，並與甄敘。其行營將士，仍各放歸本道。明加宣諭，令悉朕懷。

授王武俊李抱真官封并招諭朱滔詔

三公之職，論道經邦；序五行之和，任百事之理。歷代崇重，不常厥官。天祚皇家，茂生才傑；比義齊列，同寅協

恭以德允台階之澤，以勳當井賦之賜，聿應並命，式副具瞻。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持節，恆州諸軍事，守恆州刺史，充武德軍恆莫深趙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琅邪郡王王武俊，秉志沉密，臨事能斷，忠而致力，勇且有仁，奮發之初，渠魁卽戮，危疑之際，大節首彰。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潞州大都督府長史，昭義軍澤潞磁邢等州節度觀察處置度支營田等使，上柱國符陽郡王李抱真，質重氣和，內精外朗，智窮變化，守必以常，學本明誠，動有攸利，謀猷屢告，規益孔多，皆戮力盡瘁，志匡王室，陳師鞠旅，同討不庭，仗大義而萬衆叶心，體至公而千里同契，合軍於呼吸之際，決策於指揮之間，并轡載馳，執桴親鼓，兇徒殄瘡，河右廓清，國家無北顧之虞，姦慝阻南侵之計，時乃同德，厥功茂焉，敷五教而阜人，均九土以居衆，俾爾更踐，備揚洪休，乃加真實，以貽後嗣。武俊可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抱真可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實封五百戶。嗚呼！古人有言曰：「惟理亂在庶官。」矧惟輔臣，與國同體，明朕德命，爾其欽承！朕嗣位不明，輕費尙力，謂武可以靖暴慢，謂刑可以懲姦邪，德之不修，亂是用長，士馬疲耗，蒸庶流離，罪非朕躬，誰任其咎！自去歲遭變，再經播遷，歷山川之險艱，知軍旅之勞苦，惟省前過，悔恨盈懷，追遠事而不及，庶後圖之可補，以九廟爲重，而不憚屈身，以百姓爲心，而不專私欲，苟可以保安社稷，休息甲兵，宏濟蒼生，蠲省徭賦，含垢忍恥，予無難焉！朱滔受任薊門，累著誠績，委遇既重，封秩亦崇，臣節中虧，自貽伊阻，洎賊泚僭竊上京，兄弟之親，在法無赦，朕以罪不相及，情有可原，待以如初之誠，廣其自新之路，執迷不復，固敗是求，威喪而歸，旣困方悟，累獻款疏，深陳懇誠，省之惻然，良用憫歎，雖將相嫉惡之志，固所難容，以君上懷柔之情，未忍拒絕。且善莫大於改過，德莫盛於好生，叛而伐之，服而舍之，銷難愛人，實惟朕志！宜委武俊抱真，開示大信，明加曉諭。若誠心益固，善蹟克彰，朕當掩壘錄勳，與之昭雪，宣告衆庶，咸使聞知！

招諭淮西將吏詔

陸宣公翰苑集 卷五

朕臨御已來，連兵不息，自經播越，方歷險艱。耳聞鼙鼓之聲，目視殺傷之苦，由是覺悟，悔於興師。既省己以知非，亦欲人之遷善。至乃歲有再赦，事有屢言，務於撫綏，不憚煩冗。冀朕之誠信日布，冀人之患難日除。每議用兵，惻然不忍。而賊臣希烈，煽禍滔天，虐用其人，仇視厥衆，狼心多忌，梟性無親。以芟伐立威，以猜刻爲志。朝爲昵比，夕爲仇讎。肆其芟夷，蔑若草芥。馮陵汝海，流血盈川。侵軼浚郊，積骸徧野。農耕廢業，井邑成墟。積彼妖氛，發爲災癘。蕭條千里，無復人煙。朕哀彼生靈，陷於塗炭，苟存拯物，不難屈身。故於首春，特布新令，赦其殊死，待以初誠。使臣纒越於郊畿，巨猾已聞於僭竊。酷烈滋甚，吞噬無厭。將相大臣，咸懷憤激。繼陳章疏，固請除討。朕以所行天誅，本去人害。兵戈旣接，玉石難分。言念忠良，遭罹脅制。雖欲卻陳臣節，厥路無由。受污終身，銜冤沒代。淪胥以逞，誠足痛傷。宜令諸道節度使，每欲進軍，先加曉諭。今所致討，唯止元兇，其餘脅從，一切不問。如能去逆効順，因事建功，明設科條，以示褒勸。其以一州降者，便授刺史，封異姓王。賜實封五百戶。以一萬人已上降者，授刺史，封國公。賜實封三百戶。其餘各據功效，節級甄升，列爵建官，以俟能者。朗然明信，朕不食言。宣示遠人，各令知悉。

招諭河中詔

朔方諸軍，應在河中絳州朝邑將士等，並以義烈繼代，勳業冠時。艱虞已來，常濟國難。肅宗代宗，再復京邑，皆是朔方將士之功。去歲，朕在奉天，兇黨攻逼，解圍赴急，亦賴此軍。言念爪牙，情均骨肉。濟朕危厄，感之豈忘。頃以懷光背恩，自生猜阻。爰惑將士，污脅忠良。朕頻降詔書，再三曉諭，皆被懷光隱匿，兼亦志有加誣。朕之誠懷，竟未宣布。風夜自愧，寢食不安。時屬嚴凝，屢頒衣賜，豈以懷光一人拒命，遂令將士俱不霑恩。朕於功臣，義存終始。其朔方及諸軍，應在河中絳州朝邑將士等，今年春冬衣賜，並準二月二十一日勅，緣赴奉天解圍功臣等第給錢物。宜令所司，并許計料別收，貯待道路通流，卽當時支遣。其有歸順者，續給。其將士等有先賜實封一切準元

勅，並州給牒，委馬燧、渾瑊逐分送付。其差人請受，仍明加宣諭招撫。務令忠義之士，各悉朕意！

安撫淮西歸順將士百姓勅

李希烈首亂淮濱，又侵榮汴，兇威所及，罔不脅從。百姓既罹於網羅，將士兼質其家口，哀我衆庶，銜冤莫伸；雖欲歸降，何由自達。朕爲人父母，不克保安，遂使忠良橫遭脅污，興言憫悼，思惻深衷。今王師四臨，所至尅捷，將士百姓，款附甚多，或棄其鄉園，或捐其家族，脫身効節，良有可嘉。宜撫綏以獎誠効，應淮西界內及鄭汴等州將士歸順者，委所在節度防禦等使，便與收管，切加存恤，優絕資糧，仍各具名銜聞奏。當與甄獎，并給遺衣賜。其百姓從賊界內歸順者，亦委所在觀察使、刺史量以本道諸色錢物賑給，令得存濟。如情願便住者，卽配與死戶田宅，使營生業。若欲赴諸州縣者，隨其所之。當時給文牒發遣，不得止遏。所至之處，準前優賞。率土之內，莫非王臣。雖陷寇中，諒非獲已，但能効順，卽是平人。務於招綏，副朕所恤。

甄獎陷賊守節官詔

祖勸二柄，國之大綱。獎善懲違，固不可廢。頃者，賊臣構亂，京邑震駭，惟茲土人，奔竄無所，或從其誘脅，遂染污名；或守以純誠，竟全貞節。昨所司奏議，但舉刑章，坐累者各已條疏，守節者並已甄異。忠正而不報，豈朕意焉！應在京百司及京兆府長安萬年兩縣去年十月三日見在職事官，在城陷於賊中，潛藏不受逆命，并諸色前資官，被僞署官爵，類遭迫脅，首末不出，事跡昭著，衆所明知者，並委御史臺訪察勘覈。其事勿容虛濫，仍限今月內具名銜事跡聞奏。五品已上及常參官已授替者，委中書門下與處分。六品已下，各減三選，不拘考例聽集。其未得資被替，非時放選，仍稍優與處分。如已喪亡者，並與追贈，使恩加存歿，以稱朕懷！

令百寮議大禮期日詔

朕自遷越，旋於京師，將欲請罪祖宗，告謝天地，所司擇日，行有期矣。議者多以大盜之後，人勞匪居，懼愆歲功，請俟農隙。若俯順羣議，則私懷不安。將祇率典章，又疲疇重擾。風夜憂惕，罔知所裁。宜令中書門下與常參官，卽詳議折衷聞奏！

不許諸軍侵擾勅

李希烈阻兵淮右，虛害蒸人，朕哀憫無辜，橫遭脅制。若興師行伐，則玉石俱焚。所以頻下詔書，再三開諭，曾無悛革，但益憑陵。忠勇之徒，皆思奮激。朕悔於征伐，務在含容。以一夫無良，遂百姓罹禍。安人忍恥，初是素懷。今東作方興，麥秋在近，儻行侵抄，深害農功。一方之人，實足矜憫。應與淮西接界州縣，各委本道都統、節度、都防禦、團練等使，明申前勅，嚴設隄防。務使農人遂其耕穫，賊若先侵軼，但自保守封疆，勿令越境。暴犯田苗，及有侵掠，務宣朝化，以洽遠人。仍於所在界首，明加招諭，咸令知悉。

放淮西生口歸本貫勅

遷徙家鄉，分離骨肉，有生之酷，莫甚於斯！朕撫育兆人，庶臻理道，懲過不可以不罰，原情不可以不矜。將推內恕之心，用廣自新之路。應從李希烈作亂以來，諸道所有擒獲淮西生口，配隸嶺南黔中等道，宜一切釋放歸本道。其投降人等，權於諸州縣安置者，亦任各從所適！

令諸道募靈武鎮守人詔

朕以寡德，君臨兆人，憂四鄙之不甯，懼一物之失所，降心以懷戎狄，期息征徭，極慮以綏烝黎，冀遂安輯。今諸夏岳牧，咸能撫封，九姓可汗，荐克敦好，實瀛之內，其謂小康。愛人雖發於朕心，濟理實由於藩輔，豈惟菲薄所致於茲。然獨吐蕃負恩，背盟棄約，尙勞師旅，備禦西陲，亦賴方岳同心，簡練傑俊，助其防鎮，遏彼奔衝。數年以來，邊境甯謐，乃眷靈武，實惟雄藩，扼東牧之咽喉，控北門之管鍵，軍懸寇邇，地遠勢孤，雖無交切之虞，須建久安之策。朕屬慮於此，殆今累年，晨思廢餐，暮想忘寐，征兵益戎，則憚其勞師，移人實邊，又念其離土。朕欲令萬姓各遂所安，抑而使人情有不忍，中懷結鬱，罔知所從。古人有言：「主憂臣憤。」今朕憂矣，將相牧守，得不與其慮哉。此乃忠臣盡規之時，勇士建功之日，苟宏良算，必有其人。宜令諸道節度、觀察使，各於本管諸色人中，募能赴靈武鎮守者，取其情願，重設賞科。仍須精選驍雄，薄閑武藝，便以本道諸色錢物，給付仍優厚裝束，發赴上都。每道各據所管州縣多少，通計每州所募，多不得過五十人，少不減三十人。若欲將家口相隨，便給資糧，同發遣。如有戶實在州者，蠲免本戶差科。其官健到日，朕當超資與官，至鎮便替。朕之此意，非務廣兵，欲使四方驍雄，俱到塞上，壯邊城士旅之氣，杜戎醜窺伺之心。方岳信臣，所當相悉，勿令騷擾，副我憂人。

卷六

制誥

冊命祝冊祭文策問答表

冊淑妃王氏爲皇后文

維貞元二年歲次丙寅十一月丁亥十一日丁酉皇帝若曰：「乾坤含德，聖人則之；惟帝承天，惟后配帝。嗣續百代，母臨萬邦。位定於中，而尊加於外，德修諸己，而化被於人。御於家邦，所繫斯在三代，崇替靡不由之。予是以詢衆探賢，重難茲命。中壺虛位，於今歷年，陰儀或虧，宗事無主，缺於典禮。朕甚愧焉，稱是徽章，聿歸全德。咨爾淑妃王氏，天與純粹，氣鍾元和，含章在中，發秀於外。卓爾風操，穆然容輝，周旋中規，進退有度。仁愛共儉，稟於生

知詩書禮樂，成自師氏。竭其孝敬，祇事先朝。承事無違，克諧尊旨。往居桂苑，淑問已彰。洎奉椒塗，謙光載路。言無伐善，志在匿瑕。柔嘉自持，喜慍莫見。六宮攸序，九族以親。嘗屬艱迍，累從行幸。思賢才以輔佐，知臣下之勤勞。庶續伊疑，頗資內助。永念頃筐之志，且懷求劍之情。崇位長秋，永懷盛典。矧惟元子，貞我萬邦。稽以舊章，是宜從貴。今遣攝太尉某官某持節冊命爾爲皇后。嗚呼敬哉！王教之端，始於內範。風美關雎之化，雅詠思齊之德。罔懈厥位，忝於前修。克念有終，庶無後悔。奉承休命，可不慎歟！

冊嘉誠公主文

維貞元元年歲次乙丑六月甲子朔十二日乙亥皇帝若曰：「王者以義睦宗親，以禮敦風俗。義之深，實先於友愛；禮之重，莫大於婚姻。故春秋書築館之禮，易象著歸妹之吉。予是用祇考令典，率由舊章。咨爾嘉誠公主，孝友柔謙，外和內敏。公宮稟訓，四德備修。疏邑啓封，命爲公主。徽章所被，禮實宜之。今遣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同平章事汧國公勉稽節冊命，爾惟欽哉！下嫁諸侯，諒惟古制。肅雍之德，見美詩人。和可以克家，敬可以行己。奉若茲道，永孚於休。懋敦王風，勿墜先訓。光膺盛典，可不慎歟！」

冊蜀王妃文

維建中二年十一月某日。皇帝若曰：「夫茂建親戚，以敦族固本。明慎選納，以厚別蕃嗣。實人倫之始，王教之端也。朕奉若謨訓，允求淑哲。賢必有象，鍾慶於令門。姻不失親，載光於戚里。故某官尉馬都尉田擇交第若干女生，稟柔惠，習知禮則，容德純備，孝睦洽聞。可以叶美好，速輔成樂善。是用使某官某持節冊命爲蜀王妃。嗚呼！敬之哉！備禮以崇其好合，起家而居其爵位。非義信不固，非溫順不親。克恭匪懈，則罔攸悔。朕言必復，可不慎歟！」

冊祀王妃文

維建中二年十一月某日甲子皇帝使某官持節冊命某官竇號第若干女爲妃王妃曰：「於戲禮以大婚崇繼嗣本人倫之教詩言淑女配君子繫王化之綱蓋率人成風由內及外得不采嘉耦以固盤石刑闈門以御家邦詳求惟難歷選茲久時乃之擇得於舊姻柔婉稟乎天和禮樂成於家法明章婦順虔奉姆儀克茂鸞巢之規叶宣麟趾之美其祇膺嘉禮欽率內教淑慎厥心無替於後嗚呼可不慎歟！」

告謝昊天上帝冊文

維貞元元年歲次乙丑十一月癸巳朔十一日癸卯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願惟寡昧不克明道丕膺眷命俾作神主常恐獲戾上下而播災於人兢兢業業夙夜祇畏居位五祀德馨莫聞皇靈不歆是用大懼殷憂播蕩踰歷三時誠懼烈祖之耿光墜而不耀側身思咎庶補將來上帝顧懷誘衷悔禍剿凶慝之凌暴雪人神之憤恥舊物不改神心載新茲乃九廟遺休兆人介福以臣之責其何解焉聞屬寇虜久稽告謝今近郊甫定長至在辰謹以玉帛犧牲柔盛庶品冀憑禋燎式薦至誠太祖景皇帝配神作主尚鑒

告謝元宗廟文

維貞元元年歲次乙丑十一月癸巳朔十一日癸卯孝曾孫嗣皇帝臣某敢昭告于皇曾祖考元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皇祖妣元獻皇后楊氏臣猥承聖緒獲主大器懼德不嗣靡所安甯任重道悠竟貽顛越京闕生變神人無依臣懷永圖不敢自棄忍恥含憤迨於載遷戴天履地俯仰慚傷幸賴烈祖遺澤感深於人心攸歸

天意允若。肆予小子，憑宗廟之積慶，再復於鎬京。在臣愆尤，曷云有補？豈敢自蔽，以重於厥辜。頃以寇孽在郊，禮物未備，久稽告謝，伏積兢惶。今祇見闕宮，引慙請罪。謹以一元柔毛，剛鬣明粢，薌合蕪其嘉蔬，醴齊因時備物，虔奉嚴禋，尚饗。

告謝肅宗廟文

維貞元元年歲次乙丑十一月癸巳朔十一日癸卯。孝孫嗣皇帝臣某，敢昭告於皇祖考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皇帝，皇祖妣章敬皇后吳氏。臣嗣服先業，不克負荷，人流於下，事失其中。茲勉乘輿，作亂京邑，播遷之咎，臣實自貽。震驚宗祧，曠時乏祀，外憂內愧，若墜深泉。勵已誓心，期刷大恥。實賴聖祖中興之業，全育兆人，澤深慶遠，流福裔嗣。故上天悔禍，羣孽就誅，非臣寡昧，所能續服。今祇率百辟，見於廟廷，謹以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粢，薌其嘉薦，嘉蔬醴齊，備物潔誠，聿申告謝，尚饗！

告謝代宗廟文

維貞元元年歲次乙丑十一月癸巳朔十一日癸卯。孝子嗣皇帝臣，敢昭告於皇考代宗睿文孝皇帝。伏惟元德廣運，重光盛業，武平多難，仁育羣生。謂臣克堪，付以大寶。臣自底不類，再罹播遷，宗祧乏享，億兆靡依。下辜人心，上負先願，敢愛隕越，苟全眇身。大懼社稷阽危，以增九廟之愧。由是忍恥誓志，庶補前羞。列聖在天，鑒臣精懇，敷錫丕祐，俾之續承。兇渠殄夷，都邑如舊。茲臣獲執犧牲，珪幣載見於廟廷，感慕慚惶，若罔攸厝，謹以云云。陳誠待罪，式奉嚴禋，尚饗！

祭大禹廟文

維貞元元年某月某日。皇帝遣某官以牢醴之奠，敬祭於大禹之靈。惟王德配乾坤，智侔造化，拯萬類於昏墊，分九州於洪波，經啓之功，於今是賴。巍巍蕩蕩，無得而名。顧以眇身，辱承大寶，時則異於今古，道甯閉於幽明。雖依聖垂休，諒非可繼，而勤人勵己，竊有所希。迨茲八年，理道猶昧，疹氣鬱結，降爲凶災。邦無宿儲，野有餓殍，上愧明哲，下慚生靈。夙夜憂惕，如蹈泉谷，所資漕運，用拯困窮。底柱之閒，河流迅激，舟楫所歷，罕能獲全。爰命工徒，鑿山開道，避險從易，涉安代危。嗷嗷烝人，俟此求濟，仰祈幽贊，以集丕功。享於克誠，庶答精意。

策問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

皇帝若曰：「蓋聞上古至道之君，垂拱無爲，以臨海內，不理而人化，不勞而事成。星辰軌道，風雨時若，邈乎其不可繼，何施而臻此歟？三代以來，制作滋廣，異文質之變，明利害之鄉，威之以刑，道之以禮，敦其俗而彌薄，防其人而益踰，豈澆淳必繫於時耶？何聖賢閒生，而莫之振也？朕祇膺累聖之業，猥居兆人之上，乾居克勵，如恐失墜，憂濟庶務，夕惕晨興。永惟前王之典謨，是憲是則。師大禹以崇儉，法高宗以求賢，興夏啓之征，作周文之罰，旌孝悌，舉直言，養高年，敦本業，平均徭稅，黜陟幽明，勵精孜孜，勤亦至矣。然而浮靡不革，理化不行，暴亂不懲，姦犯不息，五教狎鬱，七臣未臻，鄉黨廢尚齒之儀，烝黎無安居之志，賦入日減，而私室愈貧，廉察日增，而吏道愈濫。意者朕不明歟？何古今之事同，而得失之効異也？思欲剷革前弊，創立新規，施之於事而易從，考之於文而有據。備陳文未將舉而行，無或憚煩，略於條對。自頃陰陽舛候，稔疹頻興，仍歲旱蝗，稼穡不稔，上天作孽，必有由然。屢推凶災，其咎安在？傳曰：『時之不以厥罰常暘。』又曰：『堯湯水旱，數之常也。』二者乖反，其誰云從？今人靡蓋藏，區無廩積，朕屢延卿士，詢訪謀猷，至乃減亢食之徒，罷不急之務，旣聞嘉話，亦已遵行，而停廢之餘，所費猶廣。俟轉糧於江徼，則遠不及期，將搜粟於關中，則撓而無獲。節軍食則功臣懷怨，省吏員則多士靡歸。中心浩然，罔知

俊濟。子大夫蘊畜才器，通明今古，副我虛求，森然就列。匡朕之寡昧，拯時之艱災，畢志直言，無有所隱。」

策問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

皇帝若曰：「朕承祖宗之鴻烈，獲主神器，任大守重，懼不克堪。思與賢士大夫，共康理道，虛襟以佇，側席以求，而羣議紛然，所見異指，或牽古義而不變，或趨時會而不經，依違以來，七年於茲矣。國制多缺，朕甚惡焉。今子大夫博習墳典，深明教化，寔然充舉，咸造於庭，其極思精心，以喻朕之未寤。仲尼敘禮樂，刪詩書，修春秋，廣易道，六經之教，所尚各殊，豈學者修行，理當區別，將聖人立意，本異宗源，施之於時，孰爲先後？考之於道，何者淺深？差次等倫，指明其義。夫知本乃能通於變，學古所以行於今，今之教人，則異於是。工祝陳禮樂之器，而不知其情，生徒誦禮樂之文，而不試以事，欲人無惑，其可得耶？將革前非，固有良術，堯舜率天下以義，比屋可封，桀紂率天下以暴，比屋可戮。然則上之化下，罔或不從，而三仁四凶，較然自異。有教無類，豈虛言哉？作樂移風，聞諸昔典，夫至雅必淡，至音希聲，文侯列國之賢君，猶曰：『則惟恐寐。』矧彼流俗，其能化乎？將使天地同和，災沴不作，黎人丕變，姦慝不萌，何施何爲，以致於此？王者制理，必因其時，故忠敬質文，更變迭救。三代之際，罔不由之。自秦剗古法，漢雜霸道，紛淪千祀，王教不興。國家接周隋之餘，俗未淳一，處都邑者，利巧而無恥，服田畝者，樸野而近愚，尙文則彌長其澆風，復質又莫救其鄙俗。立教之本，將安所從？自昔哲王，惟以三正互用，後之術士，乃言五運相生，以漢應火行，則周爲木德，禮稱尙赤，義例頗乖。永言於茲，莫識厥理。九流得失之論，歷代興亡之由，王鄭識理之異同，公穀傳經之優劣，必精必究，用沃虛懷。」

策問識洞韜略堪任將帥科

皇帝若曰：「朕遐觀典謨，詳求理道，三代之際，粲然可懲。未嘗不文武並興，農戰兼務，故能居則足食，動則足兵。兵足則威，食足則固，威則暴亂息，固則教化行。理國之本，實在於此。秦漢已降，王制不修，選士廢射御之儀，教人無蒐狩之禮，卽武者不知其稼穡，力本者罕習於干戈。於是異文武之人，分農戰之道，守則乏食，征則鮮兵，歷茲千年，竟莫能復。抑知者蓋寡，將行之惟艱歟？朕念之甚勤，思繼前躅，良以軍旅之士，役戍靡甯，勦庸既多，爵秩咸貴，俾服田畝，慮興怨咨，仰給縣官，不可勝計。由是版圖日減，阡陌歲荒，水旱小愆，糜餉咸竭。欲使軍人悅歸於耜耒，儒者兼達於韜鈴，田萊盡耕，攻取必勝，誘人孔易，其術安施？王者之師，本於立德，兵家之法，方務出奇，德以信成，奇以詐勝，理有違反，將何適從？宋襄成列而敗軍，見嘉魯策，韓信決囊以摧敵，取貴漢朝，然則喪國亡身，豈霸王之道，冒危乘厄，非仁誼之心，所宜討論，以定褒貶，夫衆寡不敵，克必以謀，樂生下齊，孫子破楚，魏武之勝，袁紹、宋高之滅，姚泓成敗之由，備陳本末。古人有言曰：「誅伐不可偃於天下。」又曰：「善爲國者不師。」二端異焉，其有深旨。子房序次兵法，任宏論譌軍書，指明異同，詳錄名氏，想聞商略，擇善而行。」

答宰臣請停大禮表

朕失德致寇，再經播越，郊廟乏主，禋祀曠時，感憤積中，憂愧形外，日月以冀，庶補前修，賴天地降休，祖宗儲慶，再新景命，祇復皇都，自秋涉冬，已遷於律候，因心致享，未展於孝思，而公卿上言，邀予以備物，都鄙興誦，諷予以勞人，禮將俟於他年，卜不先於近日，永懷感慕，情實未安，雖則嘉話重違，其如至誠難抑，所宜參會羣彥，更擇近期，無或因循，以增不德。

答百寮請停大禮表

朕再經播遷，久曠禋祀，不惟霜露之感，實貽墜失之憂。賴先澤在人，上帝臨我，克平大難，再復舊京。朕之失德，非曰能補。旋欲請罪宗廟，展敬郊邱，迫以羣情，俟於獻歲。今滌牲撰吉，甫及近期，齋心永懷，明發不寐。忽覽來表，良深矍然。雖嘉備慮之誠，實乖昭事之意。朕志先定，期於必行，卽斷來表也。

答百寮請停大禮第二表

國之大事，首在祀典，所宜嚴奉，以達至誠。況今之所懷，又異常日。不克嗣守，馴致寇戎，淪陷國都，震驚闕寤。幸憑元祐，再續鴻休。播趣三時，久虧禋祀之禮。旋歸半歲，未申告謝之誠。感愧積中，若墜泉谷，坐而待曙。跂及上春，庶乎天地靈祇，以散精意。胡乃股肱卿士，尚執疑謀。出旣不及告辭，入又廢於朝獻。罔極之慕，何心自安。宜潔乃誠，以祇所奉。副予懇切，勿復煩煩。

答百寮請停大禮第三表

三省來表，深體乃誠，明孝敬之大端，陳安危之上計。祇率嘉話，夫豈不懷；永言思之，固亦難抑。進退慙惕，罔知所裁；中宵求衣，當饋忘食。且聿修祀事，所貴專精；苟未至誠，則如勿祭。今近期甫及，當齊潔敬之心，而輿誦紛然，猶執異同之論。禮旣虧於嚴奉，事奚展於孝思。以義制心，勉依來請；重予不德，愧歎良深。

答百寮賀利州連理木表

珍木呈祥，允符靈貺，願惟不德，何以當之。朕聞人事聿修，天休乃答。今則兇渠尚在，戎役方殷，虐旱妨農，飛蝗害稼，諒咎徵之未弭，曷嘉瑞而復臻。所冀公卿大夫，交匡不逮，覩茲稱述，益用懷慙。

答宰臣請復御膳表

嘗覽典謨，每嘉儉德，愛人惜費，是朕素懷。況大兵之餘，繼以荒饑，軍儲國計，費用皆空，凋戶疲氓，膏澤已竭。致人於此，過實在予，內懷憂慚，躬自損貶，今兪渠殘滅，粟麥豐成，皆祖宗垂休，非寡薄所致。矧乎邦畿之內，無瘳尤多，役戍之徒，傷夷未復，孜孜訓戒，克已增修，猶懼辱守寶圖，罔答元祐，豈宜暇逸，以厚厥躬。卿等誠在致君，將順其美，願惟虛缺，非所宜然。

答百寮請復御膳表

頃者大勞不息，至化未孚，雨澤愆期，蟲蝗爲害。朕以銷災謝譴，莫大於修誠，節用愛人，必先於克己。顧慚愆咎，躬貶膳羞，下以均衆庶之憂，上以答昊穹之儆。至誠或感，嘉應遂臻，宿麥方成，元兪已殄，慶深德薄，惕厲彌加。忽覽表章，過爲稱述，雖將順其美，則曰乃誠，而戒慎不忘，諒惟朕志。未喻來請，深體此懷。

卷七

制誥

除授

李晟司徒兼中書令制

雲雷構屯，寓縣興難，非山岳降神，不生夏弼，非股肱叶契，不集大勳。故高宗得傳說，中興殷邦，宣王任吉甫，重光周道。天寶之季，寇陷二京，時則先臣子儀，翼戴肅宗，戡定禍亂，再造區夏，於今賴之。肆子小子，獲纘丕構，不克負荷，失守宗祧。天祚我唐，降生忠烈，有社稷之臣，曰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尚書，左僕射，中書門下平章事，充神策軍節度，鄜坊等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京畿渭南渭北商華等州兵馬副元帥，上柱國，合川郡王李晟，沉肅有

勇，堅明能斷；聞難感憤，誓軍徂征；誠激於衷，義至於色。自河之右，萬里濟師；殷然雷奔，大盜懾駭。屬皇家不造，戎師誘姦，重茲播遷。郊甸震蕩，而曩著銳養士，深壘固軍，以謀吞元兇，以義糾羣帥。躬擐甲冑，率先啓行。布忠信，厲軍聲，持義烈爲戰器，廓清氛沴，宵復皇都。宗廟載安，宇宙斯泰。佐予興運，時乃茂功。德厚者任崇，業盛者報重。升以元輔，建於上公。熙庶績而翼宣九歌，授非人而敬敷五教。用疇升賦，貽厥子孫，與國咸休，永播丕烈。可司徒兼中書令，仍賜實封一千戶，餘並如故。俟還京後，所司擇日備禮册拜，宣示中外，以彰元勳。

蕭復劉從一姜公輔平章事制

宰輔之任，獻替爲務。內凝庶績，外撫四夷。調陰陽以成歲功，贊化育而熙帝載。若金用礪，其弼予違。如皁爲霖，允從人望。矧時屬多難，彌切任賢。朕未嘗不朝夕論思，夢寐懷想。道之所在，人遠乎哉。朝議大夫，守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充荆襄江西等道節度使，統軍長史，豐將開國公，賜紫金魚袋蕭復，性質端亮，理識精敏。約已宏物，體方用圓。爲邦必表其理能，及需亟聞於鯁議，動可成範，立不易方。守尚書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充荆襄江西等道都元帥判官，賜緋魚袋劉從一，貞白其行，溫恭其文，居簡而適用，必通體和而臨事有立。持重能斷，端亮有恆。累更委任，多所宏益。守京兆府戶曹參軍，翰林學士，賜緋魚袋姜公輔，志懷濟物，監必通理。主文而諫，忠靡退言。經始以謀，事皆前定。道無屈撓，智適變通。並可以參贊大猷，光膺命屬。兵戎未靖，期爾經綸。都邑未康，期爾還定。予一人有過，爾是用匡。伊萬姓不甯，爾是用又。欽哉！慎乃有位，罔鯨厥官。復可守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散官封賜如故。從一可守尚書刑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紫金魚袋。公輔可守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紫金魚袋。

張延賞中書侍郎平章事制

兩漢致理，由乎審官，多以牧宰高第，入居台輔。黃霸自潁川而次遷丞相，卓茂由密令而超拜三公，蓋以爲國本於親人，舉賢先於稱職，旌能勸善，風化大端。今革車荐興，賦煩人散，匡弼寡昧，屬於才臣。光祿大夫檢校吏部尚書兼成都尹御史大夫，充劍南西川副大使，管內度支、營田、觀察、處置等使，上柱國魏國公張延賞，崇飭文行，勵精理道，踐歷中外，所至有聲，慮必周密，心無屈撓，簡廉以肅吏，慈惠以愛人，明以照姦，和以定衆，去若始至，久而見思，秉志不渝，課績常最。以爾循良之化，佐予綏北人，以爾經綸之才，佐予熙庶績，仍資威重，兼領蕃維，式慰甘棠之思，且繼緇衣之美，懋昭邦典，勿替家聲。可中書侍郎平章事，依前兼成都尹，餘如故。

渾瑊侍中制

論道經邦，興戎定亂，執是二柄，毗予一人，得諸全才，康濟大難，懋官胙土，備舉彝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尚書，左射僕，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靈州大都督府長史，充靈鹽銀夏等節度管內觀察處置度支營田押蕃部落等使，仍充朔方邠甯振武等道奉天永平軍行營節度副元帥，柱國樓煩郡王渾瑊，神降才傑，天資忠厚，叶於興運，爲國輔臣，往以盜起上京，駕言出狩，羣兇怙亂，再犯郊畿，時乃奮揚武威，董制師律，深居籌畫，茲懇寢謀，當敵指揮，士旅增氣，危城克固，我伐用張，重以賊臣莫恩，養寇資亂，再罹艱阻，播越巴梁，時乃并轡載馳，執羈從邁，有見危致命之節，有憂國滅私之誠，凜然貞規，介若金石，縱橫有夷難之略，感激陳復國之謀，分總偏師，徑出重險，秉大節以誓羣帥，布寬令以宥脅從，師次近郊，挫兇靡抗，軍臨近甸，下邑如歸，推成功以不居，期盡敵以自効，率其全衆，揚旆前追，雄威疾馳，元惡授首，柔德懷服，餘黨歸心，掃闢氛昏，安復圍寢，懋乃嘉績，其維格天，范變之讓，能耿弇之殄寇，總是二美，瑊其有焉，足以銘勳旂常，垂美竹帛，宜首台階之列，仍疇井邑之賦，祗膺時命，無替厥庸，可侍中，仍賜實封八百戶，餘如故。

盧翰劉從一門下中書侍郎平章事制

寅亮天工，宏宣理本，俾子從乂，時乃輔臣，扈蹕載馳，以勞定國，懋官遷列，式是彝章。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范陽縣開國公盧翰，嚴重不撓，貞方自持，養恬鎮俗，居簡濟衆，言思無隱，事必有恆。守刑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紫金魚袋劉從一，質厚氣深，識精體遠，沖用無竭，貞規不渝，從容以和，出納惟允。自鸞車載駕，薄狩於梁，執羈有從，我之勤及，嚮勵匪躬之節，交修不逮，庶績其凝，俾承命於掖垣，仍參掌於樞務。今百度伊始，六府載張，論駁是非，不可以不審，宣揚憲令，不可以不明，爾其欽承，無墜我休命。翰，可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散官勳封如故。從一，可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餘如故。

劉滋崔造齊映平章事制

朕嗣位君臨，精求理道；小大之務，靡不經心。日慎一日，於今入載，教化未洽，烝黎未康。因之以甲兵，繼之以災沴，斯固鑿有所不至，慮有所不周，予深浩然，若涉深水。思所以匡我致理，助我官人，宣其澤而四方以甯，執其要而百工式叙。允是大任，其惟輔臣。夢想勞懷，敷求俊乂，察言而觀行，因事以考能。周行之中，乃得良弼。權知吏部侍郎劉滋，操履貞清，介然自守，居能慎獨，動不違仁；析理究其精微，勵學探於奧旨。守給事中，賜緋魚袋崔造，性合道要，誠通化源。適時有成務之才，事上懷匪躬之節，蘊蕃器業，居爲名臣。中書舍人，賜紫金魚袋齊映，修己以立，自明而誠，體賢人可大之規，用君子時中之道。虛受能擇，清通不流。惟滋之直方，可以激風俗；惟造之體度，可以振條綱。惟映之精深，可以該物理。我有大典，爾其參之。懋昭厥猷，勿替休聞。滋，可充散騎常侍，同平章事。造，仍賜金魚袋。其有散官封賜，並如故。

李納檢校右僕射平章事制

忠所貴乎竭誠，善莫大於改過；況茂勳有舊，崇德日新，翼戴勳勤王之節，經綸申盡敵之略；敦獎之道，時惟國章。平盧淄青節度管內度支營田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工部尚書，使持節鄆州諸軍事，兼鄆州刺史，隴西郡王李納，稟性端厚，執心寬簡，通變適用，和順積中，服勞王家，夙有成績，乘秋備塞，克著威聲，累歲專城，載揚理行，閒者心懷險阻，誠義鬱堙，旋能歸款，上聞期於率德自効，忠節純固，久而益彰，爰整銳師，式遏亂略，保障宋服，填壓俊郊，巖如長城，作固東土，嘉乃率服之美，懋乃輸力之勤，擢升衮司，載董戎翰，元成嗣台輔之業，亞夫繼社稷之勳，俾爾兼榮，無替厥服，檢校右僕射平章事，餘如故。

韓滉檢校左僕射平章事制

周召由輔弼之臣，兼方伯之任，蓋以理化根本，在於親人，通兆庶之情，以佐天子，秉家邦之慶，以臨諸侯，故能中外允釐，上下無壅，今我有命，意其在茲，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潤州刺史，御史大夫，充鎮海軍浙江東西節度觀察處置等使，上柱國，南陽郡開國公韓滉，文行忠信，備修身之道，勤儉貞固，有成務之才，累更委遇，多處繁重，一心奉職，終始不渝，內告謀猷，以匡時化，外持憲法，以一人心，理尚廉平，事皆釐飭，姦盜衰息，禮義興行，惠茲一方，時乃之德，陳師旅以遏寇讎，納餽糧以修職貢，張我威武，實我資儲，令必應期，謀無愆素，濟於多難，時乃之功，宜其參務中樞，翼宣大化，仍兼漕運，兼領蕃維，樹南國之風猷，瞻中都之廩實，子則有望，爾其懋哉，繼於前人，無替厥服，可檢校左僕射，同平章事，依前鎮海軍浙江東西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兼充江淮轉運使，餘如故。

李勉太子太師制

立國之本，所繫於元良；宏教之方，必由於端士。非精識前典，德冠當時，恭敬溫文，其將安做？吾是以輟台階之老，選宗室之賢，輔翼春闈，是資教諭。檢校司徒，同平章事，充太清宮使，崇文館大學士，上柱國，新國公李勉，忠信孝友，直方簡儉，達君臣父子之際，知禮樂教化之端。虛澹保和，貞明寡欲，求舊則德懋，敘親則屬尊，師範國儲，無易其選。可檢校司徒，兼太子太師，散官封勳如故。

姜公輔左庶子制

君之任臣，有優賢賜告之義；臣之事君，有量力知止之道。故能進退以禮，終始可勝。此朕三事大夫，濟理圖全之意也。守諫議大夫，同平章事，賜紫金魚袋，姜公輔，首舉高第，擢居諫曹，爰資美才，參掌密命，居易勵修身之操，見危著從我之勤。自處台司，累疏陳乞，忌滿思退，持盈守謙，留中久之，重難其請。式光撝抑，俾尹官坊。可太子左庶子，勳賜如故。

崔造右庶子制

宰相之職，允釐百工，時惟仰成，不可廢闕。中散大夫，行給事中，同平章事，上柱國，安平縣開國男，賜紫金魚袋，崔造，頃居掖垣，參掌樞密，總領繁重，積勞疹深，亦旣優賢，賜之長告。歲聿云暮，有加無瘳，披誠自陳，章疏三上，知止之道，守之甚堅，處以休閒，俾遂頤養。可太子右庶子，勳賜如故。

盧翰太子賓客制

求賢審官，以康庶績；就閑優秩，以處舊臣。蓋欲敦終始之恩，全進退之禮。金紫光祿大夫，行門下平章事，范陽郡公盧翰，頃因多難，從我於征，以其年及老成，任推先進，方將求舊，擢處台衡。荏苒迄今，亟淹星歲，勤勞既久，衰疾有加，宜徙職於春闈，用優賢於暮齒。可太子賓客，勳賜如故。

卷八 制誥除授

賈耽東都留守制

河洛舊都，時巡久曠，命以居守，俾之保綏。閒者淮甸不甯，汝墳屢警，增置軍府，作藩王畿，職任既分，威望非重；思有總制，一其典刑，爰資信臣，往乂東夏。銀青光祿大夫，守工部尚書，魏國公賈耽，豁達貞方，識通大體，明九域山川之要，究五方風俗之宜，恆因物情，以施教化，所莅之郡，霽其休聲，悅李廣之風，人皆自便，懷羊祜之德，不敢侵，自誠而明，在久彌著，分我憂寄，實惟其人。董制軍師，安集疲瘵，統禦都邑，提持紀綱，懋昭厥猷，無替朕命，可守本官，兼御史大夫，充東都留守，東都畿汝州都防禦，觀察等使，判東都尚書省事，散官勳封如故。

崔縱東都留守制

居守之重，固難其人，近歲以來，益又繁綜，領廉察之任，專禦備之權，地廣務殷，一皆咨稟，非利用罔以通濟，非純德不能保綏，周爰咨詢，公論有屬，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吏部侍郎，上柱國，安平縣公崔縱，素風自遠，代濟忠貞，慶之所鍾，繼有才智，氣質淳茂，識度淹通，蘊經遠之沈謀，宣適時之利用，寬而不弛，簡則能周，以茲公方，多歷要重，小大之務，必聞休聲，輟於周行，式是東夏，擢居眷官之長，且兼副相之雄，懋昭厥庸，期復先構，可檢校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充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充東都畿汝唐鄧等州都防禦，觀察，處置使，散官勳封如故。

普王荆襄江西道兵馬都元帥制

君人立極，所務於勝殘；秉律成師，實先於謀帥。申明號令，總持紀綱；宏九合之功，決百勝之略；非慎東不可，以濟事，非僉屬不可以臨人。集大勳者，必舉於宏綱；體至公者，無避於內舉。爰擇蕃翰，俾掌元戎。開府儀同三司，舒王謨，性稟忠厚，訓知禮樂，居常樂善，動不違仁；察其內恕外溫，必能安人和衆，體方識敏，諒可成功。庶乎知子之明，授以貞師之律。可揚州大都督持節充荆襄江西沔鄂等道節度使及諸軍行營兵馬都元帥，餘如故。仍賜名誼，改封普王。嗚呼！小子誼，其敬聽朕命！我國家之有天下，百七十載於茲矣。祖宗垂化，紹統功德，繼茂威加殊俗，惠洽普天。海隅蒼生，代受亭育，躋之於福壽，膺之以仁和。源廣流長，慶深祚遠。歷數有嗣，繼於朕躬。兢兢業業，懼不負荷。虔恭寅畏，歲五周星。循列聖之耿光，稽上古之謨訓。一物失所，是用疚心；萬方有罪，每懷咎己。懸法皆考於天，則舉事必酌於人。謀期合大中，罔循私欲；而涉道猶淺，燭理未明。文闕於化成，武乏於定亂。刑賞失中，授任乖方。厚澤未均，大信未著。致使兇慝熾禍，干紀亂常；悖違君親，蔑棄天地。盜據我都邑，痛毒我士庶。驅脅丁壯，暴骸於原野；攘奪羸老，轉死於溝壑。忠良隕命，義烈銜冤。迫以兇殘，莫由自奮；憤深骨髓，怨結蒼昊。朕所以中宵屢興，終食三歎；哀蒼生之無告，閔赤子之非辜。爲人父母，甯忘愧悼！賴三事大夫，竭誠於內；羣帥爪牙，宣力於外。交修不逮，日冀康甯。江漢上游，建瓴制寇；五千里之地，連十萬之師。保大定功，宜有統壹。允副茲選，往哉汝諧。無以貴驕人，無以善自伐。無縱己之愆，無拂衆之謨。從諫如流，改過勿吝；卑躬降志，以奉賓傅。絕甘分少，以撫軍師。布誠信以歸人心，明賞罰以盡士力。詰姦誅暴，懋昭乃勳。敬事恤人，無替朕命。膺茲重任，可不勉歟。建中四年九月二十六日。

馬燧渾瑊副元帥招討河中制

天地殊位，君臣異制，苟不率道，茲謂亂常。退而增修，於是有舞干之義；論以遷善，於是有文告之辭。若猶不
沒，乃用致討，興戎動衆，豈得已哉？李懷光擢自軍候，委之節制，亟有勤績，累加寵榮，總衆駭奔，自遠赴難，解圍逐
寇，朕甚德之。位極上台，寄崇總帥，親之若同體，信之無間言。朕於斯人，亦已厚矣。而器小任重，固貽顛覆，有功自
棄，無罪自疑。崇信讒邪，脅逐將帥，養寇資亂，蓄茲幸災。朕素所推誠，猶謂非實，優容任遇，坦然如初。兇跡既盈，醜
蹤彌露，謀危社稷，通結渠魁。公相往來，無復忌畏，窮極兇悖，所不忍言。朕播遷巴梁，遠遶陵寢，大懼失堅，爲列聖
羞。賴先澤在人，兆庶知感，朔方將士，忠節不渝。懷光旣沮，姦謀詭稱，効順累陳，款疏請詣闕庭。朕深惟舊勳，務欲
全貸，授以師保之任，疇其井賦之食，璽書勞問，誓以終始。懷光遂殺辱使臣，完聚守保，將以悖慢之罪，加於忠義
之軍。因茲脅從，冀與同惡，謂衆可罔，謂天可欺，覆載所不容，人臣所共棄。討除大慙，招輯非辜，爰咨輔臣，以董戎
奇。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太原尹北都留守充河東保甯軍節度使北平郡王馬燧，操
業端亮，器宇宏達，東難奪之節，負不羈之才，常持至公深識，大體感激，而三軍有勇，彌綸而庶績允諧，威聲所臨，
郡邑皆復，殿於北土，隱若長城。奉天定難功臣，開府儀同三司，行侍中兼靈州大都督靈鹽豐夏等州節度使，管
內度支營田觀察處置押蕃部落等使，充朔方節度使，兼靈州大都督，靈鹽豐夏等州節度使，管
煩郡王渾瑊，淳粹積中，仁厚成性，布寬大以容衆，著誠信以撫人，事必沉詳，臨危益辦，節惟貞固，在險逾彰。宏濟
艱難，懋昭勳闕，出納朕命，光膺具瞻。並文武全材，安危注意，副我憂屬，時惟二臣，比德協謀，往清多難。燧可兼充
奉誠軍，及晉隰磁等州節度，管內諸軍行營兵馬副元帥，餘並如故。瑊可兼河中尹，充河中絳州觀察處置等節
度使，仍充河中絳州同陝虢等管內諸軍行營兵馬副元帥，功臣散官勳封如故。嗚呼！朕不敏不明，失於君道，連
禍未息，勞師靡居，中心自咎，鬱若焚灼。又以朔土之衆，代著忠勞，橫遭污脅，深所憫惜。爾其敬敷朕命，明諭朕懷，
務於招綏，非贖威武，惟輸誠歸順，罔有不赦。惟執逆拒命，罰止元凶。甯失不經，無濫無罪，列爵懸賞，用俟勳賢。布

告遠邇，咸令知悉！

李晟鳳翔隴西節度兼涇原副元帥制

周之元老，以分陝爲重，漢之丞相，以憂邊見稱。故方岳克甯，疆場不聳，安人保大，致理之端。今所以重煩上台，作鎮西土。奉天定難功臣，司徒兼中書令，充神策軍節度、鄜坊丹延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仍充京畿渭北鄜州、華州兵馬副元帥，上柱國，合川郡王李晟，勵精剛之操，體博大之德，適時通變，而大節不奪，虛受廣納，而獨斷自明。奉法以身，推功以下，衆無犯命，人用樂從。懷德畏威，令行禁止。誓羣帥於危疑之際，駐孤軍於版蕩之中。氣凌風雲，誠動天地。一鼓而凶徒懾北，再駕而都邑廓清。師皆如歸，人不知戰。再安社稷，功格皇天。而明識秉彝，清風激俗。雅尚恬曠，搗謙有光。朕以涇隴近郊，扶風右地。川阜連互，抵於同中。限界諸夷，蕃屏王室。所屬誠重，付之元臣。兼二將之甲兵，崇十連之元帥。宣威耀武，罷警息兵。俾予仰成，時乃丕烈。可兼鳳翔尹，充鳳翔隴西節度、營田、觀察、處置等使，仍充鳳翔隴西涇原節度，管內諸軍及四鎮北庭行營兵馬副元帥，改封西平郡王。功臣本官，兼官如故。

劉洽檢校司空充諸道兵馬都統制

論道經邦，允歸碩望。建牙統衆，必藉雄才。中外具瞻，安危注意。今以二柄，付之元臣。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持節，宋州諸軍事，兼宋州刺史，充宣武軍節度、營田、宋毫穎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仍權知汴滑宋毫等州都統兵馬事。懷德郡王劉洽，秉志端亮，飭躬簡儉。博厚足以容衆，和易足以長人。純孝榮親，盡忠事國。分我閭寄，殿於大藩。扼制淮夷，保障楚甸。戎捷繼至，軍聲再揚。殲羣凶於宛邱，驅大憝於梁野。控引

漕輓，委輸京師；予嘉乃勳，懋乃貞節，用錫丕命，俾揚洪休。夔贊三台，紀綱羣帥，式是大任，爾惟欽哉！可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依前宣武軍節度使、度支、營田、宋毫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仍充宋毫、潁等州管内諸軍兵馬都統，散官勳封如故。

卷九 制誥除授

渾瑊京畿金商節度使制

王者之制，安不忘危，宏其道則文武齊致，教其人則農戰兼務。故雖縣內，不可去兵；況密邇寇虞，干紀稔慝，都邑郊甸，騷然靡甯。聿求信臣，特建戎號，濟人夷難，允屬勳賢。京畿渭北節度使、兵部尚書，行在左都虞侯、渾瑊，忠貞博厚，溫恭簡肅，持重不撓，好謀而成，居業克敦，其詩書受賜，每陳於廊廡，能推誠而撫下，不伐己以拒人，委任中外，咸著聲績。夷險一貫，隱然殿邦。朕在郊垆，偪於凶醜，授之師律，式是戎昭，侍衛增嚴，斥候無爽，檢身齊衆，同士伍之勞苦，敦陣整旅，壯行列之威容，靜以伐謀，動而制勝，臨危勵節，予有賴焉。王圻之內，沃壤千里，綿亘商嶺，屏於南門，觀風靖人，詰禁誅暴，俾爾兼領，用孚於休。可京畿渭北渭南金商節度觀察、處置等使，餘並如故。

杜亞淮南節度使制

淮海奧區，一方都會，兼水陸漕輓之利，有澤漁山伐之饒，俗具五方，地綿千里，聿求良牧，豈易其才？今又革車方輿，軍賦屢調，體於寬大，則事缺，務於辦集，則人殘，自非剛柔適中，文武兼備，其何以副我憂屬，惠綏南方？正議大夫，行尚書刑部侍郎，上柱國扶風縣開國男杜亞，識精體要，學究宗源，妙於用而有常，通其變而能久，爲理教教化之本，立言參禮法之中，道無滯礙，行有枝葉，回翔省闕，表彌綸獻納之勤，踐歷方州，著清淨循良之稱，其

嚴重可以鎮俗，其才術可以匡時；休有令聞，輝映朝列。朕以東南思乂，注意求賢；爰輟名臣，俾甯藩服；往率厥職，時惟欽哉！可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充淮南節度觀察處置等使。

虔王申光隨蔡等州節度使制

自昔哲王，疆理天下，必選其明德，樹之宗親；參制藩維，夾輔王室，賢戚並建，時惟休哉！長淮之西，厥壤千里，人靡甯息，於茲有年。朕其永懷，慘若焚灼，思得良帥，代予安人，釋其危疑，彰我信惠，以親而授，其在於茲。開府儀同三司，虔王諒，性本溫恭，生知忠孝，祇服訓導，躬行不渝，言皆副誠，事必求當，端慎可以鎮俗，寬厚可以長人，底綏一方，庶允憂屬。可申光隨蔡等州節度副大使，管內觀察處置等使，餘如故。

唐朝臣振武節度論惟明鄜坊觀察使制

分命使臣，統臨方岳，弛張之道，蓋亦從宜。近甸無虞，則但廉風俗；邊陲式遏，則兼假旌旄。名制雖殊，委任俱重，膺是選命，莫非勳賢。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兵部尚書，兼鄜州刺史，鄜坊丹延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平準郡王唐朝臣，嘗總偏師，造於多難，仗義率衆，臨危不迴，保全闕衝，抗絕兇逆，守而能固，出則有功，每急病而攘夷，嘗以寡而敵衆，竟殲大憝，克集茂勳，炳然貞心，堅若金石，泊師旋歸，按俗頒條，軍旅慰安，流庸悅附。奉天定難功臣，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工部尚書，兼左金吾衛大將軍，充右街使，上柱國，建康郡王，論惟明，釋位勤王，有赴難之節，扞城禦寇，有持危之功，奉主忘身，棄家從國，越自郊甸，再踰巴梁，險阻艱難，靡不陪扈，忠義所在，生死以之。久司禁戒，益茂勳績，器質敦實，識度寬敏，通明吏職，練達武經，本之以純良，輔之以才術，俾居藩翰，金謂汝諧。朕以北控單于，國之巨鎮，彼方戎帥，沉痾是嬰，臥護邊軍，已淹寒暑，憫其盡瘁，難以重煩，爰咨信臣，更踐厥職，朝臣可依

前檢校兵部尚書兼單于大都護御史大夫充振武綏銀鄜勝等州節度營田處置押兵蕃落等使惟明可依前檢校工部尚書兼鄆州刺史御史大夫充鄆坊丹延等都防禦觀察處置等使餘並如故。

韓滉加檢校右僕射制

周制以輔翼之臣出作方伯漢官以牧守之最擢拜公卿其在匡時中外同體朕以大勞未乂勤卹於黎元多難荐興注意於藩岳就加命服式寵能賢則增秩進律亦古之道也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吏部尚書使持節潤州諸軍使兼潤州刺史御史大夫充鎮江軍浙江東西節度觀察等使韓滉忠肅剛直濟公簡儉持至公以檢下強禦必繩秉大節以事君險艱無易惠能恤衆明足照姦歲發勤王之師日增贍國之賦軍無撓敗俗以阜康殿於大邦理平訟息朝有勳典昭升乃庸胙土以報勤懋官以旌德底又江甸永孚於休可檢校尚書右僕射進封昌黎縣開國公餘如故。

嘉王橫海軍節度使制

度土分疆設官蒞事因時設制期在理安必順物宜且從人欲版圖旣溢則疏邑以制州統攝或乖則分部而建長沿革之道亦何常哉滄海之隅地饒俗阜隱然北土實曰雄藩鎮撫之宜是資懿戚開府儀同三司嘉王運氣本元淳重承先訓忠肅孝友寬仁惠和勤於服儒樂在爲善施於事任必有可觀舉不失親至公斯在欽率厥職永孚於休可橫海軍節度使滄景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勳封如故。

馬燧李皋實封制

列爵以旌德，昨土以報功。國有彝章，是用褒勸。朕以不德，開逢多虞。蒲坂有叛亂之臣，淮沂有僭逆之帥。萬姓罹害，四方靡甯。奉詔軍節度，兵馬元帥，檢校司徒，兼侍中，馬燧，聞難之初，忠誠奮發，躬帥士旅，討茲不庭。略地如歸，攻城必克。晉絳磁隰，靡然向風。元兇勢窮，竟就梟戮。清我甸服，時惟茂勳。荆南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檢校戶部尚書，嗣曹王臯，親率全軍，抗於強虜。晝夜不息，迨於三年。謀成必臧，師出皆捷。復斬黃之地，拔安陸之城。隱其威名，保又江漢。並著節於國，存功於人。跡効炳然，僉議攸屬。雖懋官已序，而食賦未加。疇庸之科，無乃有闕。宜其寵錫，以答殊休。燧可賜實封五百戶，通前七百戶。臯可賜實封三百戶。

韓滉度支鹽鐵轉運使制

食貨所資，邦家大本。總領之重，必推元臣。故周以冢宰制國用，漢以丞相調軍食。官給人足，謂之善經。今戶口凋傷，財產衰耗。邊疆未靜，役費尙多。思欲均厚薄之征，權重輕之制。國無匱乏，人不怨咨。運籌佐時，其在良輔。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鎮海軍浙江東西節度，兼江淮轉運等使，晉國公韓滉。昔事先朝，常掌邦賦。貞心獨立，一志在公。吏無姦欺，財以鑄羨。自臨江甸，事舉風行。職貢有加，轉餉相繼。成功允集，艱食用康。介於方隅，未極材術。宜其宏濟，式副具瞻。可充度支及諸道鹽鐵轉運等使，餘如故。

李叔明右僕射制

行止兩全，必惟明哲。致其用以匡國，敦乎道以保身。周旋令名，始終不替。斯賢者之極致，而行之實難。金紫光祿大夫，守太子少傅，檢校尚書，右僕射，持節梓州諸軍事，兼梓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劍南東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度支觀察處置等使，蘇國公李叔明。稟粹挺生，鬱爲邦傑。虛懷朗暢，達識周通。早以器能，累更任遇。

中外所踐，必聞休聲。嘗尹京師，姦豪屏息，洎臨方岳，風俗澄清。吏服嚴明，人懷德惠；憂公奉職，勵節存誠。服勞王家，行及三紀，以茲盡瘁，沉恙所嬰。扶疾趨朝，披誠告老，固陳衰瘵，深戒滿盈。情皆發衷，語且形泣。視其激切，良所軫懷！敦勸既頻，辭乞彌固。繼獻章疏，期於必從。省之憮然，用增感歎。雖惜其舊德，往涖遐藩；而憫以高年，難違懇志。猷資碩望，俾長庶寮。罷方鎮之煩，總中臺之重。式彰尚德，且示優賢。可依前守太子少傅，兼尚書右僕射。

李澄贈司空制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求之昔賢，鮮克全備。良以謀始匪易，慎終尤難。其有志奉公家，力輔王室，見危而立節，將沒而陳誠。操尚堅明，謀猷深遠。憂國無忘於顛沛，周身不離於令名。有臣如斯，可以旌勸。故義成軍節度，滑鄭等州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尚書右僕射，兼滑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國，武威郡王李澄，天授將材，勇而多智，臨危不懼。見義必爲，崎嶇險艱，勳節兼著。勤於廣業，曾未遑安。帶甲臨戎，連年野處。積勞成瘁，霜露所侵。疴疾攻中，癰疽發外。迨茲病亟，不替忠誠。憂國疚懷，戀闕流涕。懼軍戎之乏帥，念方鎮以爲虞。上表披陳，懇求代免。辭情激切，備慮精深。視之感傷，當寧興歎。雖史魚之陳尸納諫，吳漢之在疚獻謀。比方於此，不足多尙。天胡不容，奪我良帥。惻然嗟悼，用切深衷。始終存義，澄實有之。褒美飾終，是宜加等。可贈司空，賜物五百段，米粟三百石，以左散騎常侍，歸崇敬。充使弔祭，所緣喪葬，並準式官供。仍以澄讓表宣付史館，以彰忠節。

除鄧州歸順官制

迫以兇威，陷於寇境。義不受汚，忠能奮誠。履重險而不同，處疾風而逾勁。忘軀徇義，獻款投誠。足以勵彼勤王，激其汚俗。去逆効順，固先典之攸嘉。懋賞勸功，驗彝章而不昧。咸從序用，俾服官常。可依前件云云。

李納檢校司空制

鄭武公父子繼爲周司徒，內居股肱，外作藩翰，詩美緇衣之德，傳稱夾輔之勳。我懷斯人，今得良弼。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平盧淄青節度，管內度支、營田、觀察、處置、陸運、海運、押新羅、渤海、兩蕃等使，隴西郡王李納，字量宏博，質性沉毅，體仁能斷，見善必遷，蘊非常之才，守以純一，秉難奪之節，著於艱危，昭升令聞，茂建勳績。屬淮夷構亂，東夏震駭，奮旅徂征，坐籌制勝，解商邱之難，攘彼兇殘，釋陳城之危，俘厥渠帥，德功克懋，官賞宜崇。庸建上合，宜賜真食，惟乃先服勤勞王家，以殿邦之勳，參論道之職，俾爾嗣續，光於前人。荷國之寵章，承家之不構，敬慎厥德，承季於休，可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賜實封五百戶，餘並如故。

卷十

制誥

鐵券慰問勅書

賜李納王武俊等鐵券文

維興元元年，歲次甲子，正月癸酉朔，二日甲戌，皇帝咨爾某官某：嗚呼！王者所以撫人，失於所撫，則叛；下者所以奉上，失於所奉，則刑。各當其理，德用不擾，各違其分，亂於是生。朕德薄化淺，昧於君道，罔知省己，姑務責人。是以徵師徂征，連歲靡息。惟爾以誠志之不達，反仄於厥衷，阻衆興戎，結黨拒命，豈非上失於所撫，而下失於所奉與？書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我實不德，非人何咎？」俾廢其生業，離於室家，陷於困窮，死於戰陣，老疾廢養，孤悼靡依，怨結蒼生，感傷和氣，朕爲人父母，得不愧於心哉？晨興以思，夕惕以悼，自嗣位迄今六載，天將悔禍，朕方覺悟。爾亦知衆心之厭亂，思所以保安，叶於朕懷，若應符契，非天地合德，人神合謀，將茂育羣生，則何以臻此？朕是用上順天意，俯從人心，滌爾疵瑕，復爾爵位，坦然靡阻，君臣如初，功載鼎彝，名藏王府，子孫代代，爲國勳臣，何

山帶礪，傳祚無絕。朕方布大信，承天子人，若食其言，何以享國？嗚呼！其祗若命，用保無疆之休！

賜安西管內黃姓肅官鐵券文

維貞元二年，歲次丙寅，八月丁巳朔三日己未。皇帝若曰：「咨爾四鎮節度管內黃姓肅官，驃騎大將軍，行左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兼試太常卿，頓瞻護波支惟爾乃祖，乃父代服聲教，勤勞王家，勳書於鼎彝，族列於藩籬。爾克紹先祖之烈，而重之以忠貞，嗣守職官，祗若朝化，率其種落，保我邊陲。丹誠向化，萬里如近。是用稽諸令典，錫以券書。若金之堅，永代無變。子孫繼襲，作我藩臣。爾其欽承，勿替休命！」

慰問四鎮北庭將吏勅書

四鎮北庭將士官吏僧道耆壽百姓，自祿山首亂，中夏不安，藩戎乘釁，侵敗封略，道路梗絕，往來不通，哀我士庶，忽如異域，控告無所，歸還莫從。朕未嘗一夕忘懷，而事勢不及相卹，興言軫念，忽以涕洟。卿等咸蘊忠誠，誓死不屈，或早從征，鎮白首軍中，或生在戎行，長身塞外，克奉正朔，堅保封疆，援絕勢孤，以寡敵衆，晝夜勞苦，不得休息，歲時捍禦，不解甲冑，勳高百戰，義叶一心，介然孤城，獨守臣節。日來月往，三十餘年，奉國之誠，久而彌勵，求諸今古，忠烈莫傳。義激人倫，名光史冊，蠢動知感，況於朕懷。朕嗣守洪業，君臨宇內，思安北庶，以絕戰爭，遂與贊普約定，和好集藩。漢士庶告天地神祇，設壇會盟，永息邊患，疆場罷警，於今六年。近以賊臣朱泚，背恩驚犯宮闈，贊普又遣師旅，助討姦兇，兩國交懼，事同一體。北庭去此遙遠，信使難通，於西蕃既非便宜，在國家又絕來往。念士庶隔在殊方，歸路無因，親戚永訣，爲人父母，實所感傷。已共西蕃定議，兼立誓約，應在彼將士官吏僧道耆壽百姓等，並放歸漢界，仍累路置頓，供擬發遣，待卿等進發，然後以土地隸屬西蕃。今故遣太常少卿兼御史大

夫沈房及中使韓勣等往彼宣諭仍便與西蕃交割卿等宜遞相慰勉叶力同心互相提攜速圖進路復歸鄉井重見宗親生人之情莫重於此一勞永逸固不合辭卿等誠節昭宣勳閔茂著到此之後當特甄升仍給田園以贍生業必令優厚用答忠勞如有資產已成不願歸此亦任便住各遂所安宜勉良圖副我勳想夏熱卿等各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與同紇可汗書

皇帝敬問可汗弟兩國和好積有歲年申之以昏姻約之以兄弟誠信至重情義至深頃因賊臣背恩構成嫌釁天不長惡尋已誅夷使我兄弟恩好如舊周皓及踏本噉黑達干等至得弟來書省覽久之良以爲慰弟天資雄傑智識通明親仁善鄰敦信明義罷戰爭之患宏禮讓之風保合太和用甯區宇惟茲盛美何以加焉朕之素懷與弟叶契爲君之道本務愛人同日月之照臨體天地之覆育其於廣被彼此何殊况累代以來繼敦姻戚與弟俱承先業所宜遵奉令圖自茲以還情契彌固垂之百代永遠無窮願想至誠當同此意所附踏本噉奏請降公主姻不失舊頗叶通規待弟表到即依所請宣示百寮擇日發遣緣諸軍兵馬收京破賊頻立功勳賞給數多府藏虛竭其馬價物且付十二萬匹至來年三月更發遣一般餘並續續支付弟宜悉也安西北庭使人入奏並卻歸本道至彼宜差人送過令其速達弟所寄馬並到深愧厚意

賜吐蕃將書

勅尙覽鑠論莫陵悉繼等至省所陳奏朕具悉之國家與大蕃親則舅甥義則鄰援息人繼好固是常規朕嗣位君臨思安北庭常以信讓爲事不以爭競爲心區域雖殊覆育甯別贊普天資仁德好生惡殺與朕同心重

修舊好。會蕃漢將相，告天地神祇，約誓之言，至嚴至重；大信一立，義無改移；所請奉天盟書，勒於清水碑石，審詳事理，頗甚乖違。往歲，賊臣稱兵，竊據城闕，尙結贊志，惟嫉惡，義在救災，頻獻表章，請收京邑。朕以宗廟社稷，悉在上都；但平寇戎，豈惜酬賞？遂許四鎮之地，以答收京之功。旋屬炎蒸，又多疾疫，大蕃兵馬，便自抽歸。既未至京，有乖始望；奉天盟約，豈合更論？朕欲苟徇彼情，便令鐫刻，則是非務實，信不由衷；欺天罔神，莫大於此。凡曰通好，貴於推誠；將垂百代之名，豈顧一時之利？但以事之去就，須定是非；若不辨明，便成姑息。親鄰之義，豈所宜然？故遣使臣與卿詳議。卿是大蕃輔佐，必當智識通明，事理昭然，不足疑惑。儻有他見，宜具奏聞，審細研窮，須歸至當。所論先許每年與贊普綵絹一萬匹段者，本來立約，亦爲收京。然於舅甥之情，此乃甚爲小事；二國和好，卽同一家；此有所須，彼當不悛；彼有所要，此固合供，以有均無，蓋是常理。贊普若須綵絹，朕卽隨要支分；多少之間，豈拘定限？假使踰於萬匹，亦當稱彼所求。朕之所重者，信誠所輕者，財利。思與率土同臻大和，想卿深體至公，務存大義；安人保境，垂美無窮，勉思令圖，以副朕意。今遣倉部郎中兼侍御史趙聿與來使同往，書中意有不盡，並令趙聿口宣。尙結贊論莽羅等，嘗總師徒，遠來赴難，功雖未就，義則可嘉；其所領將士等，朕先許與賜物一萬匹段，並已排比許卿所商量指定。此使卻回，卽發遣往。今各賜卿少物，至宜領之。

賜吐蕃宰相尙結贊書

勅尙結贊，卿天資材術，作輔大蕃，識通古今，志奉忠信，義聲著積，遠近流傳。比聞入典樞衡，近知還總戎務。二國所定和好，首末是卿商量，得卿卻來，深以爲慰。昨者，邊軍狀奏，彼國兵馬踰越封疆，朕以畫界立盟，先有定分；贊普素敦仁義，卿又特稟純誠，背納侵漁，必無此理。但勅邊城自備，不令輒動干戈。若使効尤，恐成交惡。初疑界首遊弈，少有乖宜，不謂大發師徒，漸加侵軼，興兵動衆，必合有名。蕃軍此行，未測其故。朕自嗣膺寶位，卽與贊

普通和敦以舅甥結爲鄰援，懲戰爭之弊，知禮讓之風，彼此大同，務安衆庶，乃於境上建立壇場，契約至明，誓詞至重，告於皇天后土，諸佛百神，有渝此盟，殃及其國，朕敬奉誠約，分毫不移，信使交權，歲時無絕，碑文具在，可以明徵，豈有一事不行，一言不守，頃令趙聿專往，近方從彼卻回，兼聞彼蕃使同來，至今獨在道路，卿所論奏，朕並未知，待詳事由，乃可商議，既稱和好，理絕相疑，未合輕舉甲兵，便諭境界，盟誓之語，忽焉如遺，天地神明，豈其可罔，卿智識明達，朕所深知，頃年猶舉義師，救此災患，今豈不存大信，遂棄令名，故專遣使見卿，欲得審知來意，竚聞還奏，以副所懷，趙聿及蕃使合到，待覽表中意旨，續卽商量報卿，卿涉遠而來，當甚勞頓，今賜卿某物，至宜領之，秋冷，卿比平安好，將士並存問之。

賜尙結贊第二書

趙聿及論拱熱等至，得卿表奏，具見懇誠，省覽言辭，卽稱和好，及覩事跡，唯務侵凌，矛楯若斯，將何取信，審察書中之意，蓋求四鎮北庭，如此事宜，足得商議，旣言通好，理絕相疑，未合輕舉甲兵，便踰境界，盟誓之語，忽焉如遺，天地神祇，豈其可罔，又聞放縱兵馬，蹂踐禾苗，邊境之人，大遭驅掠，在此未爲深損，於彼殊非遠謀，卿之心，何乃至是，國家利害，計須久長，和好之道，旣虧，仁義之風，何在，卿智識明悟，朕所深知，頃年猶發義師，救此災患，今豈不存大信，遂棄令名，故遣使見卿，欲得審知來意，必若守其盟誓，務在同和，卽收斂兵車，速歸本界，所掠百姓，一切放回，然後可表卿直心，信卿來奏，續卽遣使與論拱熱同往，諸事並有商量，交歡必令得所，或密懷他意，將欲別謀，彼雖未說實情，此亦略爲準擬，但緣誓約本重，朕意不欲先違，以此勤勤，合有相問，佇聞來奏，以副朕懷。

賜尙結贊第二書

勅尙結贊蕃使論拱熱等與趙聿同到，卿所陳奏，朕具悉之！誠意勤勤，志敦和好，上以成舅甥之義，次以結鄰援之歡，外以彰禮讓之風，內以息戰爭之患，兼此數事，昔賢所難。非卿材越等倫，識通今古，豈能匡輔大國，宏宣遠圖，施美利於當時，傳盛名於不朽？眷懷明略，歎尙良多，然以贊普來書，務於叶睦，卿之所奏，亦貴通和，初覽其言，實嘉德義，及觀其事，頗訝乖違。以卿賢明，朕所信重，棄義渝約，計必不然；未測事由，因何至此？頃年所定和好，言約頗謂分明，至如四鎮北庭，元不割與蕃國，及朱泚悖逆，作亂上都，卿仗義興師，請收京邑，遂許四鎮北庭之地，將以報答成功，旋屬炎蒸，蕃軍便退，奉天之約，豈可更論？事甚分明，固無疑惑。凡言結好，所貴和同，通體商量，有何不可？大蕃必若要四鎮北庭之地，卽合直以情言，彼但露其誠心，此亦自有分義，豈假曲微前事，廣起異端，仍發師徒，務張威勢，蕃使猶未至此，蕃軍早已越疆，或稱欲自赴朝，或云更定言誓，旣虧盟約，且失禮儀，言與事乖，將何取信？夫人君立國，必不徒然，惟漢與蕃各受天命，勝負固有定分，疆弱甯由力爭，卿欲以衆相侵，以威相脅，謂天地可罔，謂盟誓可渝，卽當肆意所爲，不必更論和好。儻欲守其前約，敦以親鄰，去就之閒，固宜有禮，遣使來往，足得商量，張皇師徒，是何道理？和好者，禮義之事，甲兵者，爭奪之由，二端懸殊，理不並用。今欲以用兵之勢，定和好之辭，事必不成，縱成何益？卿識見通敏，器宇沉詳，如此事宜，不言可悉，未知來意，竟擬如何？且首末論和，是卿商議，清水會盟之日，卿又親發誓辭，將期去殺好生，修文偃武，永安北庶，垂法子孫，天下稱嗟，以爲盛美，未經數歲，遽有變移，非獨見諫於四方，亦將取笑於千古，以此思度，甚欲通和，彼雖小以侵陵，朕亦未卽交惡，故遣某官與卿更審籌量，卿若必務同和，更無他意，卽宜便歸本界，遣使具述本情，所須四鎮北庭，朕當自有推誠。如成託稱繼好，志在別圖，依前縱兵，不卽歸國，惟利是視，亦識彼懷，和與不和，於茲決定。書中事有不盡，並令某官某口宣，宜令速回，竚望來奏。所獻方物，深表遠誠，今賜卿某物，至可領也。秋冷，比平安好。

陸宣公翰苑集終

